

一個秋夜

魯迅譯



沈
麟

沈麟

一個秋夜

譯者 魯迅

1932 出版

1933 再版

定價 八角

目 錄

狂風暴雨中.....	猶太.....	賓斯基
空戀.....	蘇聯.....	普理希文
父與子.....	法蘭西.....	蒲爾什
被棄者.....	猶太.....	亞修
兄弟.....	法蘭西.....	巴比塞
一個人的誕生.....	蘇聯.....	高爾基
一個秋夜.....	蘇聯.....	高爾基
感謝讚美.....	猶太.....	萊辛
鄰舍.....	南斯拉夫.....	麥士斯
孩子們與老人.....	南斯拉夫.....	伊凡·開卜
維埃之魂.....	比利士.....	拉蒙尼
島上.....	捷克.....	凱沛克兄弟
夢血魂.....	捷克斯拉夫.....	奈魯達
井邊.....	南斯拉夫.....	拉柴力維基
有生命的火焰.....	捷克斯拉夫.....	凱沛克兄弟
奇劍.....	匈牙利.....	摩爾那

狂風暴雨中

一個虔誠的婦人把它當作給犯人，給青年，給現代人的勸告告訴我。

朵朵烏雲開始染上晴空。密重重的雨雲，起首在遠方，在森林之外，但很快就黑了村上的全個天空。一陣狂風鞭撻着驅逐雲兒。它們在它的鞭撻之下飛行，憤怒，陰沈而且威嚇。風——小颶風——在盡量地猖獗，舉起塵柱到被逐的雲兒一般高，現去屋頂，拔了樹根。

恐怖降到村上，白晝忽而變為黑夜，這樣適宜

於懺悔日，在贖罪日之前的安息日……如一個虔誠的猶太人的心一般的可怕的黑暗和難受的沈重。

一般人都鎖上他們的門，窗，躲在屋內，懺悔的猶太人的真摯的面孔更變為真摯的了。懺悔日的沈悶的心情更變為沈悶的了。上帝在責罵。唱讚美詩的人的悽慘的聲音更變為沈重更變為嗚咽的了。

黑暗愈聚愈濃。於是老倩由歌聲中舉起她的眼，由她的眼鏡望到街上，以顫抖的心發出一聲「噢！」復嘆了一口氣。

有一忽兒她坐下注視外面。她搖搖頭。她整個的靈魂充滿了上帝的力量。

天還是拒絕明亮。雲兒不絕地掠過，風兒咆哮，旋轉厚重的飛沙在它的道上。

她不能再唱讚美詩了。她拿掉她的眼鏡放在她厚厚的婦人用的禱告書中，由座中站起來到她女兒的房中去。

「你說什麼對……」

她沒有說完她的問句。她的女兒不在那裏。

老婦視察一下房中，又看看廚房，於是又回到房中。她女兒的披肩不在它所在的地方了。顫抖抖地她打開壁廚。短衫也不見了！

她已跑走了！她曾警告過她的女兒，至少今天——懺悔日——莫出去，她當留在家裏不跑到[背教者]，從前的學生，那地方去。

她衰老的面容如外面天空一般的黑。而她的心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憤怒。她注視房中似在想發洩她的暴怒——打人，敲東西。

「啊，願她從此不是我的女兒了！」由她盛怒的胸懷中暴發出來，她向天舉起雙手。

她不受她的嘴裏所發出的詛咒所驚嚇。在這個唯一的安息日在這一忽兒她能詛咒而且尖聲吐出最刻毒的語句。她會將女兒的頭髮捉住，殘酷地打她的巴掌。

突然她披上披肩在她的頭上，急速地出了門。她要尋覓他們兩人又要加以一個不好的結局於她們兩人。

一閃電光衝破雲兒，隨即是很響的雷鳴。於是一閃一閃的電光，轟隆轟隆的雷聲。一次比一次使人眩目，一次比一次響亮震耳。

人們的恐怖也增加了，在懺悔日鳴雷，又是如此狂暴的模樣！個個心都感動了，個個人都出去祈禱了。但是，老情絕不注意這個。

風帶着塵沙瞎了她的眼，掠去她的披肩，吹運她的裙裾。扭轉她頭上的假髮。

她疾行，忘却一切。

她聽不見，看不見面前的一些東西。在她內身雷鳴，憤怒，狂暴有東西驅策她前進。在她面前都是黑暗的，因為她的眼給血沖傷了。

她小小的軀殼更爲渺小了，她大步特步地行走，氣喘喘地。她看去比風還走得快。風落在她後面。它一追及她，那只是刺戟她前進。她加快她的脚步走。

她不四顧，不注意在後面她所跑過的那關着的窗裏窺視的探索一般的眼睛。她也不看見一些什麼，也不聽見一些什麼。她完完全全消沒在自然底憤怒

了。她的思想是詛咒，是可怕的詛咒，是深恨的詛咒。不是在言語中，而是在她的整個靈魂中。在她內身呼喊，雷鳴——發出漆黑的，憤怒的雲兒的雷聲。

她闖入[背教者]的家中。砰的一聲她打開門兒，更響的一聲關上它。在房中的一般人，對這突然的闖入吃了驚，兩腳跳了起來。她狠狠地向他們丟了一眼竄過房中，從第一間到第二間，再到第三間。她拉開門隨手猛力地關上，跟着是雷鳴，好像在賭賽誰能使玻璃窗更響得猛烈一些。一個小孩驚嚇而哭泣了。她從這間跑到那間。但他不在那里，她的女兒也不在。

於是她折回。但在門限上，她站了一忽兒。她流轉她的眼向天，對上帝舉起雙手。

「願火燒了這房子！」粗聲地由她口中發出。

於是她離開了，猛烈地拉開面街的門兒讓它開着走了。屋主張目呆望，好似狂風暴雨打進屋內。完全失了知覺，他們忘記合攏他們的嘴巴。

雲間傾出如注的雨點雜以冰雹。風暴如鍋子的沸騰。

但這個沸騰的風暴在情的胸懷中發怒，有些東西在她內身兇猛地襲擊。她不再感覺她腳下的土地。大水浸透了她，但這個不能遏制她。這祇增加她兇暴的心氣。

她從這間屋跑到那間屋，無論何處她希望遇見她的女兒和[背教者]。她隨便那里不停，永不發一句話，只因像閃閃電光忽進忽出，任人們驚呆地張着口她要尋到他們！縱使在地下。她也不停止她的詛咒。

當她由最後一間屋跑出來時她停止了一忽兒，現在到那裏去呢？

她轉向家中。她的心告訴她她的女兒已在家中。她的嘴唇發出可怕的詛咒，內在的憤怒達到頂點；這空中，由她看來，是裝滿了她的呼喊，她的詛咒和誓言一陣狂風，一道電光和一聲雷鳴，她衝進屋內。她的女兒不在那里。

她倒在椅上嗚咽不成聲。

又是一聲可怕的霹靂。這些霹靂聲中的一個起

了大破壞。自然似乎震蕩去在炎夏所留給她的所贖有的能力。

村上的居民個個都嚇死了。他們看來看去，又膽怯地向外面一瞧。不是有些災禍降下了麼？懺悔者比從前更深深地躲藏他們的頭在他們的祈禱書中，他們的聲音也比從來顫震了。

但是，倩顯然未聽見雷聲。她繼續哭泣，哀哀地哭泣。於是一聲狂喊由她的喉間發出，好似雷鳴一般：

『願她不活着來到家裏！願人們將死的帶她來；啊，上帝呵！』

雲兒回報一聲霹靂，而風急速地走了，哀號地。

突然她站起來衝出去如先前一樣。風跟着她。現在風在後面力推，現在它在前面好像一隻忠實的狗，擊着路上的一切。捲起路上的灰塵和由雲間落下來的雨點相混。雲依舊是黑漆漆的，與由她焚燒的眼中所湧出來的熱淚相和。

她正在向着村外的路上跑。

他們一定在路上散步。那裏他們好幾次被人看

見過的，她將在途上碰着他們，或在大森林附近的約納旅館。

在異教徒巷，村上最末尾的一巷，場上的狗兒聽到她在溼透的地上底急步聲。牠們中有幾度在門後叫起來，不以在雨中冒險出來爲意；別的也不懶惰，在門下爬出來狂吠。但她未看見也未聽到牠們。她祇注視路之遠方，從巷口起頭的，而跑上去。

一隻狗抓住她的衣裙。這被水浸得很重的了。她不注意這個，拖了這畜生一段路，直至牠在滂沱大雨中跟着她厭倦了時。所以牠放了牠的衣裙。一忽兒牠想在別地方抓住她，但立刻，一聲咆哮，牠跑回場上去了。

路上風還是加猛，而千響萬響的雷鳴來自附近的林中，倩只是由緊密的，充滿水量的大氣中向前望至遠方。

路上散滿被電所擊斷的樹枝堆，甚至於在她面前有幾株樹橫着，也連根拔起而燒焦了。

『上帝怕會叫雷也打得「他們」如此吧！』她竊竊

自語。

她是被一種內在的呼喊所焚燒了。現上她已經找到一個她所詛咒的確實的形體。那邊的雷從她地方奪了它去了。

而她只是跑，跑，跑……

但在這裏的是什麼呢？

在她前面幾步路橫着兩個人。一男一女。歪着臉。扭曲的姿勢。面如土色，眼睛眨上。兩個屍體，被電所擊斃的。

亮晃晃的一閃，隨着是震耳的一聲霹靂。

她認出她的女兒。由她的衣服多於由她的燒焦的面容；由她的全身多於由她的眼睛底非常可怕的白色。

女子的雙臂放在男子的下面。在青年手中張着的雨傘頂是燒掉了。

老婦是在尖聲詛咒，助風暴的雷鳴之憤怒以她的雷鳴；她的眼光和電光一同閃耀；在她的心中起了一個蹂躪的風暴。

她想喊出最惡毒的語句——已死的少女所應受的結局。她想給她最壞的和最不名譽的名字。

但是，忽然在她面前一切變黑暗了。好像熔了的鉛傾注到她的頭裏。困憊和顫慄襲擊她。她的衣服，被雨溼透了，好像拉她到地上，她的雙眼昏暗了。

雷，電和風之怒號又重新起來了。

但在老婦的裏面一切都是靜的，黑的，死的。她跪下雙膝在她女兒的屍身之前，她的顫慄的雙手伸在屍身上，而在她的眼中升起一抹暗淡的火焰。

她的全身顫抖。她的牙齒交戰。以一種囁聲的，不成調的聲音她氣喘喘地說：

「我親愛的女兒呀！我親愛的海尼呀！」

空戀

我的朋友，在你愛上一個女人時，祈禱是無效的——你不能早晨，日中，晚上低聲自語而慢慢地得償你的宿願；努力，才能不能給你所愛的，假若自然——離我們而獨立者——決意不如是的話。戀愛上一切的祈禱是不中用的，雖熱烈得使血珠在額上顯露或如開掘藏在巖山裡的珍寶一般的熱烈。那些祈禱也不能使你心上人的一絲頭髮抖動一下，就是在她的睡夢中也不會達到她的地方的；戀愛事件上無所謂熱烈祈禱的；一切都是徒然——假若，如人們所說

，運命反對你。

我記得格力修，在他來到我們的洋台吹蘆笛同角的時候。

那時我這樣幼小，不但我不知道關於戀愛的事件，就是時針的移動我也覺得神秘的。我不敢確說我是兩歲，自然不出三歲，我們住在一座有鐵欄杆洋台的磚屋裏。在那條幽僻的街上，家家戶戶有做飾帶的女人工作，從開着的窗口槓樹捲絲軸的特別和諧的聲音時時飄蕩進來。祇在今日，許多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街上這些聲音的意義。恰如聽到一隻不知疲倦的蟋蟀真的寂靜常更變為寂靜，就是這樣一個未注意的人，充滿了戰慄的力量呈現在我的眼前，當我重新記起女郎的手指撥動之下的捲絲軸的聲音，我對我自己說：男子終究是男子，不論在何處。

每天早晨格力修來到我們的洋台吹他的蘆笛。聽他是件樂事，但當時我一點不知道他的音樂的意義。我們把得來的銅子從洋台上投到他帽子裏。他鞠躬轉向角隅愈走愈遠了，而還是在吹，我們儘管聽着

，聽着，直至街上除了淒涼的捲絲軸的聲音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音的時候。

我不知道——也許我永不會了解那些聲音中的愛的新禧，若這音調有一次不被暴力打斷：一天，格力修正在吹着時，一個警察走近他，捉住他的項背，「永遠」帶了他走了。我很記得這格力修被「永遠」驅逐的預感。好幾天我們依舊到洋台上，依舊等着，但這結局的預感不曾蒙騙我們：音樂永遠不見了，而且真奇怪；我——到處流浪——從此不再聽到蘆笛的音調了。

在格力修永遠被帶走之後，他的音樂中止了，我才懂得這個。但年長者沒一人曾經猜中我為什麼每夜不能入睡而嗟嘆；我為格力修悲哀，我為他在暗地裏偷偷流淚。

後來，當我開始知道一切時，許多次格力修的戀愛故事對我重複過；好幾年那個短小的故事於我時而是它可悲的一面，時而是它可笑的一面。但沒有一人具有同感——我嚴謹地隱藏這種感情；個個人大

笑——沒一個人和我同感甚至我的兄弟，他和我聽過這音樂，又和我大家爲它而悲哀的人，也都把它忘了。老保姆，她時常同我們來洋台上，聽格力修的歌曲的，也記不起警察怎樣在她的眼見之下，帶走格力修而對我的發問，『爲什麼警察把格力修帶走的呢？』——冷淡地答道：『怕爲了一些事情罷。』

祇有我個人終身記得這件事，於大眾如此不重要，却這樣深深地打動我三歲的心，我似乎能夠改造一個奇怪的滑稽的戀愛故事，好像我是個目擊者，幾乎是個參與的人，在這個於大眾這樣可笑的「空中」浪漫史裏。

在大禮拜堂的右席裏，他唱男高音。左席是孤兒院的姑娘們和禮拜堂主教，坡太米，馬珂夫神父，的成年的女兒一起唱。這是鎮上不變的習俗的理由，一種地方上的趣聞，禮拜堂主教罕普，坡太米神父，把他的女兒取名「瀾瀾」格力修，一個街市的音樂家，鍾情於這個十分難以接近的主教的女兒，他認她爲他的詩歌女神。他要麼這樣簡單，他對別人講他的戀

愛，因而傳到我們店信的耳朵裏，牠們總是迅速地令人發噱。他們對他大笑：就是鎮上最不配的洗衣女郎，斐秀，瑟姆絲凱亞，也不會想到和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人結婚——更不要說禮拜堂主教馬珂夫的女兒了！格力修張開他的兩眼，出驚地，告訴商人們道：

「我沒有想望那個阿！」

「說謊的人，」人們說，「你不是深愛向日葵子的麼？」

格力修率直地回答，「是，我喜歡向日葵子。」

他們又說：「若你喜歡它們——你輕輕地咀嚼它們罷。」

但格力修憤激地抗議，一天說道，

「我愛，「在空中」。」

自那天之後全個鎮上都傳遍了：格力修和禮拜堂主教的女兒，[彌灑]，在空中相愛了。學校裏男女學生把通常所稱的精神戀愛改爲「空中」戀愛了。街上的孩童們成羣地跟着他拚命地挪揄他。

但主要的快樂是始於格力修鼓起他的勇氣，寫

信給他「彌灑」，而在信中由奧忒爾珂夫改名為奧忒爾片夫，大概是為的要雅致一點，想到波蘭人，騙子格萊戈里和瑪麗娜，米尼契克的戀愛的緣故。她先在信上署：「格萊戈里，奧忒爾片夫，你知道的人。」

過了不久，「彌灑」嫁給一個教會中的執事福蒂非凱妥夫到拉比屯去了。格力修寫信寄到拉比屯，給牧師的妻子彌灑，福蒂非凱妥夫，但這些信中他署：「格萊戈里。奧忒爾片夫他早是」的了。

這些信，在拉比屯流傳過之後，復寄到禮拜堂主教地方，後又在我們的鎮上從這個人的手裏傳到那個人的手裏。個個捧腹大笑。學校裏的男學生，那時候在他們的情書裏也都署：「你知道的人」或「他早已是你的了。」

格力修最後一信不曾達到它的目的地，但給奧爾羅夫旅館的管門人珍藏起來了。他常藉此造出娛樂那般多賞他酒錢的請求者。空中浪漫史的最後一信不寫給彌灑。福蒂非凱妥夫，而是給「神怪的處女瑪麗」，不署「你知道的人，」也不署「他早是」而是——

個很新式的式樣：

「格萊戈里，他將是。」

我的朋友，蘆笛和角的音樂是美麗的；我不能忘記它。它是最偉大的戀愛的祈禱，雖然我知道：在你愛上一個女人時一切祈禱是無效的。

父與子

—

「凡爾塞，平塔白龍街二十九號，善爾。普萊伐朗夫人。

父於今晨八時病故。特此電告大人及米西蒂。兒奧格斯丁。普萊伐朗上。」

寫罷電報，青年一動不動地，伏在桌上，好多時。時而他看看剛才寫好的東西，時而看看牀上直僵僵地躺着的死人，他的眼閉着，他的手交叉在一枚十字

架上。

他應不應把電報發出去呢？他苦痛的躊躇說明了消磨他整個青春的一個長久的家庭慘劇的概況了。他祇十九歲；過去十二年間他的父親和母親分居着，兒子隨父親，女兒，米西勒，隨母親。他呼她為米西蒂，這是他們年幼時他所想出來的名字，遠在親屬關係割斷之前。

分居的確實原因，奧格斯丁不大知道。但他知道，由他父親的真實的懺悔，首錯是在後者身上。是什麼罪過呢？是殘酷？那是很明白的，若他的父親說出實話來。但後者的自信使之突然中止了，也沒有一點確切的事情足以使兒子懷疑奪去他一位大人的事情的底細。雖然很無經驗，也儘足以使他留心他父親的日常生活為的想證明舉止傲慢，睫毛濃密兩眼驕矜，和故意粗率的神氣的他，在朝夕相處的結婚生活中，是不成爲一個和睦的伴侶的。

一個運動家，激烈的練習，騎馬，擊劍，拍網球和打獵成爲他的生活。而且，他有時是易怒的，有時至

於暴怒的地步。這是因為恐懼他自己的激烈禁止他喝一口酒麼？他祇有喝些茶。他醉了怎麼樣呢，這個有一天盛怒了把使他失望的僕人拋到步梯下去的人？奧格斯丁現在回想起來對照起來有了感觸。這個過分的人，這個[躁切的人]，曾做他的兒子了諄諄善誘的教師，常是高興於孩子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進步。他為他在家中請了一位嚴厲的教師，每日固執地要有孩子進步的報告。在日間奧格斯丁是紐勒地方的一個教會學校的通學生。為的要給他清鮮的空氣，他的父親來住在鮑爾福。梅洛，飽羅林邊。假期時他帶他去遊歷，春天裏或到蘇格蘭去，或到英格丁去登山，想找個把他自己的嗜好同他兒子的體質相聯合的方法。

受了這樣不變的關念，於是青年也尊敬和他自己的脾氣如此不同的父親。自然，他倆都有家屬間相同的地方：如馬一樣，眉目分明的他們的面貌，一色一樣的眼和髮，頭舉起來的某種樣子。但一個，雖在五十歲以上，還是有力的，強健的，一個，不管擊劍和健身

房的運動，和騎馬，依舊是個柔弱的，神經質的青年。他想他是當他母親在恐懼她的丈夫之下時生的。那是千真萬確的理由——他對於這個如他對於他的雙親的過去一樣不大知道——爲什麼他的母親只是遠遠地避開他，當他由這個半離婚的同意所擺佈的去看她的時候。由普萊伐朗夫人看來他太逼真地代表了牠的丈夫，他的記憶常勾起她內心的一種身體上的恐怖——最肉體的也是最不變的印象在一個女性的身上有過一次的。她是優雅的永不對青年說及惹起她分居的事由。但她自然不喜歡他，由她的冷淡的歡迎和他姊姊——她只比他長一歲——的言動上的自檢，他很可知道的。

但少女是真心愛他的，溫柔得同往昔他們一同呼吸，一同遊戲，一同在屋裏睡覺時一樣。但當她的母親在面前時，不敢表露出來。常常是這個樣子的：普萊伐朗夫人顯然阻止他們兩人的親密。儘奇怪，好像一種心的反常同時發生在夫妻之間，米西勒，普萊伐朗從不到紐勒來拜訪她的父親，倘不是她父親以他

的蒞臨來蒙混女孩兒。做弟弟的在他父親之前隱藏了他熱烈的手足之情。他無須秘密他對於他女兒的反感，因為她和她的母親同住。如他這樣想像敏銳的人，年青的奧格斯丁由這個情況感到不少的痛苦。一年比一年的惡劣，不但未醫愈雙親心中的劍傷，似乎時光在蘇醒它而下毒更深些。他注意到這個。他到凡爾塞去拜訪一次一次的更爲困難。現在他們之間已有很久長的隔絕了。他的姊姊，爲了同樣的緣故，也不來拜訪了。他們也絕少書信來往，大家不願拖累一位大人偏愛一個子女。大家互相避免，心心相許使他們得脫離於太悲哀的情緒……

於是噩耗發生了。善爾，普萊伐朗，由卡鐵勒跑馬乘車回來，被突然的一陣暴雨全身濕透，結果是枝氣管炎，進而爲肺炎。在他父親患病二禮拜之間，奧格斯丁想通知他的母親。但他沒有貫徹他的主張。同他父親末次的談話洩露給他這垂死的人的深恨。但現在這個熱情的人不復是一個無生氣和永遠無感覺的人了，他對他姊姊的手足之情不能再是冒犯的了。

他這樣地需要米西蒂，尤其在舉行葬禮的時候！他知道米西蒂對她父親的親密的和真正的感情麼？無論如何這不是她的權利，給她一個機會向死人致她的最敬禮麼？奧格斯丁依了那個衝動在他草電報的時候。但通告他的姊姊就是通告他的母親。他又向床上看了一眼。他似乎聽到現在已經寂靜了的語音在叫他。他能看出嘴唇的苦痛，在灰白的鬚下。

「奧格斯丁……？」

「是，父親！」

「你沒有告訴在凡爾塞的夫人吧……？」

「沒有，父親。」

「我不要她繞在我舉行葬禮的地方，你知道了麼？」

「我不要她！」青年又重說一遍在他看他的電報的時候。「但他一點未說及米西蒂呵！他會有若……呀，不！一個人應當大量的……一個人應當近人情的！」

他走去按鈴，但他搖搖他的頭，不曾按下去。向

桌上拿了電報字條，他走出房門。他要叫他們把電報立刻送到局裏去。他不想在死人之前把這交給僕人。

二

黑夜下降了。寫罷別的不可省似的電報和，書信與格斯丁在飯廳裏很快地吃了一些飯。那飯廳面對主人永不再居住的空房。於是他回到死人房間裏。

『去睡覺去，』他吩咐僕役和看護人。『我們當輪流值夜。我開頭罷！』

他要獨自伴着死人不是沒有動機的。那使他再三躊躇發電報給他母親的話語還不是臨終的人僅有的話語。別的事件回復到他的地方來，一句一句地，當他坐在床側的時候。它們在他的心靈中起反響，帶着一種嚴肅的語調幾乎要啞聲了。他怎能違抗他最後的祈禱呢？但他又怎能服從這個不當存在於易死的肉體的要永久延長一種惡恨的意志呢？

這臨終的人在牧師來到之前要求這個無上的贈品，接受了最終的聖禮之後，他不是以手勢示意叫他

的兒子收回成命麼？那是他的語音使他失望了，他不能收回如此正確沒點兒支吾和猶豫的訓辭：

「我的孩子，」他說過，就在這隻牀上，十五小時之前，「把這管鑰匙拿去罷！」以發熱的手他由臥牀前的小桌的抽屜裏拿出一圈鑰匙，拉出扁的一管。

「這是我的保險箱的。箱子是在那邊，藏在牆壁裏面，在我更衣室的食廚裏面。這有四根彈簧，有字寫在上面。這組合字是 Augo，你名字的頭一半。在最低的一隻抽屜裏將找出二包東西。大的溼布做的一隻內有鈔票五十萬法郎。我把這些給你。其他一隻包裹——小小的一隻——裏面有我的遺囑。照這個遺囑，我把我所有法律上所允許的財產都給你。我想這是我全部的財產。不幸，我不能那樣做，至少，讀了這張遺囑之後，你會知道爲什麼我不願你的姊姊和你同等分受。她幫她的母親一邊反對她的父親……」

「但我要使你相信，」奧格斯丁曾經鄭重地說。

讓我說，」瀕危的人固熱着，他做手勢表示他已到了力盡氣急的時候了，「我並非反對她。這是很自

然的，她既和她的母親同住，他自然喜歡她比喜歡我要強。但這是同樣的自然我就我而言不常認她爲我的女兒。你是我真正的孩子，我真正的兒子：我曾磨煉過你的道德和學問。無論如何，我總這樣做了。那你的的一部分將不越出祇屬於我的一部分，這一筆錢是我可憐的朋友潘龍。達梅尼遺給我的。他也很喜歡你的，若你還記得的話，我把這筆錢給你我向家中沒有拿過一些什麼。加以五十萬和其餘的錢你將有二百萬了。那就夠維持這個家庭這樣地過去了，在好的情狀之下去服務於外交界，若你還是歡喜走這條路，而後好好地結婚。我願望你選擇妻子有比我好的運氣。」

他有幾點關於他葬禮的吩咐，幾處眼目和幾件紀念品。

「你願聽我的話麼，奧格斯丁？」他最後說道。

「我願聽從你，父親，」青年回答。

「無論那方方？你聽我……無論那方面……即關於葬禮方面……」

「無論那方面。」奧格斯丁訥訥地說。

「謝謝你。」父親把鑰匙交給他時說，現在幾乎不能清晰的說了，「在他們發封之前，立刻去拿了鈔票來……因為她要件件東西都固封起來的。」

「我會去拿的，父親！」

他踐言去拿了來。恰如他先前顫抖抖地發電報去的樣子，現在奧格斯丁為打開保險箱的念頭而顫抖了。

「讀了這篇遺囑之後，你會知道……」他將知道些什麼呢？他的父親立刻結束那句話的神氣好象暗指他別個孩子。

但為什麼他三翻四覆地說：「你是我真正的兒子呢！」奧格斯丁是在從這篇遺囑裏發現一種有損於的母親的名譽的事情麼？「……在你的選擇中有較好的運氣……」這問題純然是個性情的不相合麼？如奧格斯丁時常所思想的？年青無知的他未曾知道男女生活之間常有憂鬱的秘密，這種秘密他們子女終於發現出來。這不是一種悲哀在垂死的人的身上且是

一種無限悲哀的表記麼？

他父親的面貌在他極端和緩的狀態之下是怎樣的悲慘呵！他嘴唇的扭曲是怎樣的痛苦呵！還留在他額上的是種什麼不可言說的深恨呵，那深深的皺痕！他對他妻子的苦情是怎樣的深呵，一定在他的心裏生膿，因為他使母親和女兒感到這樣的苦痛呵！但當他和她結婚時他却是愛她的，而且不管她沒有點兒嫁奩哩！奧格斯丁祇要對照他父親的家和在凡爾塞的家就會認定普萊伐朗夫人，就她自己的情況，復加以她丈夫當然答應給她的而言，還祇是一個溫飽之家而沒有再多些。

這個謎的解答是什麼呢？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個真正的好人。他看見過他所做的自然的慷慨的行爲，對於困苦的親戚，窮人，僕役，甚至老馬。他的知友，潘龍。達梅尼，所給他的錢個當他提及他時的情感也可以證明他是能夠引起深深的友愛的。潘龍。梅尼個奧格斯丁確實很知道他。他是高尚的優雅的；人們自然樂與爲伍。

在這隻保險箱裏普萊伐朗夫人的兒子和米西蒂的弟弟將找出什麼罪狀來呢？什麼罪狀可以永遠毒害親誼如此深巨呢？呵，但是兩個女人終究是他一家的人。

『我是個怎樣的懦夫呵！』他終於對他自己說。於是站起來。他轉向死人，『你看我在服從你』他高聲添上一句。而他早在更衣室裏了，在臥室的隔壁。他一捻亮了電燈，這是什麼的一個對比呵，幾分鐘前在他的葬禮的祈禱時所發亮的暗淡的燭光與此刻房中所流溢的明燈。城裏人所用的梳裝品，是放在洗面架和浴盆的近旁。這些奢侈的和安逸的生活的標記；絕少能與這樣深的熱情相吻合，如垂死的人的報復的決定所表示的。這輕浮的背景對所敘述過的相反的情感，給與一個更大的污點了。

『可憐的父親呵！』奧格斯丁忍不住喃喃地說了。他被一個新的對照所感動了不顧他的不安，這次對照完完全全是依道德的次序的。他名字的首四個字母作為保險箱的開門關鍵！幾乎有種孩子愛的和很

溫柔的情愛關於這個底細。當他撥彈簧成爲Angu時，他的手顫動，當他把鑰匙放進去時他的手指也顫抖抖的。鎖轉動了。他打開箱門。

奧格斯丁找到大包裹，給鈔票塞得澎漲了的。他把它擲在一邊，取其他的一只，薄的一只，在這上面善爾。普萊伐朗親筆大大地題上他的名字，這樣的特別堅決地劃着而且交叉地寫着。

「給我兒子奧格斯丁，在我死後！」

青年拆開包裹，抽出一封在裏面的文書。他看到文書四邊都寫着同樣筆跡的字。在這裏面他看見他的父親有生氣的活着，他讀它。

三

我的最後的遺囑。這是我親筆寫的遺囑，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盡我所有的力氣寫的，或者是在我死之前夕。我覺得病危了。我先前的遺囑，幾年前所寫的，尚欠明白。我的兒子那時還是個孩子。我還以爲有理由希望普萊伐朗夫人終究會懂得對於

他，對於我自己，也一樣地對於我們的女兒的責任。她未曾如此做過。這張文書將告訴一個人不曾做過什麼和奧格斯丁定需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

我指定他，我的兒子，奧格斯丁，普萊伐朗為承受財產者。

他的姊姊，米西勒，普萊伐朗，將分受她的部分絕對不能比一種法典褻瀆最神聖的自由再多一些。以一家之父親的資格，強迫我遺贈給她的。我可責備普萊伐朗夫人太多了，不忍受我的苛刻發洩到她女兒的身上，雖然那女兒也曾是我的。她的母親——我透底知道的，教訓她懷恨於我。由她的孩子來責罰她，因她想她的孩子祇愛她一個那是正當的。

因為這個理由，我前面寫道她「曾是」我的女兒。我不再作如是想了。她的母親使她的心和我疏遠。米西勒還不會有，在她孩提時我給她的愛的記憶，相當的力量來阻止她母親的佔優勢。所以給她是太壞了。我願這篇在我死後祇有我的兒子讀到的遺囑，是一種證據。我現在要嚴正地真誠地來述及使我決定

和普萊伐朗夫人分居的事情了。那在我們的婚後生活九年之間我是專制，難於共同相處，不正當的妒嫉，我並不否認。我也不否認一天犯了一種舉動使我愧疚，大大地愧疚，現在我是在懺悔了。那種愧疚證明我的悔恨是應得寬恕的。我那時正熱中賭博，這苦惱了我的妻子。好管閒事的朋友們只是過分地報告她我打紙牌的失敗，這個她們是從她們的丈夫，我的賭友處得去的。若我輸掉十萬法郎在桌上，其實還不上一辨士。不幸在這些賭博之後在俱樂部裏住得遲了我時常和朋友們在那裏吃夜飯而且多飲了一些酒。有一晚我輸了很多。我興奮得把我有用之錢亂化了。是這種興奮使我酩酊大醉的麼？我並不以為我比平常多飲了一點香賓和白蘭地。但這是冬天。在我離開俱樂部時我感到刺骨的冷。想取些暖我在菜館裡又喝了一些白蘭地。要之，當我打開房門時我是醉了。不幸，普萊伐朗夫人還未就寢。她那晚赴一家宴會在那裏我一個俱樂部裏的朋友不注意地告訴她，沒有惡意的，說他運氣不好都輸給我了。

我後來打那個人的耳光且和他決鬥給他一種傷痛。普萊伐朗夫人——這我並不責備她——為她的孩子們的前途而苦惱了。她等候着為的要問我贏了多少，但實在我是輸的，我實在告訴她我所輸的數目。我回答她祇有憤怒的話，她所應受的責備的話。她和我作對了。我很很地打她，她倒在地上。

在這時候我失了理智，我離開她不再煩惱她一點了，我上牀去。第二天早晨昏沉沉地——用這個名詞我是考慮過的——醒來，頭兒沉重記憶模糊。我想起前夕的可怕的情景，好似做了一個惡夢。

我不多時知道這是可怕的事實。普萊伐朗夫人帶了她的女兒走了，沒有留下住所的地名——連一張字條也沒有！她帶了她的女僕同一隻衣箱好像是作短時期旅行的模樣。

「她將回來的，」當我知道這個底細時我對我自己說。「我要求她原諒而她也將寬恕我，當她看見這張字條的時候，」

我傍着我的案頭坐下寫成下面這幾個字，適當

地註明日子。『我以我的名譽發誓從此不打一次牌或喝一口酒了。』我這樣深悔我的粗暴，我記得站在鏡子面前當簽了這個誓約痛責我自己之後的時候。我只提及這件稚氣的事實，爲的想證明我是如何的迫切允許無論那種條件我孩子們的母親要罰我的。我盼望這些條件以十二分的決心來依從。奧格斯丁的聲音問我：『父親，母親到那裏去了？』增加我良心上的罪過。他還說：『她有什麼事情呢？她在哭泣麼？』

『是，』我重述一遍，恰和孩子一樣，『她到那裏去了呢？』

自然我當大大地受責備的，但我已被由我的心中忽然起來的思想所處罰了：『若她自殺了怎麼辦呢？』

在她的性情深處是有些不能推測的。那就是個人的自主權時常激起我使我們不相和睦。自私的天性我們都知道是能有，極端的堅決的。我依舊精神錯亂由於我前天的酒醉，我投入在他倆，她和我的女孩的自殺的兇惡的想像中了。我揣想她們在旅館中的

房間裏，浸在血泊中，在她們的身畔，放着普萊伐朗夫人時常藏在壁爐上的手鎗。於是，我以爲她這樣做因爲怕我還是真的。我瘋狂地到她的房中想看過明白她倒底拿了兇器在手裏沒有。她沒有。恰當我確信這個事實的時候，僕人通知我說我的岳父要和我談話。我自己認了相當的錯又剖白他們的不公道。先責我妻子的雙親，而後責我的妻子。她避居凡爾塞他們的地方。我的岳父又告訴我她決定不回來了。他是不錯的麼，當我悔過時，當我對他發誓從此不再打牌或飲酒時，他是不錯的麼，我說，聳聳他的肩而回答：『我不相信你，我以爲我的女兒一點不錯的！』而她呢，我的孩子們的母親，她是不錯的麼，不相信我的悔恨，甚至不允我向她說明？我向我岳父要求和她一見，過後的幾禮拜內我請求了十多次。由別人傳達的答語只是，『不，不，不。』

那時她接到我什麼的信呵！我什麼方法不曾想過呢？我怎樣的求她不要破裂我們的家庭，給我一個自己補過的機會，爲了孩子們起見，拭得干干淨淨！

拭掉什麼呢？一霎時的我不負責任的記憶！這一個酒醉犯殺人罪的人，法庭還允許有減輕的情事。但于她只是「不，不。」

於是給我一種精神，以為長時期的苦痛得讓我確信處罰已過了所犯的罪惡。再無所謂家室了。我的女兒棄了我了，也棄了她的弟弟了，因為——那是我大大地斥責普萊伐朗夫人的地方——她親自阻止二個孩子間的骨肉之情。她所用的手段我不大知道，但我只很知道她的結果。我們的兒子，於她，是我的兒子，我特別地想在這兒把什麼都說出來，我當懺悔恰如她所感到地終結了。

今日，我們的女兒，她的女兒，不復是我的了。她的難於和解的母親把我做父親的觀念窒死了。一種姿勢足以重生做父親的觀念在我的心中。那種姿勢也不是她也不是她的女兒願意做的。我並不固執地反對米西勒。但反對普萊伐朗夫人，我是真的。

悔恨，既經證明，應有寬赦的權利。我證明我的悔恨第一點在於我拘謹地堅守我的誓言。凡是我俱

樂部裏的朋友都可以作證：我自後不復賭博。我的兒子，在過去十二年間他幾乎每餐和我同桌，能證實我的戒酒。

我也表同意於——都認為我的過錯的——所有由普萊伐朗夫人和她的雙親所決定的分離的原故。我所請求的只是不要離婚爲了孩子們的緣故。那不也是一種證明我不是墮落的她所拒見的人麼？這把我爲我自己而重造的家庭的一絲希望也斷絕了。我曾請求和普萊伐朗夫人自己商議她和她的女兒要我什麼的津貼。這數目不多，這祇因爲她要如此做的緣故。回答我的提議是什麼一個消息呵！「我的女兒，」她的父親代她對我說，「不要你一些什麼。她祇要你給米西勒的必需的教育費。」但固執的我的記憶有什麼用就是在今日，隔了這許多年之後，還對我是怨恨和苦惱呢？我關於她們已說得夠了，足以使我的兒子無猶豫地執行我最後的願望。過去十二年他是我生命中惟一的歡樂，在孤寂時惟一的安慰，我尊重我自己的理由，活着的證據就是普萊伐朗夫人是絕對不

公道的，不問一問少年時代的盛氣而就非難我，

我的過失是大的，但這是肉體上的過失。這不是由心靈深處發生的過失。因拒絕寬恕我，我重說一遍，我是有資格贖罪的，我期待這個如此久長，普萊伐朗夫人是有罪的，我再重說一遍，犯了對於我自己和孩子們的驕傲的罪。

我要我的兒子知道這個。那就是了。

四

在這張可怕的文書的底下，普爾·普萊伐朗簽了他的名，註明他在什麼地方寫的，又重題着日子：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已經在開頭寫過的爲的要割斷訟事。今日是十二月八日。這是在兩禮拜之前草成的。奧格斯丁憶起情景來。那時候他的父親幾次接見了一個大學時的老朋友他是一個經紀人，無疑地，就和這個知友商量關於售賣他的公債票的事。這個說明了這一大筆存款，在保險箱裏的五十萬法朗。這樣一來可不受遺產法的條例的限制了，他是背叛

了法律了的。『立刻把鈔票拿去在她尚未發封之時，』他的父親早說過了。奧格斯丁把重重的包裹由保險箱中取出來，恐懼地，又擲至原處。他關攔門兒沒有旋轉彈簧，他的情緒是這般的亂。於是他回到死人的房中手裏捏着遺囑。他要讀牠在一個易怒的人的屍體之旁，這人利用他，一個天真爛漫的人，當他報復的工具。牠的悲哀很與他緊握的拳頭中的孤獨的懺悔相一致。在讀這幾頁東西之前他極恐怕他發見關於他母親的一些不名譽的秘密。現在他應當可以放心了。她是個貞節的婦人。若她不然——將怎樣大大地使她的不共戴天的冤家高興暴露了她給她的兒子以輕視呢！雖然是個貞節的婦人，但却是怎樣一個硬心腸的婦人呵！記憶在奧格斯丁的心中起來了。當他是個小孩時他的父親和他一同吃飯舉起滿杯開水帶着譁笑。當他由凡爾塞回來時他的父親盤問他，對他講到他姊姊的事情，若孩子說「米西蒂」如他常常所說的，她幾乎怒惱地改正他：『莫叫她那種可發噁的名字！』他的姊姊偕她的女教師到紐勒來時，這樣顯

然地感到不安，這樣胆怯而且受待慢。』而他，弟弟也不大敢看她一眼。他去訪他的母親時，他又怎樣地被接待呢？一句不問及他父親的康健，一字不談到他的學問！死者是不錯的。普萊伐朗夫人心腸太硬了。以這樣說不動的固執拒絕她的寬恕，她犯了驕傲的罪了。為辯護他的父親計，奧格斯丁重述他遺囑裏的那句話：「一種姿勢已足以使做父親的觀念重生在我的心中……」

於是，回想他的電報：

『呀！』他想，『我躊躇從事是怎樣的對呵！我當在葬禮之前不發電報。假若她想來，我怎能阻止她呢？而且我答應過……但不，她不會想來的。那末我應當讓米西蒂曉得這個。因為終究，他是她的父親而且她怕會愛他若……呀，為什麼他要我把在他遺囑裏所有的話都讀出來呢？而那些關於他的葬禮的囑咐！不，她將祇差米西蒂來的。她不會來的……或者他會有電報來的。』

奧格斯丁，早已被天性所感動了，被他的雙親所

引起的，以他們的孩子們來互相戰爭的變態生活更變爲易感的了。他不是相信他所希望的人。他試想以好意的見解來解釋他母親的緘默。於是他相反地得了結束：就是，她要求的。

他所以並不奇怪當第二天早晨男僕，由睡眠中喊醒他——他十分被他值夜的情緒所疲憊了——告訴他。

「米西勒小姐在樹下求見你。先生！」

「她一個人麼？」

「不，先生，有一位太太同她來的。」

「她的教師麼？」

「不，先生，另外一位太太……」

僕人顯然有些窘了。另外一位客人是普萊伐朗夫人？他猜過了。

「很好，」奧格斯丁說。「馬上陪太太們到客堂去。

那兒去生隻爐子。並且對她們抱歉因爲我未立刻出見：告訴他們我幾分鐘之內就可好了！」

他的母親竟來了，恰是他所害怕的！活着時忍

心地對牠的丈夫，她爲什麼不知道她不當在他死時來臨呢？她既來了，她會不參預葬禮的麼？那末，他怎麼辦呢；他當服從可憐的死者阻止她麼？但普萊伐朗夫人不是獨自來的。她同她的女兒一道來，這是因爲後者請求她這樣做的。爲了誰呢？爲了他，奧格斯丁，毫無疑問的。少女一定想過在這樣一個時間他們的母親不到將使她的弟弟難堪。這又是一個溫柔的和祕密的手足之情的證明。苦米西蒂如他猜想般的做，他將向何處去找力氣來傷手足之情呢？米西蒂千勸萬勸才來的她他能擯棄他們的母親麼？但那女兒是帶了母親來的呢？

奧格斯丁穿合了衣服。他把皮夾放入他的外套袋裏。他昨夜放入遺囑在這隻皮夾裏。一見露出皮夾外的紙兒決定了他的一類突然的聯想；「那就是她來到這裏的緣故。我的姊姊和我是共同的承繼者：她知道這個而她想知道事情究竟是怎麼樣。」

在對於人生的無情的運命毫無經驗的青年，有一種自然的矛盾是有興味的事情同傷感所混合起來的

，想到就在他父親病故的時候，他的母親會想及事務方面去是他所討厭的。

『若那是她的來意，』他又想，『她是要單獨和我說話的，我要告訴她我的父親的願望。我在我姊姊的面前是不能如此做的。』

這個給他一種比較地容易的方法解除他自己的天職，但這並未止住一種在他心中所掠過的痛苦的波浪。在他走進了客廳幾分鐘之後，普萊伐朗夫人對她的女兒說：

『我的孩子，到你父親的牀邊祈禱去。奧格斯丁，領她到他那里去罷！』

但在她尚未說話的幾分鐘之前，青年已理會到最溫柔的情感了。他的姊姊以這樣真正的自然的情愛擁抱他！這次她再不爲他隱藏情愛了。他們涕淚交流。這不是爲死者而哭的，是爲她的弟弟和他的苦楚。重要的是；他聲同聲哀哭。奧格斯丁是大大地感動了注意到他的母親。

後者的偏狹的容貌太足以證實奧格斯丁的懷疑

了。他是怎麼地感到若痛在幾分鐘之前，當她這樣淡淡地發問的時候：「怎麼樣發生的呢？」現在他要告訴她什麼呢？他讓他的姊姊伏在她的膝上在他們父親的牀邊。於是他回到客廳裏，毅然決定說出他父親的悲哀的消息。她將以什麼話答他呢？他會一些不反抗而傾聽她們麼？

五

普萊伐朗夫人曾是個很美麗的婦人。雖當四十以上了，她的容貌還是非常的清白。年紀不能損傷她一點。她的家族原是南布羅溫斯，這地方一等人品性似乎還保守在某種男子和女人中間，加之以特別的羅馬種的無情的剛毅。她是修長的在稍稍低些的額下有濃褐色眼睛。她的平直的鼻樑和傲慢的口使人想印她的肖像在紀念章上。根根銀絲快染白了她密密的黑髮上。她的面色，暗淡的白，被她的衣裳，選定在這時候用的，的陰暗的影子却更變為蒼白了。她真是這樣的一個婦人，如她的無情的驕傲赤露在她

丈夫的遺囑中的，她的面上只有固執，嚴酷和絕對的堅決，適中其的，不多久她兒子面着她：

「奧格斯丁，」她說，「你很知道關於你的父親和我之間的誤會的罷。你也一定認識就是自從我們分居之後我帶你的姊姊和我同住，她的利害關係的保護是我不變的責任的罷。」

青年是呆住了，因為果不出他之所料。

「米西勒，」普萊伐朗夫人繼續說道，「是到了出嫁的年齡了。雖已有成功之望；但是情却還見飄飄渺渺。我一定要知道你的父親如何處置。」

她說話時她是在研究他，以探索的目光仔細地查究他，在這眼光裏他想他知道了一種可怕的疑心了。

「你問他很接近；若他處置好了，無疑地他對你提起過了。」

「是，母親，他有過。」

「呀！」她說。「你能告訴我他怎麼決定的麼？」

「但是，母親——」他中斷了。

「這是不會怪你的。若這張遺囑，如我心中所想像的，是偏愛你，這是很自然的，即使你父親沒有把牠交給他的律師，你，知道牠的內容，儘可放心好了。或許你父親親自叫你如此預防罷。他如此痛惡我。他大概懷疑我要把牠毀滅吧！」

發出這些話的時候，她搖搖頭她的兩唇張開露出一種不信任和輕視的瘳笑。所以奧格斯丁所看過的他父親至死還未忘記的殘忍的婚姻的怨恨在他母親的心中還未去掉。讀罷文書後在青年所起的殘酷的印象又回復到他心中來了，如此的強烈使他的咽喉收縮了。當他交給她譴責的文書時他的語音是塞住了，他說：

「是你要的，母親。讀罷！讀罷！」

他想推理的說：「讀而悔恨罷！」但他自己抑止住了。這會使事情不可收拾呢！他又感到他的姊姊是怎樣的愛他了。他整個的青春是渴望尋常的家庭生活。自然，他知道同他的父親有過如此的外觀，但是怎樣的不完全呵！他的姊姊，他們最早嬉戲的米西蒂，他

最早的而且最幸福的時代，還在他的記憶中。同他的母親相爭是要失去她的。他注意這位不受驚嚇的母親拿了遺囑，拆開來讀。他覺額，她的手拿着文書，幾分鐘之前的苛刻的譏諷又來到她的嘴上而且更爲堅強。他看到她深恨這個男人的最不可測的一面。被生他的男女的仇恨的恐怖所感動，情景是難忍受的：他想大聲疾呼。他們中之一，他的父親，已抱恨而終了，沒有得到寬赦；在最後的幾分鐘當牧師吩咐他而他想说時，但已晚了。他的聲音和力氣使他失望了。這種可怕的詛咒終須破壞的。姊弟當仍是姊弟，如取締號米西蒂的時候。他們當同住一室以至終老，敬重他們的大人。

「一種姿勢已足使做父親的觀念在我心中重生……」遺囑裏動人的句子又纏住他了。

一種感動在他身上掠過，是一種大量的波浪，這個，在某一時間，由心靈的深處起來，向着他們面前掠過。

普萊伐朗夫人看完了文書。她如摺摺普通一封

信地把牠摺攏。譏諷的輕蔑改變了她優雅的面容。

「很好，」她說，把文書還給他，「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什麼了。你不能只以為你的父親是對的。我不中止辯護我自己。我不相信他的悔恨。你看見過一個人他在那夜的情形，你切莫忘記！你不能忘記的……」

她的眼中發出恐怖的一瞥。死人所懺悔的殘忍的恐怖。她的眼臉閉着。

「我要同米西勒回到凡爾塞去。放我們的名字在死人報告上若你以為適當的話。我認為我來此為預葬禮是無用的。我並不想反對你父親的遺囑或參此爭論。而且我也不以為你對這個情形要負責任。我不會使你不利的。如我未確信，十分確信我永不譴責一個人，真的，我是完全對的。」

這種感覺，又是一次重新固定她全個行為的合理由無情的一瞥表示出來了，使奧格斯丁毛骨悚然。但他鼓起他的心了。他要破壞這個深恨他要挽留他的姊姊。

「母親，」他說，在拿回遺囑之後，「你對我說過你

關於米西蒂的婚事……」

「是，」她驚奇地同聲的說。於時矯正他，「一件婚事我[曾經]想過。」「她與人發生戀愛是在考慮中麼？」

「戀愛……啊，德之她極端喜歡他就是了！」普萊伐朗夫人答道。

她的表情有些改變了，但還是有些敵意的不相信。她問：

「你爲什麼想知道呢？」

「你以爲，」他未直接回答她地說下去，「在嫁奩方面看見相左麼……你知道你剛才說過，「我曾經想過……」」

「停住，奧格斯丁！她快快解說。『我禁止你想我來看你是有意外的動機，不然我無論什麼可以說的。我來此祇來通知罷了。』

她又重說：

「我不想一些什麼。一點也不要。」

「呀！母親！」他嘆息。「幾年來這是第一次你怎樣

的不太了解我呵！」

他走到火爐邊。一種順柔的和寬厚的火燄在僕人所生的火中升起。拿了遺囑他投入火中。火花四射。以火鉗，奧格斯丁搗碎黑的紙堆。牠的芳香向煙窗上昇。

他的母親注視他，一動不動。他站起時她做了一個感情的所有物了，他從來不會在她身上看見過。他的舉動是這樣的迅速和這樣的自然，在他面上發出這樣的一種熱情就是證明了他的大量是能感人的。她運用了長遠不會用過的辭句：

「奧格斯丁，」她說，「我親愛的孩子！」

她張開她的兩臂。他嗚咽地投到她的地方。

「呵，我的兒子！」

於是聯絡兩個孩子為一個思想了。

「為她的緣故，我怎能感謝得盡呢？」

「到此地來罷！」他求她。

他指點到別一間——「他」躺着的地方——去的門。

他手拉着她：她跟着他；他們走進死人的房中。
少女正在牀側祈禱。

「和他接吻罷，母親，」他又求她。

他注視她的躊躇，於是俯下去在死人的額上「一種姿勢已足以使……」是這樣的寫在遺囑裏的。那種姿勢他剛才做過了。一種神聖的感情在青年的心中流出來了。當他跪在他姊姊身傍的時候，他熱情地緊握着她的手，抵聲地自語：

「父親，我做得不好麼？你也不寬恕我麼？」

（一九二九，四，一，譯了，）

被棄者

白勒醒時聽到小孩的啼哭聲，他眼睛還閉着就叫他的妻：「珂爾達！孩子在號哭呢。」

珂爾達未曾回答。她四周一看知道她不在屋裏。他有些奇怪了，但他想；她必定自己去洗滌去了。他拿了一塊麻布塞在嬰兒的口中制止他哀啼。於是他起來着衣服。

這樣之後，他開始計算他從善卜力納家中所偷來的銀燭台已有了多少。在剎那的衝動間他爬到屋頂的小樓裏察看東西。都不見了！他到處搜尋……都

不見了！

快快地又爬下來他即到他的妻底東西所懸掛的地方，拉開覆在上面的遮布。也都不見了……就在東方吐白的時候她跑走了。

同那個人呢？

同蕭羅麥。色羅叟？……或漢意爾哥伯？……

「好……讓她去罷，——上帝懲罰她！……誰願到地獄呢？他勉強漠不關心地對他自己說，唾涎到壁上。『那是個好穩婆呵！……哈，哈，哈，……』」

他對孩子膘了一眼。

「但對這個可詛咒的小東西如何處置呢？」他自省地喃喃自語。『我祇要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就放在她的門前……抱了他……這是你底！』

一個壞念忽地在他的心裏閃過，使他變為蒼白，而噬他的上唇，他的手顫抖了，他走近嬰兒，沒有蓋着地躺着，他的醜陋的破絨布被踢到旁邊，他的手塞在他的口中，含糊地微笑在不充實的空間，……他嘴巴的樣子使他追想起某人。……這是個舊相識麼？……

……他不能正確地回憶。

他離開小孩子，急忙戴上帽子，走出去，隨手鎖了門。他無目的地走，但心地沒有平靜……小孩的啼哭聲只是在他的耳邊響，好像在叫呼他……在幻想中他能看見他在他面前，踢出了他的小腿，狂亂地在哀哭……不！他當回去。……『呀，若我現在能夠接近她呵！』他自己想道，『我真要捉住她的喉嚨扼死她了！……扼她的喉嚨直至她的舌頭伸出來，可詛咒的她呵！』

他走進一片麵包店，買了一隻麵包，回到家裏。小孩如先前般躺著，沒有蓋着，只是微笑。

『着了魔鬼的小東西！他看去好像夠適意了，這小畜生。』……他又離開了家。但他不能行走了。時時他覺得他聽到小東西的哀啼……這使他感到如此的一種苦痛在心中……

他緊握他的拳頭回到家裏。現在小孩哭得分外悲哀了，媽！……媽……媽……媽……」

「你的媽媽麼，唉？小東西……去找你親愛的媽

媽去——瘟疫着了她吧！』

他把小孩放在臂膀裏。他挨緊他，他的小嘴巴在迫切地想得些東西。

『墮落她醜惡的靈魂，』他繼續詛咒，當他輕輕撫弄嬰兒的面頰和身體的時候。『莫哭泣，』蕭羅麥兒……乖乖些……乖乖些……我求你。

孩子依舊用他的小嘴巴在找尋，搖搖他的手，點點他的頭，好似在說話。他抱得更緊些，同時找些牛奶。他看見在火爐上有一點兒，浸麪包在這裏面，於是他以匙喂小孩……同時對他溫和地說話……『吃吧，乖乖，吃吧……你的母親——魔鬼着了她——已丟棄了你了……就是一隻狗也不丟棄她的小狗……她比一隻狗還壞……不要哭……不，我不會丟棄你的……決非虛語，我不會。

當孩子安靜下來時，他裹在一塊布裏，帶了他到街上。

他的出現在市場上發生一個大大的躁動。白勒·可洛克（註：Kulock是第一的意思）同一個小孩。

……從他的地位，克蘭尼克喊道：「唉，可洛克！你從那兒得到這個小孩？」

克蘭尼克的妻子分外興奮，急忙張着臂膀向孩子而來……笑着，拍拍小東西的屁股。

他是你底麼，可洛克？啊，我從來沒有！……看看他的一雙小眼睛，……地不是恰如曼琳娜！……她的鼻子——一色一樣地！如我活着喲！孩子是個什麼的寶貝呵！……給了我吧！……」她由他處抱了小孩，登上簷落。「那兒！……那兒！你小無賴。」

老人克蘭尼克。竊賊隊的頭兒，漸漸走來，近了孩子，注視他，拍拍可洛克的背。

「好強健的小東西！……他將會敏捷地爬過橫樑，不錯的……誰是母親呢？」

「願她如火般燒了！……她跑走了，她帶了所有的燭台走了。」

「而遺給你這個小孩？」

「是。」

「那是壞的，……那是壞的。」

老人搔搔他的頭。小克蘭尼克走近來對可洛克說：「不錯……我猜想你將放棄你的職務，做一個保姆……她玩弄你一個好把戲，是麼？」

「你莫爲我而碎了頭顱……上帝是個供給者，可洛克總是可洛克！」

他抱起小孩到他的臂膀裏動身走了，經過鎮上。他似乎覺得人們在以他們的指兒指謫他，笑他。

當他到了鎮邊的林中時，他自己坐在一塊石上。

四周沒有一個生靈看見。樹枝悲慘地自語，好像它們脫落它們的黃葉……遠處流水的聲音微微可以聽到，好像在石子中飛濺。

白勒放下孩子在相近於他的地方，帶一種苦痛的感情注視他。孩子默默地驚視他，含着他的手看去好似在凝神沉思。可洛克怎樣處置孩子的念頭一點也沒有。一剎那間他想棄了他，但立地一種失了撫愛的小東西的可憐的感情，因爲是他自己的骨肉，在他的心裏驅逐了這種念頭。他又抱起孩子在他的臂膀裏，緊緊地抱着他，同時細細地注視他一切的形樣。

他想在這些形樣裏認出他的自己，這個念頭他覺得有種快樂的溫熱在他四肢裏。

『小可洛克！』他對孩子喊道：『是的，你是個小可洛克，不錯；你將來也是個好孩子，我可預料。你將會爬過橫樑，通過風機，和頂樑的窗戶……打開鎖鍵，偷取牛皮……於是你也有了小孩……而他們的母親也丟棄了他們……但是——你將同你的孩子漂流。一家一家地沿門乞食？……你是誰呢？一個可洛克，如我一樣……你……我。』

他放小孩在河邊，躲在一株樹後看他將怎麼樣……他以腿來推移，含着小手，而嗚咽，好像在，遊戲。『媽……媽……媽……。』

他偷偷地躲在另一株樹後，更遠一些，但他還能聽到孩子的哭聲。他這樣寂然而行從這株樹到別株樹遠了更遠了，直到再也聽不到看不見的時候。……於是他逃遁了。但就在他跑的時候。嬰兒的哭聲還是在他的耳邊響。『他怕會滾到河裏去，』他忽地想到……他的頭痛了，他的心也覺得劇痛了……但他只是

跑，跑……

忽而他停住了，四面一看，迅速地走回去。

他見孩子在大哭。他抱他在臂膀裏，走進林邊的草舍堆裏……經過一家一家的門口，他破聲地乞求：「給孤兒一點牛奶吧……給孤兒一點牛奶吧……」

兄弟

格新山谷把塵沙村截成兩個。二十四個帶淡紅色的屋頂散佈在這個阿凡爾底瘠薄的角地裏，十二個聚合在山谷底生着綠草的一面，其餘十二個在不毛之土的一面。倘有人敢冒險從這邊到那邊，他定要失足從亂石中直滾到格新開展着的地方。

這兩區被深淵所分開的居民，有如民族中被可惡的國界所分開一樣，大家不相和好，這是很近人情的。

但橫跨過這可怕的深淵，格新稍為寬坦一些的

地方，有兩個人特別地互相側目——捷克干諾與根根。他們的房屋恰恰面對面。一個黃臉而且潤澤如樹脂，一個面上發光豐采煥然。這使孩子們覺得有趣。

據說他們從前很親密的——太親密了不能永久，他們之中一個生了妒嫉，就是捷克干諾。從他發生了憎恨。根根照樣地——或着你可以說愚蠢地——也就報之以憎恨。

所以這兩人之間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他們的決鬥是比財產的多寡。那是夠了。各人底成功分不出勝負。

起初運氣是相等的在——一九二年之秋捷克干諾購得安戴白拉牧場；但在——一九三年當此事尚未周知之時，根根也購得孟梭山坡。幾年後，捷克干諾獲得一隻母牛，一隻富於出乳的母牛，美麗的，雪白的，『他還沒有得意多少時候而根根成爲一隻名叫雷米的驢子底所有者。

從那時起事情改變了。因爲根根改變了。往日夢幻與好逸的天性偷偷地侵襲了他。他才戀戀於這個

雷米，牠有粗大的灰色的毛，很靈敏的耳朵，與一個篤實的面貌。

牠愈喜歡做他的微賤的伴侶，他愈少從事奮鬥。節儉，警惕自己去工作，和要比捷克干諾多得一些金錢的心思。

捷克干諾却不然，從不放下他的武器，爲了要他的好戰的目的底滿足。他的若行和他的貪心換得了收穫。當孟里貝沙底角地拍賣的時候，——這是肥沃的土地。曾經澆過五十年囊——捷克干諾得到了它。

不願這種可以使一個死人驚醒的重大的打擊，一個耽溺的惰性底邪魔着了根根底身。他如一個醉漢對着行人微笑，或如一個瘋人對着雷米驢子。他獨自一個人說話，甚至他對雷米說話，想使牠搖擺牠嚴重的頭。

時時他沒有工作的意思跑出去；一到外面，他總是對着沒有什麼單是看看而已的田地癡視着！他無目的地徘徊於鄉野，那看去像人地無梢的柳樹，個個都在談天；那一大陣鴿子，牠們從屋頂飛起，移動和

聲響如一把扇子；以及一切這種林木，樹葉，與小動物等想像物都使他歡喜。

這樣，一定要遭逢的負債就隨着來了，這愈來愈大而且愈難應付了，期票的日子到了，他不能照付，終於到了——最後一筆，他不能繳清。依從一個律師的忠告，如一個牧師的勸說，他不得不走那售賣的一條路。現在，那根根所據有的一塊地拍賣給捷克干諾了。

這是怎樣的一個勝利呵！跨過格新，他從他仇人手中得了主權！這確實很好看的，當你們經過時候，這塊地很高的籬笆圍繞着，在根根養尊處憂之間。後者底小小的住宅看去似乎殘缺不全了。

那件事情之後，根根在街上低頭而行了，當春天來安慰他時，有天早晨人們聽到他歌唱如一隻難望倏改的鳥兒。

那時他遇見麗翹登——麗翹登充滿着朝氣多麼使人喜悅！她的頭髮美麗得如傍着守夜的火焰：她的明眸水盈盈的。根根一見這個過客呆倒了，當她走來

過去的時候：他常常凝視着。那時世界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天堂特地爲她建築着。一個黃昏，她靜靜地站了一忽兒在他相近的地方，看着像一個聖徒。幾個黃昏之後，他敢竊竊的祈禱在她面前。後來在她嫩潤的面上現出微微的紅暈，奇蹟顯現了，她竟聽他訴說了。

但六月尚未過去的時候，她不見了。他發狂地等待着，直到那一天他看見她的臉兒閃耀着嬌笑着在河之彼岸，在捷克干諾底房子的門限上。

捷克干諾從他處奪得了他的姻緣！這不幸的人兒心想再與他競爭。但她避開了他，她的父親又從中作梗常常以無理的與輕視的言辭對着他。當他覺得很難後得歡樂的滋味，甚或要一點平和，捷克干諾底運氣增加了，而他底還是在減少。他的臉上起皺了。一副悲容使小姑娘們望之却走。人們背着他走了。還報他的垂願祇有雷米，對他的戀戀之情却一天天有加無己。他喜歡把他的臂膀抱着驢子的頸項。驢子走近一步，他這樣更好撫摩牠的頭兒在他的

胸懷裏，這是他在人間僅有的酬報。

綿綿的淒其的秋雨足以使他沮喪。一切他所有的都售罄了，真是禍不單行，他挨冷了，傍着冷的火爐，就在這一天，事情決定了。

他顫抖抖地到牀上去。經過一個嚴重的夢魘之後，他張開兩眼，已是天大明了，但沒有一個人走近他的身邊，他想呼喊，但因為沒有一個人來臨，他緘默着。無助的，窒息着的，他還能呼喊嗎？

被棄的人兒『乏着他含有苦痛的眼珠。看夠，窗兒隨便地閉着，開了，一個黑漆漆的影子出現了！

雷米過來了，祇為牠主人底容貌所吸引；雷米出了他的料想之外，無知的，誠實的，好像情愛的幽靈。

這人想說，『你不會遺棄我吧！』但他只囁嚅着幾個不成字的聲音，如夢中人底喉嚨，他想伸展他的臂膀給雷米；他從他的心底覺得這是他的兄弟。

不慣表情的雷米搖搖牠忠實的面龐而後退了。

根根就在那天晚上或次日早晨死掉了。

掉克干諾買了他的房子——一個最後的成神，

倒似給這被征服者的趕早的逝去所掠奪了。

得了雷米這是個頗不錯的買賣。牠似乎決定要長住在那裏，牠的足直僵僵地站着。但他們極力拉着牠，鞭撻牠，使牠不得不疾馳到牠們要牠去的地方。依着格新下去的路，經過格爾市長橋，折而順着右岸的一條路，牠就到了捷克干諾底家裏，當日他們配上馬具驅牠到克拉孟朗市場去。

麗炯登因得了一輛車底榮耀而狂笑；捷克干諾感到驕傲和歡樂在他的面上浮動。

夫妻兩人拚命地擠在蔬菜與筐籃當中。受鞭撻後。雷米開步走了。

但是看啣！不依着路，牠迅疾地折至左向飛也似的竄過田野，趨向根根底家——你們可以看出這面對着你們，但這是在山谷的那一面。

雷米回來了，很平直的，很平坦的，帶着不能克服的希望。在疾馳着的與顛簸着的小車裏，捷克干諾痛罵着狂呼着，麗炯登發出刺耳的哭聲。但雷米不管他們的呼叫，也不管伸着臂膀奔跑過來的農人們，也

不管激烈地動搖着的馬鞭。以一個完全率直的心相愛着，他是渴想回到『他們的』老家去。沒有比這個賤小的心再完善的了。

捷克干諾挺身跳了出來，但麗姍登嚇極了，緊緊地拉着他。

車到了懸崖底邊上。事情發生了。跌了下去的驢子，掉轉牠的頭向着牠的新主人，他們還有時間看見在牠巨大的雙目裏一個靈魂底光耀的天使。

一個人的誕生

時代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歉收的年份——地點在薩克黑姆與奧成豈里之間，與珂陀爾河相近，是很近海的一個地方，在飛沫的河流的愉快的淙淙聲間海洋的沈重如雷的濤聲是清晰地聽得出的。

是秋天時候，野桂的葉在珂陀爾河的白沫裏旋轉閃光如一羣銀色的小鮭魚。當坐在巖上俯視流河時，發生這一種思想，飄渺若無的，在一帶樹林之後的右方，海濱濤聲發出嘆息，在那裏海鷗鸕鷀噪叫着，原因是如我一樣牠們誤以落葉為魚，使牠們常常

失望。

在我頭上掛着金色的栗樹；我腳下堆着栗樹的落葉，如斬斷的人類的手掌；在樹岸，角樹無皮的楞枝纏繞着，搖擺着，橙色的啄木鳥來往跳躍，如落葉之網，與一隊靈動的山雀，藍色緣樹蟲（來自極北的，）以黑嘴輕敲樹皮，獵取昆蟲。

左方山頂鑲着有雨意的濃密之雲；這些雲影掠過山坡，坡上叢生着黃楊及一種特別的光的山毛櫸的殘幹，這從前幾乎使邦沛的軍隊崩散，奪去他的鐵步軍的腳力，因為他們豪飲麻醉的糖水及蜂蜜，蜂蜜等是野蜂從桂花及杜鵑花那裏採來的，旅客們仍集攏那空的蒂，搓成薄的細粉餅。

當時我也（受暴怒的蜂幾根螫刺的痛苦之後）這樣做，是坐在栗樹下的石巖上的時候。把麵包向蜜罐裏漬，我就大嚼，當作早餐，同時玩着垂死的秋日懶懶的光。

在秋季時候高加索如大匠人建的華麗的教堂（大匠人常是大罪人）在自覺的窺探的眼睛之中隱藏

他們的過去。這教堂是一種無形的金玉翡翠的大廈，把歇密及薩馬更達的土耳其織工所繡的珍貴的地氈投在四圍小山上，內堆着爲娛悅太陽而從世間各處收來的東西。是的，似乎人們尋求對太陽講話：「這裏一切都是你的。爲了你人民把這些取來的。」

是的，我靈魂看見足鬚灰髮的超人，有快樂的孩子的圓眼睛，從山上下來，以純粹的萬花鏡樣的寶物播撒於地上，以大塊銀片蓋於山頂，下層則飾以樹的活網。是的，我看那些東西佈置這地方，謝謝他們的工作，直到這個地的恩賜的一塊地方變成意料之外的美麗。

做人是什麼特權！多麼多對眼睛的奇異的交換——美麗的賜予怎樣的使心跳，以幾乎是痛苦的過度的快樂！

雖然有幾種情形當生命似乎堅難時候，胸中覺得充滿着可怕的怨恨，悲哀乾枯心血，予心血燥渴，這不是使我們永久的心意。因爲有時連太陽也可以覺得悲哀，倘是他思及人們，知道，不問他爲他們盡

力，他們的回報却很少努力。……

否。這不是良好的人缺乏。這是他們必須磨練——仍是更好的，成一個新的。

突然在我左方一叢矮樹之後，一隊黑頭接觸我的視線，在洶湧的波濤與流水的潺潺聲中，我聽見人類之音，從一隊「飢民」發出來的聲音，或是從薩克黑姆到奧成豈里以建設方法在本地路上找工作人的。

這些說話人我知道是從奧爾洛夫省來的移民。我之知道他們是因為我最近和這一隊中的男人們同在工作，剛在昨日離開他們，爲了我可以比他們早些動身，走了一夜之後，在太陽從海中上升時候歡迎他。

這一隊中有四個男人一個女人——女人是一個少婦，有高的顴骨。明明白白懷胎膨大的樣子，一雙灰藍的眼注視他們，覺悟的凝視。立刻她的頭及黃肩巾正在矮樹之頂；當我細看時候，這正如向日葵在風中左右搖擺，我想起她是一個婦人，她丈夫在薩克黑

姆因過食水菓已死了——這事我是從工人收容所那裏得知的，工人收容所我們也佔一部，這些人遵守俄羅斯舊習慣以他們整個的困難付與新來的人，他們以這樣的智慧的聲音來表演，怨聲在五里周圍地方必能聽到的。

我和這些流離顛沛的人們講話，這些人被壓在不幸之下，不幸把他們從他們的窮瘠財竭的地方連根拔起，離散他們如秋葉般，他們向着高加索來，那裏自然的繁茂，但不親熱的樣子使他們昏迷，以工作苦難的情形飲他們勇氣最後之力；當我這些可憐的人談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以笨重，煩惱，沮喪的眼睛互相環顧，聽見他們互相柔和地說，並以矜憐的微笑：

『怎樣一個地方！』

『唉，是那樣的！——一個使人出汗的地方！』

『是和石頭一樣硬！』

『唉，一個可惡的地方！』

他們講着故鄉常臨的地方而去了，那裏每一握

土表示給他們他們祖宗的遺灰，每一粒穀是他們額上之汗所灌溉的，總於攻擊這些回想。

在昔，加入隊中的有一個婦人，她身高而無曲線，胸平如板，骨牙如馬，她呆笨而斜視的黑眼的一瞟有如閃光而冒煙之火。

每黃昏這個婦人照例的和黃肩巾的婦人到收容所外，坐在一堆廢物上，頤支於手掌上，側着頭，以高而急的音唱：

墳場的牆後，
有可愛的綠樹，
我舖放在沙上
殮衣白如雪。
在不久之後
在敬崇我心之前，
吾主與上帝，
將給我殊恩。

常常她的同伴，黃肩巾的婦人，頭前垂，眼注定在腹上，還是靜默；但不常的意外的她以農人般粗而

迂緩之音，用嗚咽的疊韻歌唱：

啊，我的愛人，我的情人，

這些眼睛永不能再見你了！

在南方夜的隱藏的黑暗中，這些聲音永不能使我不想到北方雪地的荒原，冰冷的哀哭的暴風，遠的不見的狼的嗥哮。

久之，斜眼的婦人患寒熱病了，以病車載向城裏去當她睡在蓋車裏寒顫呻吟的時候，她似乎仍在唱墳塋沙士爲小曲。

用黃肩巾的起立，消失不見了。

我吃完了早餐，用幾片葉包了蜜罐，縛住了蓋，於是懶懶地再走路，隨於他們之後，我的黑茨樹棒我走着敲着硬的路。

路在望了，灰色的，狹的一條在我前，我的右方不靜的藍黑的海如有千數不見的木匠在不絕的工作的音調；風勢是這樣的合拍如健康的婦人的潮溼，甜蜜，溫暖的呼吸，使永在努力的波浪驅向海灘。在滿

張的風帆之下傾向着在舷，一隻土耳其的船掠向塞克黑姆而去；當牠前進着，使我想到城中一個傲慢的工程師，他常常吹脹着兩頰說話：『你，靜，否則我把你鎖起來！』這個因為種種原因，身體極衰弱：我十分高興想到現在墳場的蟲已把他消耗完了，成爲一副骨骼，那是必然麼我別的友人要一樣地接受這仁慈的優禮！

走路證明是極便當的工作，因爲我似乎浮在空中，一羣愉快的思想，各種的回憶，在我胸中柔和地不絕地唱——一曲和曲像白人的大浪在規律中起伏，一若在柔和，平安的深淵中啟示青年的光明婉轉的希望，如許多銀色的魚養育在海洋的胸中。

突然地。灣向海的時候，要已轉了一半，環着沙灘的一條，沙灘上浪急急地滾轉。在那地方，即矮樹也似乎有心看浪，這樣心急地橫傾在一條帶似的路上，向着碧藍大洋點頭，但從山上吹來一陣有雨意的風。

但是聽喲！從業樹間發出一個低的呻吟——這聲音來戟刺，感動靈魂使應合地戰慄是不會不能的！

闖開樹葉，我看見黃肩巾的女人。背倚着榛樹幹坐着，她頭深深地縮在兩肩中，她嘴可怕地張開，她眼睛散漫地睜着，她手抱着膨脹的腹，以不自然的奮興呼吸着，她腹部震動地痙攣地起伏。當其時從她喉間發出呻吟，這有時使她黃色的牙顯露如一隻狼的那樣。

『什麼事？』當我俯視她時我說。『有人歐打你麼？』

唯一的結果是，一雙赤足在沙上如一隻蠅般亂攪，她搖搖無力的手，且喘氣：『走開，壞東西！你走開！』

於是我明白是什麼事情，因為我從前曾看見過同樣的事情。雖然當時一種怕羞的感覺使我慢慢地離開她；但當我這樣做，她發出一個拖長的呻吟，且她的幾乎爆裂的眼珠流出熱的，朦朧的眼淚，沿着

她緊張的青白的臉綫流下來。

我隨即又轉向她，放下燒壺，茶壺，旅囊，使她仰臥着，盡力把她兩腿如她身體的方向向上屈，其時她想打我臉打我胸部拒絕我，終於轉了向，她腹部向下了。於是，四肢把她身體抬陸，她，在一呼吸間嗚咽，喘氣，咀咒，如一隻熊般爬向叢林更遠氣。

「壞蛋！」她喘氣。「啊，你惡魔！」

雖是她嘴唇說出這些話，她兩臂退在身下，她兩腿伸直倒下，口中發出一串新的震動的呻吟。

現在激發到怒的聲音，我急忙地記起我的這類情形的小智囊，終於決定把她轉過來使仰臥，如前地，盡力把她兩腿如她身體方向向上屈。生產臨近的預兆是已有了。

「靜躺着，」我說，「倘若你那樣做，不久小孩就可產生的。」

於是，跑向海邊，我捲起兩袖，於是，回來，從事於產婆的職務。

她以手指畫着泥上，拔起滿把的枯草，掙扎着投

入口裏，把泥土向她可怕的，兇暴的臉上及充血的眼裏撒，這婦人如一條赤楊在火上力扭。實在的，這時候一個小頭是已看見了，這必須盡我力去壓制她兩腿的抽動，幫助產生嬰孩出來，且要阻止做母親的把草塞下她扭着的，喘氣的喉嚨。當其時我們互相咀咒：她以她牙齒，我則以低聲：她，我可以推度，已不覺痛苦與羞恥，我，我覺得確實的，出乎知覺之外，混合着完全哀憐的苦礎。

「呵上帝！」她喘息，藍色的唇黏着白沫，那時她眼睛（突然地在陽光中失去神色）流下因為母親的職責的不能忍受的痛苦的眼淚，她身體扭着拗着有如她骨架已在中間截斷。

「走開，你殘忍的人！」是她常常再三的叫喊，當她以她無力的手，手似乎與腕已脫節，用力推我開。但我始終勸說：「你無知的東西！快盡你力用力！」事實上我覺得為她不安，使眼淚斷續地從我眼中如從她眼中一樣多迸出，我這個心結了悲哀。我仍不停止覺得我應該斷續說話：所以我重說，再重說：「此刻

是其時了！快不斷盡你力用力！』

終於我的兩手真正地捧了一個有她完全的原有美麗的人類的動物。即是眼淚的朦朧也不能阻我看見那個人類的動物有紅的臉，從牠老踢着，反抗着，悲啼着的樣子（臍帶仍聯着牠母親的時候）知道牠衝入這世界覺到不滿足。是的，藍的眼睛，還有鼻深藏在一對紅的皺的面頰及嘴唇間，嘴唇不停地顫。縮，牠還是叫：『啊！啊！啊！啊！啊！啊！』

而且，當我跪下看牠，又因為牠已平安地產下覺得安慰而微笑時候，牠是這麼滑，我走近讓牠落在地上：所以完全地忘却我應當再怎樣做。

『割斷牠！』最後這母親閉着眼低語，但容顏突然地浮腫如一個屍首那樣的。

『小刀！』她的無色的唇又低語。『割斷牠！』

我所有的小刀已在工人收容所丟了；但我以我牙齒咬斷胎膜了。於是這嬰孩又發出新的真奧爾洛維安式的聲音，當時這母親笑了。在別種奇怪的樣子

裏母親的玄妙的眼睛又得到神氣了，變爲如充滿藍色的火，以一隻手探入她緊身，尋那袋，她以生硬帶血的的唇說話：

「我沒有一條帶或一片布來縛這胎膜。」

對於那事我設法弄一條帶來縛在相當地方。

於是她比前更光明地微笑了。她這樣光明地微笑使我眼睛幾乎爲了這奇觀而眼花。

「現在調理你了，」我說，「我去洗這嬰孩。」

「是的，是的，」她不安地低語。「但是對他要十分小心的要十分輕輕的。」十分的小心這個玫瑰色的小嬰兒似乎是必須的，他這樣奮興地握拳着且叫喊，似乎他有意向全世界挑戰。

「來，現在！」最後我說。「你必須做的，否則你的頭將昏昏沈沈的。」

他覺得海浪的接觸，開始被歡樂的撫抱洗濯之後不久，他比前更高更厲害地啼哭，繼續用拍背拍胸的手術，他蹙着眉，掙扎着，一聲一聲的叫哭，當時浪洗濯他懨小的四肢。

「你叫，奧爾洛夫的青年！」我慇懃地說。「以你肺的全力量去運動！」

那樣的我把他還他母親。我看見她閉着眼，嘴唇吸入齒間，似乎因為生產後放逐的苦痛她扭轉着。但立刻因為呻吟和嘆息我聽出這樣低語「把他給我！把他給我！」

「你最好等一忽兒。」我勉強說。

「呵不要！現在就把他給我！」

她以顫抖的不穩固的手放下她緊身的胸襟，解放，（賴我的幫助）胸部，這是自然預備給最少十二個嬰兒的，把噪鬧的奧爾洛夫的青年按上乳頭。講到他，他立刻明白，於是不再悲啼了。

「呵貞潔神聖的上帝的母親！」她發出一個拖長，顫慄的嘆息，當她把一個蓬髮的頭俯向小孩的時候，在靜寂中，奮起發出柔的突然的呼喊。於是，睜開她微妙，美麗，藍部的眼睛，一個母親的神聖的眼睛，她抬起這眼睛向青蒼的天，其時在眼的深處有愉快與感謝的火焰來往着，後來，舉起一只無力的手，她以

遲緩的動作在她自己與她孩兒之前，畫十字的記號。

『謝謝你，呵最真潔的上帝的母親！』她喃喃低語。
『真正謝謝你！』

於是她眼睛又漸模糊散漫，一霎時之後（當那時她似乎并未呼吸）她以粗率乏味的音調說：

『年青的人，請解開我的小袋。』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她不絕的以注定的眼凝視看我；但當事完畢之後，她怕羞的微笑，在她下陷的頰上沾汗的鬢角現出面紅的影。

『現在，』她說，『請你走開些。』

『倘我就這樣，要知道當這時候你不要動得太多。』

『是的，我不會的，但請走開些。』

所以我退了一些。在其心中潛伏着一種疲倦，但在我心中也有一個柔和的光榮的鳥的和典反響着，一個這樣美妙的和諧，和永不停止的海的激撞，那永遠我能聽見的，及鄰近的溪澗，牠沿着牠的流潺潺作聲如一個少女和她情人密談。

立刻這婦人的黃肩巾蓋着的頭(肩巾現在已整潔地調理過了)又出現在矮樹上。

『來，來，良善的婦人!』是我的叫喊。『我告訴你你必不可這麼快就動的。』

自然她的形容現在是一個極柔弱的，她已衝過去以一手握住樹幹以支持她身體。其時血在她臉上消失了，那裏成爲空過，她眼睛已是兩隻藍色的湖了。

『看齣，他怎樣睡着!』她喃喃說。

確實的，這嬰孩已酣睡了，雖然在我的眼中的他看過去和別的嬰孩也許是一樣，除非他隱匿的秋葉的蘚是一種在奧爾洛夫遠遠的林中沒有發見過的葉。

『現在，你去躺一忽兒，』是我的勸告。

『啊，不要，』她搖一搖在扭屈的頸上的她的頭且回答：『因爲在我動身之前我必須收集攏我的東西』

『動身到奧成豈里去?』

『是的。現在我的同伴向那一面已走了不少路了。』

「你能走這麼遠麼？」

「神聖的母親會助我的。」

是的，她是在上帝的母親的隊中走要。所以在這點上不必多講了。

又瞟視在樹下的纖小，原始的臉，她眼睛放出溫暖之光，和善照着，當她甜着池嘴唇，以滯緩的動作撫摩這小孩兒的胸部。

於是我收集小梗生火。又安排石塊架壺。

「立刻我做茶給你，」我提起說，

「我真五應該謝謝你，」她回答，「因為我胸中很乾枯。」

「爲什麼你的同伴遺落你？」我其次說。

「他們沒有遺落我。這是我自己意思離開他們的。我怎能在他們前走裸我身體？」

於是瞟我一眼她舉起一隻手在她臉上，其時，吐出一塊凝血，她一種怕羞的微笑笑了。

「這個是你的頭一個孩子，我抱下的？」

「牠是……你是誰？」

「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自然；但是你是結婚過的人麼？」

「沒有，我永沒有能力來結婚，」

「那不會是真的，」

「爲什麼不會？」

眼睛下垂她坐了一忽兒在想。

「因爲，倘是這樣，怎麼關於女人的事你知道這麼多？」

這時候我說謊了，因爲我回答：

「因爲這些都曾經是我的課程。實在我是個醫學生。」

「呀！我們的牧師的兒子也是一個學生，但是一個爲教堂的學生。」

「很好，因此你知我是什麼了，現在我去取些水來。」

這樣她把頭歪向她兒子，聽他的呼吸一忽兒。於是她向海一看說：

「我也想洗一個浴，但我不知道這水像什麼。什

「應? 稍帶的鹹還是鹹的?」

「否; 完全是清水——於你洗浴適宜的。」

「是真的麼?」

「是, 真的。而且, 這比近這裏的河水暖, 河水是冰冷的。」

「呀! 好的, 你知道一切。」

這裏看見一鬆毛的耳的小馬, 只有皮與骨, 走近我們離一步地方。顫動着垂着頭, 牠細看我們, 當並列時候, 牠有一隻圓的黑眼, 還打着鼻息, 牠的乘者把一頂襤褸皮帽推後, 向我們一方提防地看, 又垂下他的頭。

「這些地方的人民考察起來是醜惡的」從奧爾洛夫來的婦人柔和地批評。

那時我爲了取些水離開。等我洗了臉手之後, 我自如水銀般光亮流動的河流中裝滿這壺(一條河表示, 如秋葉在旋水中飄蕩, 這旋水跳着唱着走過石巖, 一個實在迷魂的奇觀), 回來, 自樹間窺視, 看見這婦人按着手, 膝爬過石巖, 急切地在四顧, 如在

找尋東西。

「這什麼？」我問：於是，臉上因為怕羞立即變為灰色，她即把一些東西藏於身下，雖然我已猜到這東西。

「把這給我，」這是我唯一的話。「我去葬牠。」

「怎可這樣？因為，事實上，這應該葬在火爐之前的地板下的。」

「我們不是想在這裏築一隻火爐——五分鐘就築成麼？」我答辯。

「呀，我是說笑話，不過真的我不願把這葬於此，恐怕野獸會來吞食。……但這應該只能托之於土了。」

那樣說着，她，轉視別方，給我一束溼的，重的：當她這樣做她以怕羞的音調低聲說：

「我懇求你爲了基督把這盡你力好好地深深地去葬。如我所叮囑的出乎愛憐我兒子之外。」

我如她請求去做；剛這事完畢我看見她正從海灘那方不穩固地搖擺回來，一隻手臂伸在身前，裙一

半浸在海水裏。但她的臉全被心靈的火光耀，當我援助她重回到我放樹梗的地方我不能不驚奇地感到：

「真的她是多麼強健！」

次之，當我們喝甜茶的時候，她問：

「你現在已不是一個學生了麼？」

「是的。」

「爲什麼？爲了酒飲了太多麼？」

「是這樣，良善的母親。」

「悲哀喲！啊，你臉我是熟悉的。是的，我記得了我在薩克黑姆看見你的，那時你有一次和工頭爭論口糧。當時我發生一種感想：「自然那個勇敢的青年必把進款去喝酒了？是的，怎樣這必是的。』」

於是她從她浮腫的嘴唇上舐了一口蜂蜜，她又回過她藍色的眼睛向林中，在樹下臥一個新生的睡熟的奧爾洛夫人，

「他將怎樣生活呢？」她深深地一嘆，沉思地說——於是再對我說下去：

「你援助我過，我謝感你。是的，我的感謝是你的

雖然我不能說你的援助是不是對他的。」

於是，她喝了剩的茶，吃了一塊麵包畫了十字，後來，當我收集我的東西時候，她繼續前後搖擺她身體，表示要動身，沉思地看地，她眼睛又回到原來的神色了。終於她起立了。

「你還是不要去？」我反對地問。

「否，我必須去的。」

「但——」

「賜福的聖母會同我去的。所以請你把孩兒給我。」

「否，我會抱他的。」

爲了例規而爭論之後，她承認了，於是我們就並肩而行。

「我只希望我脚上再穩固一些，」當她把一手放在我肩上時候她求情地一笑說。

當其時這俄羅斯新國民，一個未知將來的小人兒，在我懷中酣睡，那時海正在激撞，喃喃且丟開她的泡沫，樹林互相低語，太陽（正在中間）光明地照着

我們。

在平靜之中我們走着；除非有時母親停下，呼一個深呼吸，抬起她的頭，看海，看樹林，看山，窺視她兒子的臉。當她這樣做時即受苦的眼淚所生的霧不能模糊她眼睛奇異的光明澄清。因為她眼中冒出不竭的愛的陰沉的火。

有一次她停下，她喊：

『呵上帝，呵上帝的母親，這一切是多麼好！也許我能永遠這樣走，是的走，走到世界的盡頭！一切我所必須也許是你，我的兒子，我親愛的兒子，靠着你母親的胸懷，應該長大強壯起來！』

海喃喃響又喃喃響。

新
子
知
知
學

一個秋夜

曾經有一次秋天時候，我的景况正是不快樂，而且不方便。在城裏，那地方我剛到；我不認識一個人，我發見我衣袋裏沒有一個銅幣，並且沒有宿處。

前幾天已經將我的衣服都賣掉了，沒有這東西也還可以幹下去。我從城裏到叫作意司太的地方來，這裏都是輪船頭埠——在能夠航行的時候是喧嘩辛苦的生命吵鬧的地方，但現在是寂寞荒涼了，因為已是十月末日了。

我的脚爬着溼沙，執迷地帶着在沙裏發見無論

什麼食物底零碎的希望檢查着，我在荒涼的房屋和棧房間徘徊，暗想得到一頓飽餐是多麼好呢。

在我們現代的文化情形下，精神底飢餓比身體底飢餓容易滿足。你在街道上徘徊，你被外觀不壞的房屋包圍着，而且——你可以放心地說——裏而不會怎樣惡劣地布置着的，這些景象可以鼓舞起你心中關於建築，衛生，以及其他許多聰明的，誇大的問題的觀念。你可以遇見熱情地雅致地裝飾着的人——都很有禮貌，情感地離你而去，不希望惡意地注意你存在底悲哀的事實。好的，好的一個飢餓的人底精神常常比美食的人的精神容易安慰，容易康健；那里你有機會你可以引出一個徧詛粗食的很巧妙的結論。

黃昏近了，雨正下着，北風猛烈的吹着。還在空屋裏店鋪裏呼嘯，吹入旅館塗粉的玻璃窗，將喧囂地拍着沙灘的河中浪微波打成泡沫，將他們底白帽拋在高處，前後地跑到遠方，爭先地互相跳過雙肩。似乎河也覺得冬之接近，無意地想逃出冰底桎梏。這是

北風很可以正在那一夜使她結成的。天是陰而黑，不歇地降下很難見的雨點，在自然中的悲慘的情調包圍着我，因兩株撞壞的殘缺楊柳和一隻船底朝上繫在樹根的船而更甚了。

顛倒而船骨已經損壞的船和可憐的老樹，被冷風殘虐着——一切包圍我的是破敗，乏味和死亡，天流着不乾的淚……周圍的一切是荒蕪而淒慘……似乎一切都已死亡，剩我獨自活着，而且一個冷的死亡仍在等候我。

我已是十八歲了——可寶貴的時候！

我踏着濕沙走着走着，我已經寒顫的牙齒因為飢寒而更加戰抖，我細細地在一隻空籃旁尋些東西吃的時候，突然我在籃旁看見一個蹲在地上，著女人衣服的人，衣已被雨所濕，緊緊抱着低屈的雙肩，仔細看她，我看她在做什麼。看見她用她的手在沙上掘一條小溝——在一隻籃下開掘。

「你為什麼在那樣做的？」我問，隨在她的身旁蹲下，

她輕輕驚喊一聲，立刻站起了。於是她站在那裏注視我，睜人的灰色眼睛充滿着恐怖，我知道是和我一樣年紀的姑娘，有不幸的被三粒大的藍色的痣裝飾着的快樂的臉。這毀壞了她，雖然這些藍色的痣很均勻的分散着，一個一次：都是一樣大小——兩個在眼下，一個大些剛在鼻梁之上的前額。這平勻明明地是藝術家底工作，慣於毀壞人類的面貌底事的。

這姑娘注視我，於是在她眼中的恐怖漸漸消滅……她拭去手上的沙，整理她棉的兜帽，畏縮養，於是說：

『我想你也是要些東西吃罷？去掘去！我的手是酸了。在那邊』——她向屋子那邊點頭——『那邊有麪包，一定的……還有臘腸……那鋪子還做生意。』

我動手掘。她注視我，等候不久之後，她在我身旁坐下來幫助我了。

我們在靜默中工作。我不能說那時候我是否想到刑法，道德，主人，以及其他一切。關於一個人應該每秒鐘想到自己的生命，這是許多有經驗的人底意

見。希望保住能盡力接近真實，我必須明白地自認我是這樣專心從事於在藍下掘沙，使我完全忘記其他的一切，只有這件事：那藍裏能有什麼呢？

黃昏更近了。灰色的，發霉的，冷的霧更濃更濃地包圍我們。浪比早先更其沈重地怒號，雨滴在那藍的板上更響更緊。有幾處巡夜的人已經開始打鼓了。

『掘到了底沒有？』我的助手柔和地問。我不明白她講的是什麼，我仍奮不說。

『我說，藍底掘到了麼？若是到了，我們掘了沒有結果。這里我們掘了一條溝，雖然，我們可以遇見沒有什麼。只有硬板。我們怎樣把硬板拿去呢？不如打碎這個閘：這是討厭的閘。』

好意見是很少會到女人的頭裏來的，但是，如你所知道，有時也會到的。我常常估計好意見，常常想盡量利用他。

掘到了閘之後，我用力一拖，整個捩去了。我的同黨立即伏下，如大蛇般蟠入藍的大開的四角的蓋內，她在那里讚賞地很低的叫我：

『你是個大丈夫!』

在這時候從一個女人那里得到些微的稱讚，比從一個男人那里得到整個的稱頌還親熱，即使他比古今一切雄辯的人放在一起更善於措辭。於是，雖然，我不如現在般被柔順地擺佈，不注意我的同伴的獎辭，我簡單地殷勤地問她：

『有些東西麼?』

以單一的音調，她開始計數我們的發見。

『一藍瓶——厚的皮——一頂小日傘——一隻鐵桶。』

這些都不能吃的。我覺得我的希望消滅了……但是突然的她愉快的喊：

『啊!這里是了!』

『什麼?』

『麵包……一塊……只這是軟的……拿去!』

一塊落在我腳旁，於是牠自己，我的勇敢的同伴。我已經咬了一口。塞入嘴內，細細地嚼……

『來，再給我一些!……我們萬不可住在這里……』

……我們到那里去呢？」她查考地看看各氣……是黑暗，潮溼，喧囂。

「看！那邊是一隻顛倒的船……我們到那邊去。」

『我們去！』於是我們起行，我們走着吃着戰利品，大塊塞在我們的嘴裏——雨下得更兇了；河怒號着；從幾處回響着延長的戲效的呼嘯——正似乎有偉大的人，他不怕人，戲笑人間的建設；沿着他們這可怕的秋風及牠的英雄的我們。這呼嘯使我的心痛苦地急跳，不顧這些。我快樂地吃着，因為這關係在我左邊走着的姑娘和我保住一樣的步伐。

「他們叫你什麼？」我問她——我不知道爲什麼。

『那泰沙，』她短促地回答，大聲地唱着。

我注視她。我心痛苦；於是我注視身前的霧，似乎我底運命之神底敵視的容貌曖昧地冷冷地對着我笑。

雨不絕地擊斃着小船的船骨，牠的柔弱的漸瀝

引出悲哀的思想，風呼嘯着有如經過裂口吹入船的撞壞的底，裂口那里的鬆的圍板互相敲着——一個煩惱而抑鬱的音調。河中的浪拍着岸，這樣單調地失望地響，正如在告訴有些是不可忍耐地慘淡陰沉，這使牠們成爲絕對的可憎，有些，牠們想逃走。但是被強迫着講些相同的事。雨聲夾雜着激拍聲，一個拖長的歎息似乎浮在顛倒的船上——地底無盡的勞苦的歎息，被永久的變換所損害，疲乏，從光亮的溫暖的夏到冷的多霧的潮溼的秋。風繼續地吹過荒涼的溼岸，暴怒的河——吹着唱着悽慘的歌……

我們的地位在船的底蔭之下是絕對地不舒服；地方是狹小潮溼，冷的微細的雨點穿過破敗的船底滴下；暴怒的風刺了進來。我們靜默地坐着。更因寒冷而戰慄。我記得我是要睡了。那泰沙背靠在船殼上，將身子捲成一個圓球，她兩手抱着兩膝，將面龐支在膝上，她睜大着眼頑固地注視河；在她臉上沒有血色的部分兩眼似乎是無邊的，因爲藍色的痣正在其下。她尚未移動過，這不動和靜默——我覺得的——

漸漸使我發生對於我的鄰人的恐怖。我要和她談話，但我不知道怎樣開頭。

這是她說的。

『生命是一件怎地可詛咒的事！』她重白地淡然地喊出，以一個自信極深的音調。

但這不是怨恨。這些話裏對怨恨是太漠然了。這個簡單的靈魂照她所明瞭的思想——思想，開始造成某一個結論，就是她高聲表現的，且我也不能反駁，怕我自己矛盾。所以我靜默，她，似乎她沒有顧到我，還是坐在那裏不動。

『即使我們鬥氣……於是什麼……？』那泰沙又開始了，這時候寂靜，凝思，在她言語間仍沒有怨恨的音調。是坦白的，這個人在她對於生命的回想的次序中推及她自己的事情，而終於深信，爲了要從生命的譏笑保住她自己，她不立在做其他一切事情的地位上，而只是簡單地『鬥氣』——用她自己的字句。

這思想底路塗底明白對我是不能表現的悲哀與痛苦，我覺得我再靜下去我真是要暗泣了……在女

人之前竟這樣是羞恥的，尤其是她並不哭泣。我決定和他談話。

『這是誰，欺侮你的？』我問。因為當時我想不出更聰明些的或更文雅些的。

『都是巴綏卡，』她以慘淡的，清楚的音調回答。

『但他是誰呢？』

『我的情人！——他是個麵包師。』

『他常常打你麼？』

『他酒醉時候他要打我……常常！』

突然地，向着我，她開始講論她自己，巴綏卡和她們互相的關係。他是個有紅鬍子的麵包師，六絃琴彈得很好。他來看她，大大地使她快樂，因為她是個快樂的青年。穿着精緻的清潔的衣服。他有一件外衣值五十盧布，還有有套的皮靴。因為這些原因她就愛他了，於是她就變為『中選的人』了。他變為中選的人以後，他就設法取去她所蓄的錢，這是她的朋友給她買糖果的，他就用這錢去飲酒，他回來就動武打她；但那是不要緊的，倘若她不看見他再去追逐別的女

人。

『現在，那不時侮辱麼？我不比別人醜。自然那意思是他在笑我，這流氓。前天我向主母請一些時候假到外面去，到他那裏去，那裏我看見定謨卡坐在他身旁喝酒。他也已經半醉了。我說：「你下流的，你！」於是他給我很很一頓打。他踢我，牽了我頭髮拖。但到日後那不要緊的。他毀破了我一切所有的——弄我到現在這樣。我怎能到主母跟前去呢？他毀壞了一切……我的外衣，我的短衫——這正是一件新的；我經了五元錢買的……且撕破我頭上的頭巾……阿，上帝！現在我將變爲什麼呢？』她突然地以悲哀的用力的聲音悲泣了。

風怒號着，變爲更冷更吵鬧了……我的牙齒又開始打戰了，她，緊擠着想避免寒冷，盡力的向我擠，所以我在黑暗中能看見她眼睛的發光。

『你們男人們是多麼罪惡！我把你們都拋到爐子裡去燒掉；把你們割成碎片。倘若你們中無論那一個要死了，我要唾他的臉，一些也不可憐他。卑鄙

的人！你們阿諛引誘，你們如畏縮的狗的搖尾，我們笨人把我們自己給你們，一切都給你！立刻你們把我們踏在腳下。……可悲的遊惰的人！』

她反復地詛咒我們，然而並非認識的，並無惡意的，沒有怨恨的，在她對於可悲的遊惰的人的詛咒中，這是我聽得出的，她說話的音調和所說的事實是不相符合的，因為這是很靜了，所以她聲音的調子是恐怖地可憐。

一切這些對於我有比最雄辯的和最使人相信的悲觀書籍，演說更利害的印象，我曾看過許多好的這一類的書，而且到現在仍在看。你知道，這是因為一個將死的人的痛苦比最詳細，最生動的死的描寫更自然，更利害。

我覺得真不幸——從寒冷而得的比從我的鄰人的話而得的更其多。我微微地呻吟，並且抖動我的牙齒。

幾乎同時我覺得兩隻纖細的手臂我我身上——一隻觸着我的頭顱——一隻放在我的臉上——同時一種

懇懇的，溫和的，友誼的聲音發出問話：

「你有什麼不舒服？」

我幾乎以為別一人問我這話，不是那泰莎，她剛才說一切男人們都是下流的，且希望他們的殺亡。但正是她，她又很快地，急急地了說。

「噯，你有什麼不舒服？你冷麼？你凍僵麼？唉，你是個什麼，坐在這裡這樣靜默像一隻小貓頭鷹！為什麼，你早應當告訴我你是冷了。來……睡在地上……伸開你身體，我將睡……那里！那怎樣？你手臂繞着我？……再緊些！那怎樣？你現在就可以暖了……於是我們再背對背睡。夜是將這樣飛速地過去，看倘若牠也許不是。我說……你也喝酒麼？……噯，離開你地方？……着不要緊的。」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絕對可以被詛咒！在這作唯一的事實上對我是一個什麼諷刺底世界！去想！這重是我，在這時候嚴重地從事於人道的運命，想到重新組織社會制度，想到政治的革命，讀各種過於聰明的書籍，牠們的不

可推測的深奧自然地是被牠們作者弄得不可推測的——在這時時°我說，我以我的全力想把我造成『一個極有力的，活動的，社會的力量。』即使對我似乎我已一部分達到我的目的；無論怎樣，在這時候，在對我自己的思想，至於我要承認我有生存的專利，所以我有牙須的偉大應當保存我的生命，我簡直應該在其中佔一個大的歷史的地位。而且現在一個女人以她的身體紀我暖，一個不幸的，損壞的，被窘迫的生物，她生命沒有地位沒有價值，我沒有想到幫助她，到她以她自己幫助我，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助她，即使這思想我已經發現了。

阿！我正將想這全在夢境所遇到的一切——在一個悵然的悽慘的夢境中。

但是，噢！想到那樣是不能的，因為冷的雨點正滴在我身上，女人是緊緊壓着我，她的熱的氣息正吹着我的臉，——雖有微微的麥酒的香氣——這於我很好。風發怒暴吼，雨點打在船上，浪濺濺着，我們倆互相戰抖地抱着，雖然還在寒顫。一切都是只有

太真，我確定永沒有人夢過如那實在的這樣悽慘可怕的夢。

但那秦莎總是講到種種事情，和善地，同情地，只有女人們能講的講着。在她的聲音及和善的言語的勢力之下，小小的火在我的心中燃燒起來，於是有些在我心中的東西結果是融化了。

於是眼淚如冰雪般從我眼中溢出，洗去心中許多惡的，許多笨的，許多憂愁，污濁，在那一夜以前所積的。那秦沙安慰我。

『來，來，好了，小人兒！不要再悲痛了！好了！上帝將給你別的機會的……你改正你自己，再立在你正當的地位上……這就好了……』

於是她繼續地吻我……她給我許多吻……燃燒的吻……一切徒然……

是第一次和女人接吻，永遠賞給我了，也是最好的吻，因為一切接續的吻值得我可怕地親愛，實在並無給我一些回報。

『來，不要這樣悲痛了，有趣的人！倘若你明天不

能尋到地位，我將代你設法。」她的柔和的，勸慰的話在我的耳朵裏發響似乎在夢中經過一般。

那里我們睡到天曉。

天一亮。我們從船後爬起，向城中去……於是我們互相友誼地離別，永不再見了，雖然以半年的時光，我爲了那和善的那泰沙各處都去尋過，和她我過了一個如前所述的秋夜。

倘若她已經死了——對於她是好的，倘若是這樣——祝她平安！若是活着……我仍說『願她的魂靈平安！』她墮落底自覺願永不入她靈魂……因爲那是過分的無結果的受苦，倘若生命還在生存……



感謝讚美(The Kaddish)

從帳幕後面來了一種低聲呻吟，和一種鼓勵的輕語由那老而有經驗的老婆子發出的。房內的空氣，悽愴到窒塞着。七個孩子，都是姑娘，從四歲到廿三歲，靜靜地坐着，各人獨自的，低着頭，等待什麼可怕的事。

近大食櫥的小桌傍邊，坐着拿着書的家長，雷，昔力，張，是一個長而瘦的猶太人，一副黃而患肺病的臉孔。他低低地在念經，從大迦摩拉(Cemoreh)讀出調子來，時常舉起頭向帳幕震顫的一瞥，如此，他

並不詢問這呻吟要有怎樣辦法，又憂愁了一回，顫動地念經。看他樣子似乎比產生嬰兒的母親更苦痛。

『全世界之主！』年紀最大的女兒衝破沉寂，『讓這次是一個弟弟罷！保佑，全世界之主，見憐罷！』

『呵，但願如此，全世界之主！』第二個附和說。

於是姑娘全體，大大小小，傷心而沉悶的，祈求產下一個男孩子。

雷，昔力從迦摩拉抬起眼來，向帳幕一瞥，又向七個姑娘，嘆出深深的長音「呵」，用他手做一種手，戲堅決的失望的說，『她還要給你們一個妹妹！』

這七個姑娘互相絕望地對看着，她們父親底。末句話緊逼着她們，她們也再沒有勇氣禱告了。

僅僅最少的四歲的一個，穿着破了的長衣，輕輕地祈求着：

『呵！請求上帝，給我一個小弟弟罷。』

『我將斷絕香火(Kaddish)而死了！』雷，昔力嘆息。

時光進行着，帳幕後的呻吟更高起來，雷，昔力

同那年紀大些的姑娘們覺得快，很快，「祖母」失望地叫出，「一個小姑娘！」而雷，昔力覺到那句話似一拳擊碎了他底直，他決定離開那里。

他走到天井中，仰頭看看天空。時候是半夜。月光是幽謐地散射着，星衆似乎嬉笑的小孩一般搖抖牠們自己。雷，昔力仍舊聽着屋內底聲音「祖母」底乾啞的話，「一個姑娘！」

「唉，要沒有種子(Kaddish)了！維斐倫！」他說，重跑過天井。「無法強逼牠有了！」

他想鎮靜他自己一下，但無效；那種又將有一個女孩底恐懼之念仍在他心中起來。他失去了忍耐力，仍回到屋內。

而屋內仍在騷動。

「是什麼？呀？」

「一個男小娃！爹爹，一個男孩！爹爹，一定的，我以為一定的！」帶着這消息，這七個姑娘現出煥發的臉孔。

「呀？一個男小娃？」雷，昔力問，好像着速似的，「

呀，什麼？」

『一個男孩，雷，昔力，一個種子！』「祖母」宣布說。『我給他一洗好，我就給你看！』

『一個男孩……一個男孩……』雷，昔力喃喃地。他仍舊着迷似的，倚靠着牆，又突然似婦人一般的哭起來。

七個女孩奇怪了。

『那是爲了快樂。』「祖母」解釋道。『我是知道那種快樂的。』

『一個男孩……一個男孩！』雷，昔力嗚咽的，爲快樂所壓倒，『一個男孩……一個男孩……一點香火！』

男孩子底名字是雅各，但被人們叫起來，因「八字」底關係，是亞脫。

雷，昔力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大相信什麼用迷信來保護的方法；他甚至笑侮底切克相信種種愚笨的事；但在他心底裏，他也喜歡這樣做。總之，誰能確說這裏面沒有奧妙？婦人有時候比男人更知

道一切，

光陰過去，亞脫克三歲了，雷。昔力底咳嗽也變得更壞了，胸部不時有阻塞的感覺。但他信他自己有實際上的豎立，看起來死是靜靜的在眼前，好像他將說，『現在，我能對你微笑了——我留下香火了！』

『你想什麼？切克？』他對他妻說，咳嗽了一陣以後，『亞脫克可以算是一顆種子，萬一我今天或明天死子？』

『同你長命下去，衰弱的人！』切克私自驚駭的叫起來。『你還正會長命！你底咳嗽是不是還新的？』

昔力微笑了，『愚笨的婦人，她想我是怕死，一個人已經傳下後代(Kaddih)，死是無足輕重了。』

亞脫克正坐着玩那祈禱書，而且模倣他父親做禱告，『阿曼姆——曼姆——阿曼姆——曼姆——。』

『聽他禱告！』切克喜悅地轉臉向她丈夫。『他是虔心誠意的這樣做！』

昔力不做聲，他僅僅凝視着他孩子(Kaddish)臉色發光的。於是他腦中來了一個觀念：亞脫克將變

做一個柴特克，在未來可以幫助他解決了許多困難
『媽媽，我要吃！』忽然，亞脫克哭泣起來。

他給他一片放在榜邊的白麵包，僅僅為他的，在
每個休息日。

亞脫克吃着。

『那個生你的？那個生你的？』雷。昔力問。

『爹爹！』孩子答。

『此刻是你教他說讚美的時候，』切克注意着。

雷，昔力拉亞脫克到身邊，開始同他溫習，

『說：巴魯舒(Borucu)。』

『巴烏舒(Bo, ueh)。』孩子有點相近的說。

『阿土哈(Attoh)。』

『阿土哈(Attoh)。』

當亞脫克學完『那個生你的』這一句話。切克虔
敬地回答『亞們』，而雷。昔力看看亞脫克，在想像中，
他是站在猶太人會堂內，重行舉行『感謝讚美』(Kad-
dish)，而且聽到教友們說『亞們』，他覺到他好似坐
在伊甸樂園中。

又一年過去了，而雷，昔力是很苦痛地。春已到了，雪也融完了，他還是覺到天氣比以前更惡劣。他還能夠很早地起來到猶太人會堂裡去，但下午的禱告便困難而不能去了，他常常在家裏做下午禱告同傍晚禱告，告亞脫克二人費了整個的黃昏。

這是夜間很遲了。家家都已關門了。雷。昔力坐在一張小桌的傍邊，看在一邊，那裏是切克底床，亞脫克睡在她傍邊。昔力有一種奇異感情——他在這夜要死了。他覺到非常疲倦，衰弱，同一種懇求的樣子，他爬到亞脫克底小床上去，推醒他。

孩子醒來，驚看着。

『亞脫克，』雷，昔力撫着他的小頭，『到我這裏來一息！』

這孩子，已一覺睜醒，起來，到他父親那裏。

雷，昔力坐下椅子，那是靠近一張小桌的，在桌上翻着迦摩拉經，他將亞脫克抱起放在桌上。看着他底眼睛。

『亞脫克！』

『什麼?爹爹』

『你願意我死麼?』

『願意,』孩子答,他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死」,他以為這一定是什麼好的事。

『你願說感謝讚美在我死後麼?』雷。昔力問,說不出的語氣突然咳嗽了一陣。

『願說!』孩子答應。

『你知道怎樣?』

『知道!』

『好的,現在,說:葉司迦達兒(Yisgaddal)。』

『葉司迦達兒,』孩子說。

『維葉司凱達舒(Vayiskaddash)。』

『維葉司凱達舒。』

而雷。昔力又幾次叫他重習「感謝讚美」(Kaddish)一字。

小燈幽幽地發光,微微照出雷。昔力底黃的似死人的臉孔,同亞脫克底小臉孔,他厭倦地溫習着這困難,“Kaddish”一字對他是不能領會的。亞脫克始

終專心地注視着一邊。那裏是他爹爹底影子同他自己底，是奇異地可怕地映現着。

(註)“Kaddjsh”一字頗難譯。原是希伯來語，是猶太人會堂的一種日常的儀式，感謝，祈求；以及喪葬等都用的，意義頗廣泛。普通的英漢字典翻作「感謝讚美」，但在小說中直譯不適合，故改變了許多意思，以相當的中文代之。而題目仍為感謝讚美。



鄰舍

他很疲倦了。他想涼快他自己一下，靠在二層樓他底房間底窗邊，他底思想在遠處流動。他爲了負債不得不離開他底故鄉。他底家裏迫他離開，給他一點到美國去的必需的路費。他到了日內瓦中途下車，就賭起博來，打撲克從斯拉夫人手裏，尤其從布加利亞學生那裏贏了錢。有一個學生，因爲錢輸了，跳到湖裏去自殺了，於是忒卡雷克不賭博了，起了一個快樂的想頭：他租了一座大房子，買了幾張蓆子動手教擊劍，以後又教點拳術。（後一種技藝他是從巴黎的

拳師那裏學來的)。

用這把劍他進身到社會的上流階級去，得到有力的保薦書，尤其是俄國。從遇到一位驚異的對手，使他跳進世界的勇士隊裏，以後，他就預備到巴黎去。他生平從這時起從事積蓄。那班年青的，偏心的，以四海為家的仕女們。特別地，幾乎抬舉他似王子一樣。他動手償還了他故鄉所欠的債款。個個人都佩服他底本領，好是不能否認的，是鎮守邊疆的英雄將官們一直下來，蘆敦時代的貴族的嗣業。像大多數輕浮的人們，他留着一顆好心，——孩子似的還少女似的生命之光，從他淡黃色的鷹似的眼中閃出；且有黑的男子漢的鬚鬚，加重他面部底威嚴，像我們那些「哈頭克」(Hajduks)同「阿斯夸克」(uskoks)的山居人民的子孫一樣。雖則他多情，但沒有一個女人是他你真心喜歡的，因為根本上他還是一個「唐，吉訶德」，夢想着理想的女子像其餘一切男子一樣，他們被養成在武士的理想中。

由大空場改的築花園。吹送着怡適的涼風。從附

近一家的窗口可以聽到金絲雀底歌聲。遠處還可以聽到一種甜蜜地悲哀的歌調，是「川濱」民歌。忒卡雷克隨着他底雪茄烟的舒卷，夢想着，兩眼睜開似野蠻人。忽然他畏縮一下。在他精光的出汗的頸上，他覺到有幾滴水點。他用手帕揩了，但是唉，又落下來，且從清明的六月的天空中落下來。這青年迴轉他底頭，向上看，在上一扇窗花盆與花球當中，嬌羞着一位美麗的婦人，她一句話也不告罪，無力地轉過她底眼睛從她惶惑的臉色上。

「與你美麗的花在一起，你也是帶水刺草，馬丹，」他最後用他底生硬的法國語說，這使他們想起小孩子的學話，使那班女人們十分喜歡。

「我是不會傷害你的。」她回答，她還是以孩子的好奇的目光注視他。

「但是也有刺草沒有刺的。」

「我對於植物學的智識是十分可憐，但是我願意接受你所說的話。」

「請不要走，馬丹；這是河等奇怪，仰看天上，而

你在那青天中被那些美麗的花朵環繞着。』

『你是一位外國人，我推測，從你講話的態度和發音聽出來。』

『我是，是我的不幸。我是一個失敗的軍官，而且，如你無疑地知道，我現在是教劍術和拳法的，』

『是，在已在新聞紙上讀過關於你的新聞。你是往光榮路上走的人。』

『可憐的光榮！僅僅比偷竊好一點。人生應當如何，大丈夫必須建功立業。我的計畫應當成功，我將要到巴黎去，此外再教騎馬法，我是一個喜歡騎馬的人？你不能知道我在這裏沒有我底馬心裏怎麼。我一見良馬，就同一個阿刺比亞人一樣憂愁起來。祇有我們騎馬人會知道一匹馬和一個騎馬人可以變成一體；不是馬底靈魂在人底身體中——自然地！』

『你是一個絕跡的半人半馬的怪物的遺種！你有遇見過〔亞馬孫族之女子〕麼？』

忒卞雷克注視她，怎樣她臉一忽青一忽紅，而她底眼，憂鬱地，充滿奇異的潤濕，那使她羞愧的，他想

用溫柔與熱烈的感情回答她，但在那花球中只現一下匆匆的敬禮，掩媚，和女神式的癡笑。

後樣，她們就變成相識了。

在黃昏，忒卡雷克不願到城內去吃飯。他感得有些羞恥。一位孳生人在面前使他困窘。在黃昏，在一間灰黯的房內，睡在一張皮沙發上，這亦當一張床用的，他覺到非常不決權而且孤單。他想起他已死的母親，他是嬌養他的——他底獨養兒子；甚至當他是一個武備學堂學生時還是每天早晨到她底床前去，在她未起來之前。他底回憶又轉到他底父親，一個陸軍上校，真正的“Bruder Jovo”，紅的臉，白的鬚鬚似杖一樣硬，穿着平民的服裝，寬袍大袖！同那紅色的破了的早晨拖鞋。甚至他做了官，當他父親的面前而沒有得到允許還不敢吃烟，他回想；當他臨死時，兩行熱淚忽然流瀉下來，好似鎔化的鐵，這種火焰他仍覺得留在他底兩頰上。

「正當些，彼羅，不要學成一個水手一樣。就是做苦工，也要像你祖宗那麼高尚。這是一支手鎗，或者

對你有用的，更爲你自己，無論什麼羞辱，對於你或對於我，你要報復。高尚地死去比受辱的活着要好。」

忒卡雷克尋出來。在紊亂的行李中，像吉卜賽人底，一張像片，雖則這時已十分暗，一位婦人，灰色的頭髮，從圖裏顯現出來——她仍然是姑娘般體格，灰白的，動人的，黑的眼球，同一種不變的，含愁的微笑——面這個異鄉人，已經流蕩過兩年了，緊握着這親愛的，無生命的遺骸到他底脣上，似小孩一般哭起來在他未睡以前，很大很大的淚：由他已死的母親底影子的安慰，他睡熟去，也沒有脫衣服。

他突然醒來，因爲窗上有人輕敲一聲。除恐怖，表示種種感情，他是非常驚駭，想，他爲人欺騙受了苦痛。窗上又敲了一次，二次，三次，他起來，走近去，看見一個鑰匙搖蕩在繩索上，從樓上的地板上掛下來。緊縛在鑰匙上的是一只薑餅從市集上買來的，時候將近半夜。沉靜管轄各處，只有時街上有一二輛摩托車跑過的聲響，同一種伴奏着梅獨鈴的，附近幾

位意大利工人的歌唱。

『我們已經去過法國邊界的市集上，記着你是孤單人，買給你這個東西。這馬不是我底家。我是一個英國女人，我想孤單是悲哀的，又實在相信，你很不快樂，獨自的在你幽暗而空虛的房內底黑暗中。』

『謝謝你，謝謝你，』他說，一邊解開這禮物，他仍然爲回想所支配，這是撫慰他睡去的。他底聲音顫動還帶着悲泣，向後靠在窗台上又解這繩索，他仰頭看她，在美滿的月底溫柔光中變了樣子。

『啊，你是何等的美麗，我的魅人的鄰舍！倘若你實在是這樣，那你給我的禮物，從這塊餅裏你帶給我怎麼的快樂，或者你已細想過你底舉動，因爲，在這個乾燥的心中，我感覺到好像我有你底心與你底靈魂的一部分。』

『唉，輕些，鄰舍恐怕要聽到。』

『不要怕！住在下面的人常常旅行去的。』

忒卡雷克就跳上去，用他運動家的手拿住外面的窗架，懸起他的背來，他底全個身體經過深的黑暗

的院子，好像經過深淵一樣。

『唉，修修好罷！你要做什麼？你這瘋子，將給這老朽的木石，你要碎了你底靈骨。我求你，同兄弟一樣，同兒子一樣，同神明一樣，我懇求你，走進你底房內！可憐憐我！』

忽然他哭起來 於是放鬆他的拳握，他幾乎從窗上跌下去。他覺得一種溫暖的濕潤落在他額上好像眼淚。

『呵！我的親愛的，魅人的，和善的鄰舍，假如我不怕你悲傷，我願立刻跳下深淵中如跳下水池中一樣，因為有一樣東西落在我額上像露珠一般，從那美麗的清新的你底天上。』

『可憐可憐！可憐憐我和你自已，你這瘋子，』她還是向他懇求，幾乎不能的，發出極大的恐急與同情，大聲叫出，『我預答應你隨便什麼事情，隨便什麼事情，你知道的，倘若你走進你度房內，清楚的。』

當窗架的木軋軋響着，她發出制止的銳叫，而他則一個翻身，跳落在她底房內帶着一種重大的歡樂

的笑聲。

『直到此刻我都掛在你同黑暗之間，生與死之間，而現在生命與歡樂從你底照着月光的窗上看到我我底親愛的美麗的鄰舍！』

同前一樣，他臥在窗台之上，注視着她，她的影子，交織在月光中，為溫暖及光耀的星衆所圍繞，而她靜靜地注視這新奇的非常的人。他們用他們度眼睛無聲地談話，經過很久，後來她說：

『我喜歡你因你並不堅持我底話，也不問我什麼。夜安；這是必須愛惜的時候。夜安，謝謝你，我底鄰舍！』

『啊，稍稍再停一息，告訴我，無論如何，我怎樣叫你？』

『我底小名是維蘭鐵那。』

『美麗的名字！有一回，倘若我底記憶不錯，一位美麗的公主是這個名字的。』

『是的，密雷底維蘭鐵那，那麼你底名字呢？』

『彼得，平庸的彼得。』

『夜安。親愛的彼得先生 Au revoir (西語：再會，)我底丈夫不久要回來了。』

『誰呀?』

『我底丈夫!』

『唉，夜安!』

丈夫!他永遠沒有想到過這個。一下子，冷汗在他底眉上透出來。他就跑出去，徘徊到天亮，繞着平靜的有月光的湖，充滿着那光明的閃爍的螢火似的和淡綠色的星象的反照。

他剛剛睡來，而拍，拍，拍，窗格上又有輕敲的聲音。他底魅人的鄰舍又出現了，像那黎明時金色而嬌紅的，玫瑰似的，而且白色的，穿着早晨的花邊長外衣，她可愛的藍眼睛，仍是睡意深濃。她放一個小指頭在她紅的造孽的唇上，甘美而熱情的，如無聲的符號。

『我覺得全夜都不平安，』他輕語，灰白而疲乏的。

『不要怕，我明白你，不要怕，彼得，我祇有對你

是真誠的!」

她底呼吸如花的顫動，當忒卡雷克伸出他渴望的臂膀，向那沉靜的滿開着花的窗，被太陽的第一線光照着，那時從上面來了一位男子底不快樂的聲音，嚴重地繞着他底耳際。

如此天天復演，經過了兩星期。

維蘭鐵那是非常地驚駭，當忒卡雷克不見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他從憂慮與苦惱中病了。一個下雨的黃昏，她底丈夫告訴她一種疑難的樣子，他等待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於是他們靜寂地坐着。她想這或者是什麼麻煩的商業上的事情，什麼討厭的蓋章之類；而當吃晚飯的時候，她聽到彼得在樓上走的聲音差不多要暈倒。不管她的一切疑問，她的丈夫不肯說明這種不希望的拜訪。

晴天霹靂一般，僕人通報那位「卡雷克先生」送來他底卡片，他要進來。

她當初不認識他；在這幾天裏面他變得如此憔悴了。她底丈夫站起來，換了一種矜驕的態度，雖然

裝着十分和悅的臉孔，帶着眼鏡，有美秀的鬚鬚，揩淨他的禿頭，苛刻地氣喘着，好像患喘息病的痛苦一樣。這位客人恭敬地行一個軍禮向主婦底手上接一個吻。顯然煩惱的，坐下去。於是，經過片刻的不舒服的靜寂。向他底主人說道。

『我很快樂，哥力農先生，因你接待我如此毫爽。而且照我看來，你沒有告訴馬丹接待我的訪謁。倘若現在還存在着武士風尚，靈敏的人們所含有的，應排除無論什麼一小小的不快樂』。

『很好，很好。』主人發出聲音，呼吸沉重地，『我今天關於你已經完全打聽過而且知道了，我知道，你底事業是在好的局面裏，你有一個光榮的未來在你的面前，雖則，比較上，很困難。像一位商家和客人我猜着你到這裏來的目的同原因。你在這裏沒有認識的人，亦沒有同鄉；在你底本鄉你用不到求人幫忙，可推測的，那麼，在鄉舍上，你願要求我，已經超乎你度力量同你底不可疑的高貴而提出來了。你已經要求我，叫我底妻子出場，即是如此細緻的事情，你

一些不怕——怨我——困惱的目視。先生：我還沒有孩子，雖則是個財主。我同情個個青年人願他生命舒適。』

『但請恕我。』

『答應我，答應我，我親愛的[卡雷克]，我實在並不同人們所傳的富，但我願時常盡力地幫忙你在你未可限量的建設上。這我知道的，你底建設是非常順利的，你如此使我覺的驕傲，不管你同何國人來往，尤其斯拉夫人，貴族，到我一個平民商人這裏來。』

深而沉重地呼吸。時鐘的鏽鏽聲與心底跳動相混和。維蘭鐵那底眼睛變做一動不動了。

『從你底話聽來，親愛的鄰舍，你真是一個好人比我從來所夢想的，如此我將更苦痛與煩惱了。倘我早知如此，我決不這樣做了。』從忒卡雷克說出來的，好似從墳墓裏說出來一樣，而哥力農可怕地向四周看看，心想他必須對付一個危險的大猩猩似的瘋狂者。

『呀，這是什麼呢？這是什麼呢：』他用力呼吸，同

時他從桌下踢他嚇呆的妻子一脚通報他底駭驚。她沒覺到他底輕觸，她底心靈與肉體的力是非常麻痺了。

「不，先生，我不是爲錢來的，我是爲她來的，爲你底妻，爲維蘭鐵那，爲我親愛的——」

「你神志清爽麼？」主人歎息着，衝到窗邊好象他要叫起「火着了。」忒卡雷克燃燒的發熱的凝視着幾乎向椅後跌去。

「是的，先生，你已說的不錯。我是一位高尚的人，高尚到連我不會說一句謊話，我願意殺，我願意死，在竊取別人底妻以前，強奪屬於別人的愛，尤其是如此富於同情心的人像你一樣。我愛上你底妻，你底妻也愛我，所以我今夜高尚地坦白地來告訴你，我要帶她同我一道去。」忒卡雷克繼續說，放他底手鎗在桌上，「這裏，先生，你不要怕，我不是一個瘋子，我不是一個犯罪的人，你可以，倘你覺得沒有出路，將這支手鎗拿去，打死我，在這裏像普通的流氓或盜賊一樣。」

重來苦痛的悲傷，不幸的沉寂，困難的沉重的呼吸，這鐘底擺蕩好像心的跳動，心底跳動好像鐘的擺蕩。

『呀！我聽到些什麼？這都可能的麼？告訴我，告訴我，維蘭鐵那。呀，這不可以，這不可以，這不能成爲事實的：不是這麼說，維蘭鐵那，我底親愛的小維蘭鐵那。』丈夫嗚咽着

『彼得。忒卡雷克，誰凡凱城堡的貴族，是貧苦的，再沒有一套軍服，但他還是一位軍人，永不說謊話的！』青年張開他底胸膛，奮力的說，好像命令他底部隊。維蘭鐵那的板滯的眼睛動了一下，慢慢地，似醒了過來，她起來走到彼得底面前，從頭到脚看他一遍，說：

『不管你是一個奧大利亞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或什麼國人；你應該知道我是一位法蘭西婦人，在法國，這不是習慣，對她底丈夫荷責她的愛人。哥力農先生，我實在喜歡她底樣樣。雖則我沒有失身於他；但從今以後，我深深地恨他了，讓那外國人想他

自己打他自己的巴掌罷。再會，老爺們！」於是她逃出房外去了。

「高貴的先生[卡雷克]君，你要什麼幫忙麼？我是隨你吩咐，」哥力農對青年說。青年跌蕩地走出房門似酒喝醉，而且感覺到像一隻被鞭撻着的狗。

僕人跑到他底後面，在走廊上。

「對不起，先生，你忘記了你底手鎗了！」



孩子們與老人

每夜，在他們就寢以前，孩子們常常聚攏來談天。他們坐在大爐子的架上，他們心裏想着什麼就說什麼。經過朦朧的窗，這黃昏的落照凝視到室內，用着裝運到夢裏去的眼睛，每一角，這靜寂的影子向上浮動，給他們帶來許多奇異的故事。

他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但他們所想到的只是日光與溫暖用愛與希望交織的快樂的故事。全個未來是一個長久的光明的聖節。沒有大齋期在聖誕節與復活節季之間。此外，有幾處在花帷之後，個個生

命，閉爍與震顫，靜靜的流瀉着從黃昏到天亮。話是輕輕地而且只有一半會懂。沒有一個故事有怎樣的開始，也沒有一定的結構，和怎樣的完結。有時候，四個孩子一齊說了，也不吵擾別的一個。個個凝視而迷惑於美麗的天上的光，那邊每個字清楚而且真實，那邊每個故事有清晰同活潑的臉孔，而且每個都有光榮的完結的。

孩子們個個都很相像，在朦朧的黃昏中，他們最少一個的臉孔，四歲的東切克底，同最大的十歲的露西加底不能分別。個個都是薄薄的鵝蛋臉兒和大的睜圓的眼——內省的眼。

一個黃昏，一種不可知的事從不可知的地方用暴兇的手運來，在天上的光內無情地打擊在聖節中，這些故事，這些傳說。郵局得到報告，說那父親「覆斃」在意大利的境內。有些事情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新鮮的，奇怪的，完全地不可思議在他們之前起來。它站在那邊，高且大，但沒有臉孔，沒有眼睛，也沒有口子，不是什麼地方人，不是那些在教堂之前或在街上的

騷擾生活，也不是溫暖的機光圍繞在爐邊，也不屬於故事。

沒有什麼快樂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憂慮的，因為它已死了。因為它沒有眼所以由它的目光不能顯示在何時與何故，因為它沒有口所打不能由語言說明。思想謙卑地膽怯地站我那巨大的現象之前如在大黑牆之前，不動地。它走近那牆，聾啞的笨蠢的吃驚着。

『那正什兒時候他將回來呢？』東切克問，驚奇地。

露西加用肘觸他同時怒看一看。『他已經覆斃了怎麼還能夠回來呢？』

個個靜寂下去。他們站在大黑牆的前面，牆外他們就不能看見。

『我也將去打仗去！』七歲的麻得舒不及意料的說出，好像他迅速地擊中很遠的思想，那是很顯明地個個須要說的。

『你年紀太少了。』四歲的東切克勸告他，語

氣深沉地。東切克仍穿着華服。

密耳加，最瘦弱的一個，她裹在她的母親底大披肩裏很像旅客的布袋，從陰暗中發出柔脆的小音，『戰爭像什麼呢？告訴我，麥得舒，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麥得舒說道，『是，戰爭像這樣的。個個人互相用刀刺殺。互相用劍殺死，互相用大礮放，你殺死的愈多，你就打勝仗。沒有人對你說一句什麼話，因為那就是怎麼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戰爭。』

『那末他們爲什麼互相殺死呢？』密耳加堅執地問。

『爲了皇帝！』麥得舒說，他們又靜下來。

在他們朦朧的眼前底晦暗之處，顯出許多光榮底勢力和輝煌，他們一得不動地坐着，他們底呼吸小心的從他們口子裏漏出，好像在教堂裏祈禱一樣。

於是麥得舒重又迅速地集中他底思想，驅散沉寂，嚴重地向他們說，『我也將去戰爭，反對敵人

「敵人像什麼呢？他頭上有角麼？」密耳加忽然又脆聲問。

「自然他有的，沒有角怎麼能做敵人呢？」東切克用着重的語氣，幾乎發怒地回答，莊嚴地。於是連麥得舒自己也不確知這回答是正確否。

「我不以為他——有角！」他慢慢地遲疑地說。

「他怎麼會有角？他也是一個人，像我們一樣的。」露西加不願似的說，她想了一想，接着說。

「只是他沒有靈魂。」

停了許久，東切克問，「那末怎麼一個人覆沒在戰場上呢？像這樣，往後面翻？」他做着姿勢。

「他們殺死他！」麥得舒鎮靜地說。

「爸爸答應給我一支鎗，」

「他怎麼能給你一支鎗，倘若他覆斃了？」露西加粗魯地反問。

「他們殺——死他？」

「殺死。」

這幼小的睜大的眼睛，沉寂與憂愁的閃動在黑

暗裏，在許多不可知裏，在不能想像的心內。

同時在草舍的前面的板凳上坐着祖父祖母。太陽底最後的紅色的光焦灼的射過園子的黑暗的叢葉，黃昏是幽靜的除出幾分鬱悶的，伸展着的嗚咽，已經是啞聲的，從獸欄裏發出來。這是一個年青母親的哭泣，她到那裏是去看守家畜的。

兩位年老的人坐着深深地俯着，互相靠近，捻着各人底手，好像他們長久沒有牽過了。他們用無淚的眼凝視天上的晚霞，沒有說話。

維埃之魂

那公衆地方的旅館裏面的小派諾，她問我有沒有一次看見過一個童子，他是時常「奏他的小曲的」？現在，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在維埃住了三天，沒有見過一個人對於她的敘述加以回答。老天呀，我自己想，在維埃那種地方會有這樣的呆子做那種事情麼？在那地方奏音樂是完全沒有意思的，門是永遠關着，僅僅很少的機會你可以在一個窗內望見三個臉孔，一位老人，一位老婦，或是一位美麗的姑娘。戴着平帽子同金屬的小片掛在額上的。唉，那邊實在沒有一個

人聽他！在這樣奇怪的維埃小村莊內，他們攏總都像乾屍顯露在他們的綠的或青的小方塊的玻璃之後。

這是我的那塊地方的印象。倘若偶然我碰見聽到那童子奏他的小曲經過街巷。我便要用指頭放到唇邊去警告他，叫他不要擾亂這籠罩着房子深深的沉寂。孤零的太陽，散射着金光，靜睡在街心。這是很久了，自從牠不像地試着去叫醒這曾經一回是醒的而現在濃濃地睡去了的這個城。牠的光在人家的門限上消失，好象叫化子的脚步，每天踏到門前來，但門是永遠不會有人開牠，陰影長是管住在門裏。

即使我活到一百歲，我也不會忘記這維埃的街的情形，也不會忘記這房子突出在路邊之上，好像拱着手在祈禱一般的樣子。一切都是渺茫，一個人懷疑他自己的存在；僅僅一個脆弱的影子推動你，你還不自己十分確實知道，他究竟要帶你到什麼地方去。但是牠一直領你到教堂的公墓中，在這裏其餘一切的人扯要去的，越過那裏在那城牆的後面，展着廣闊的海和許多船隻。頭上是蒼穹，濃雲，時時壓着這渺茫

的海上。在這小城內，我感覺到自己要死去一樣，我的脆弱的心微微地跳着，當我的手指做些輕輕的生命的標號向那太陽的時候。

「那小派詰她要試試看利用我的輕信，」我自己想，「還是她談的關於很久以前的什麼事情，在什麼人都已經死去以前。」

在這時候，音韻鐘(註一)唱出他的甜蜜的小歌來。這使我想起一個夏天的星期日的午後，在祖父那裏，而這位老人正坐着看沙塵，從街邊滾到門下，他的兩手交叉着在他手杖的一頭上面的那一回情形。這種奏出的聲音很像那老的破的風箱。這聲音緩緩的從望台流下來使我發愁：這是好象我立刻聽到這種歌聲，是老維埃在唱他最後的痛苦似的。

公衆地方的會議廳，建築是很精緻的，而且修飾的好像一個聖物匣子一樣。牠有許多高的神像在壁龕內，都是些皇帝聖賢們的像。我想——還有誰現在還知道維埃的歷史呢？——我鼓起自己的決心，這是無疑的，這音韻鐘的聲音是奇怪的看法的孩子言及

的。而且我想，幾乎是藐視地，那些老神像如此沒方法的放在他們的神庫上，常常對那廣漠的海看望。他們立在那裏經過了幾世紀，他們的頭剛硬地生着，等待那些永遠不會發生的事實，也許那些從石頭雕刻出來的陰沉的眼，守望着船隻的回來，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向港口揚帆出去的。近這塊公地有一座老教堂的尖塔，而牠的鑰匙已經沉到海底去歷有年所了。

全座都是鐵的，我不覺微微的一笑。每個人都離開了這個城，而且沿着這城牆而去，那是伸展到海濱的沙灘上的。僅僅有幾位老人留下，——老人 齷齪的污黑的小塊在他們的鼻孔底下，像那只有死後有的綠黴。至於那些石像呢，帶着他們的劍與笏，尙如有生氣地命令着人類。

我向這塔走去，在那門上敲了三響，我做這種舉動多半好似一種嘲笑，因為我明明知道在這寥寂的古代的[上帝的家]裏面是不會有人來答應的。我也想聽聽在這死影之中有一種什麼聲音，但奇極，這門

會突然開了，而且現出一位美貌的年青的男子來，他有奇怪的眼睛。他穿着一件佛蘭絨的短衫，和銀的鈕子，簡直穿的和瑞蘭人一樣。他帶着一個手琴，樣子和那港口店裏賣給那班水手們有海上玩玩的一樣。當黃昏的時候，他們從這個拉出悲調來，有時幽咽急促地，有時婉轉悠長的。這位青年看去很像剛從睡夢中被喚醒一樣，但這樣，我疑惑了，所謂童子。如小派詰所說者，常[奏他的小曲的，]就是此人麼？

他從我身傍走過，不多彎轉的的頭，只沿着經過那淡紅色的牆，那一帶陳舊玻璃的窗邊，和栽着葱和菜的小圃。他慢慢地穿過那公衆地方，着小音韻鐘又發出悲調的時候，唱出維埃的極點的苦悶的愁歌來。風是溫柔地飄揚着這個曲子，而且送她們飛過家家的屋頂一直向那海邊去。這位孤單的青年人，將他的手琴放在肩上，指頭按在音鍵之上，一寬一緊地按那樂器的風箱。這樣子，他奏琴打似爲他自己一人一樣。垂下他的頭靠近手琴，他微笑不復如一個生人的這種微笑。我想，我心攻之深處明白了，有怎樣神

秘的理山感動這童子的理性，同時調準這音恰合這維埃之村的神秘。但我不能說明這個。

於是擾亂我心曲的事發生了。這位青年注視着這塔，望着立在神龕裏面的大神，又望一回這遼闊的海，他的兩眼閉着一種異日的光輝。這手琴也奏的更緊張更兇猛帶着一種癡狂的樣子，這樣，看去很像這鎮的古代的精神，立刻起來跳動在演奏者的精巧的指頭之下。他一搖一擺的經過街巷，跳着奇怪的步代似那水手的角笛舞(注二)。他用脚跟震動那腳下的地，又將手琴高高地舉在頭上旋轉着，一時又很快地拿下來幾乎觸到地面；於是他在一處將身子伸正帶着動人的和愛，兩眼迷迷，臉上現出入神的正直的微笑來——伴着那有韻律的熱烈的跳舞音樂，鼓動着一位兇手或一位情人所有的被棄的熱情。

於是在那些懸有肖像的房子裏，漸漸地起來一種生氣，那些好似關在門內睡着有年的生命也重新現出來了，只期待着這位灰色的青年帶着他的手琴來吹。在窗內有一種笑聲從年青的姑娘們的臉上浮

出來，她們是裹着白色的頭巾，妝飾着古怪的螺旋狀出如動物的觸角，是維埃的美麗的姑娘們，都躲任他們花邊的窗幕後，張口呆望似蜂陣中的玫瑰一般。看她們浮出深深的影子，和清新的臉色，到窻邊來，我想像，那些房子真是洋寶寶住的房子，由邪法變做生命的——維埃全部的洋寶寶的房子，露出她們可愛的被海風所吹紅的兩臂，他們的膨脹的裙，她們的微紅的臉和眼，淡淡的有如海面。

這位音樂家如此街頭巷尾徘徊着，他的驕矜的態度慢慢的苦悶而悲痛起來，兩眼也充滿眼淚了。這很似深夜海上那些房艙小茶房所奏的哀怨的調子一樣。這是維埃之魂，為她的失去了的愛人靜靜地流淚，為那些可愛的姑娘們怨恨地歎息着，她們現在是長眠了，因為這些美貌的青年人他們是到海外去了，而且永遠不回來了！最後，這手琴的歌聲也遠遠地到那海濱沙灘上面而終止了。

當我回到這旅館裏，我向小派詰說，

「你是的，這城裏是有一位童子，他常奏他的小

曲的。無疑，他是苦痛的化身。也有人知道什麼罪惡落在他的身上麼？」

這小貓眼的東西一笑，指着坐在窻邊的一位男人說，

「問他，他能夠告訴你比我詳細呢。」

呵，這故事更十分平常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天，這位童子愛上了這些洋寶寶似的姑娘們中之一個，她們是常常走到窻邊來的。一天傍晚，他跑到她的家裏去，跳戲呀，彈手琴呀，而其餘的童子也一樣依照習慣來到她的房裏，他們也很趨奉這位姑娘。於是這位童子哭了，她就向他說「你要什麼呢？我是愛你的，但我也愛他——走出這門外的人，而且我也愛這，當你離開以後來到此地的孩子……總之。我個個都愛！」有一次他從籬笆後望見，她在一位年輕者的懷中抱着，他比他先到的。於是他頓起火星，抽出刀將這位姑娘和年輕人都殺了。

「從這天起到現在，」告訴故事的人繼續着說，「他就在街巷漂流，一邊奏他的小曲。他就不十分惱

人了，雖孩子們用石子擲他，姑娘們冷笑他。他並不知道了。』

但是我却不十分相信，這是真確的敘述。事情僅僅表面如此罷了：就是在十分明顯的事實之後，會潛伏着神秘的意義的：這要我們去找尋，找尋兩者中的更美麗的一個。我於是對我自己說，這童子實在是維埃之魂。我現在明白了，他爲什麼從教堂門裏走出來。你，維埃小城呀，這位可憐的無智的音樂家是兩人傳染着同樣的沉靜的瘋狂。這是好像海風吹轉你們的頭。有些事情是過去了永不會回來，有些事情却還被你的音韻鐘悲悼着，嗚咽出在那手琴的調中。

在維埃地方常常有奇怪的青年人，他走向海濱的沙灘上去，眼向那廣漠的海上望着。

注一，樂器，由一組音韻的鈴組合而成，原名Carillon。

注二，水手中盛行之跳，舞



井 邊

鱗片的密集的雲，像白色的幽靈，被呼呼的風驅趕着向各方飛散，直到牠們掛着如微小的白色水晶在人的鬚上和馬的鬃上。——那是我常常這麼說的倘若沒有許多蒼蠅來吵擾你，就是冰凍。兩腳結冰了，眼流出淚。甚至白蘭地也沒有力量使你的心溫暖，那麼你要找找着，一份招待周到的人家來歡迎你。

啊，上帝，我知道我將到那裏去！我將往麥薩斯。結那特舒那裏，那遠處，無論什麼時候，總有白蘭地

的酒瓶掛待房子的前面的梅樹上。無論誰走過都可以喝。——固為麥薩斯喜歡這樣。假使你去跨進他的門限，他的全家將待你像一位貴族。關於這個用不着多說；一個人可以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怎樣的一個家庭呀！怎樣的一個大家庭——一大羣的人呀！有者一日傍晚，當他們都在盼望你去時，一個媳婦一定在路上等候你，她的手裏捻着一隻火把，第二個等在果園裏，第三個在獸欄的前面，第四個趕着一隊狗，第五個歡迎你到廚房去，而第六個領你到息休室——好似一個結婚禮，實在的！無論誰都愉快，有禮，滿足。天幫助你你可在房內無論同誰角力。六個兒子常常預備着像兵士。他們裏面的一個是真當兵的，衛護柏爾格雷特（譯者注：Belgrade是塞爾維亞的都城。）的國旗。

他們不需要收獲人或別的什麼人幫忙；他們自己都能夠伸出手來做事。犁是不斷的用；當屠戶來察看他的豬時，麥薩斯是很驕傲的。

我知道埃珊當他還是一個少年人的時候。他就

坐在伴碼斯的屋前，吹他牧童的橫笛，因為伴碼斯有一個女兒。怎樣一個小妖婦！人們都說，倘若她用她火焰似的眼向誰看一看，誰底心就將燃燒起來，但埃珊對她看慣了。他的左臂靠在門上，他對她說：『我很怕羞對父親說，也很怕接近祖父。我不能這樣做甚至即使我已知道你將永不會是我有的時候。』

阿拏凱並不害羞。她狡滑地看他一看，靠出門外一點，掩藏她的嬌怒，說。『呵，那末，不要這樣做，我將同腓力普。麥力舒結婚。』

『你想我會讓你去同別人結婚麼？別人敢膽觸你一觸，他的性命就要不保了。』

阿拏凱似一個嬌養慣的孩子，頓她的脚，眼裏冒火看他，答：『你寧願送了我的一生過去象一個老處女麼？請你不要說吧！』

埃珊沒有聽到別的。更走近些，他搶去她的手腕拉她到他身邊。她的堅決的主張慢慢地弱脆起來。她戰慄那男人的手臂圍抱着她的腰。她或者是一個少頑強些的女兒，倘老伴碼斯不嬌養她。她的父親做了

船什麼？幾年以前，時疫奪去了他的其餘的幾個孩子，所以現在他愛護阿擊凱像掌上珠。

那天黃昏埃珊回到家裏，憂鬱的樣子，舉動也反常，他首先走到酒間裏喝下很多的酒，他以前從沒有這樣做過。他又回到草場上，坐在一塊樹樁的上面一直到很暗以後，被夜間的聲音所併吞。在廚房的灶上放射着火焰的舌去舐從天花板用鏈條掛下來的鐵鍋。一種新近發現的火在埃珊的心中燃燒着。在四周的黑暗中他認出人的影子，狗跑過場上，牛從牧場回來。他聽到馬廄內的馬的腳蹄聲。他認出他的哥哥內那特從城裏回來。一隻牝雞飛到桑樹上，朦朧的向四周看看，又飛到別一株樹枝上。一隻小鼠也敢來咬埃珊坐着的木頭了。

他覺得暈眩，他的心跳也很厲害，一息他又笑了，愚笨地，無緣無故。當他間斷地笑和叫，他看見阿擊凱的朦朧的影子。他背靠在一大桶邊，覺到好像他要死去。但這是異樣地歡忻。因黃描摹他自己在阿擊凱的懷抱裏騎在亞斯托舒的野馬上。一種由酒辭所生

的第一次的感情。

他睡去沒有多久，凡鈴凱捻一隻火把來尋什麼物件，看見他。當她看見他和在他手裏有一把酒瓶時她發急跑近去，拉着他的肩，叫，『寶寶。』埃珊張開他充血的眼。

『你喝醉了，我的有趣的弟弟。』

埃珊從他的夢境中醒過來，怡悅的答。『喝醉了！』

『爲什麼這樣，我的快樂的弟弟？』

『爲什麼，因我要去殺腓力普。麥力舒。』他拿起酒瓶拋在地上，瓶碎了，他笑。凡鈴凱也笑了，『腓力普犯你什麼，寶寶？』

『他要娶阿拏凱。』

『那讓他娶她好了。』

『但是我要沒有了！』他要起來離開那裏。但他仍跌回去。凡鈴凱心愛他笑，又問，

什麼，寶寶，你要娶她麼？』

『自然我要。』如此他煩悶起來，轉向桶子，聽音

破碎地呻吟「我的哥哥爲什麼結婚？我也要——自然的！」他很起勁地拍他地膝。凡鈴凱仍舊笑，叫道「可憐，我的孩子，你將娶她，不要怕。我同父親去說，父親將告訴祖母，祖母又將同祖父商量這件事情使你滿足。現在讓我扶你進來。祖父一定不願看見你像現在這樣。去睡去。不要怕——我們願意給你娶一個姑娘來——總使這姑娘是阿拏凱！」

「上帝看！我惟一的要她！」

凡鈴凱領她的小叔到房內，用氈給他蓋上，走到廚房向她們妯娌發表這消息。但沒有一個高興聽這消息。

「她對於我們家裏是不好的！」

「她是賣弄風情的女子！」

「不單這樣，還嬌養的厲害°上帝保佑我們！」

「她是一個陰謀家！」

— 麥蔭斯。詰那特舒是一個很老的老人，他的額上是很難看的，有一個老的傷疤是他在哈特克。凡爾哥

打仗的堡壘上受傷的。這全村的人都做他『爺爺』。他的妻早就死了。他的大哥留下一位寡嫂現在與他同住好像家主，與同同負長老會議的公家義務。她的名字是拉獨凱，她的桌子的坐位是在祖父的右邊。她對於一件事情的同意必須在祖父許可以前。例如，他問，『你怎麼想呢？嫂嫂，關於買那塊麥力舒的草地？』隨你喜歡，我的阿叔，你有男子的腦筋。』

祖父的大兒子，勃拉哥耶，就是埃珊的父親，是這家庭會議的第三員。全家其餘的人都是聽着，服從便了。這三位長輩有時特意離開家裏，使得孩子們玩玩他們心裏所願意的，婦人們盡情地說話，男子們自由地吸煙。一息，無可如何，『三老』裏邊的一個總走進屋內，於是個個人就變靜寂和忙碌起來。

祖父是一個老人，但行爲常常像孩子一樣。有時爲了一些細小的事發起脾氣來，於是憤怒，責罵，在他脾氣發作時，誰最近他身邊他就向誰打一頓。一忽，他又和善，大量，同小孩子們玩玩，給他們幾個錢。一忽，又會無緣無故叫起來，『在這個世界上我感覺

到孤獨，像山頭凋謝了的樹一樣。」

青年時代有他的無謂，老年時代有他的龍鐘。

埃珊的失戀後一天，勃拉哥耶用嚴肅的態度走到拉獨凱前面，說，「伯母！上帝寬恕我們，埃珊爲了伴碼斯的妖怪的女兒發癡了。」

「埃珊？那個還是去年夏裏才成年的孩子？」

「是這個。」

「你說伴碼斯的蠻勇女孩？」

「是的。」

「阿拏凱？」

「是雙。」

「她對於我們家是不好的！」

「不，不？我也如此想。但是埃珊，上帝恕我們的罪，是深深地愛她。凡鈴凱告訴我他昨夜舉動壞極。」

「唉！他做什麼呢？」

「請你不要對祖父說半句什麼。」

「不說的。」

「凡鈴凱告訴我他喝醉了酒，於是要去殺腓力

普，麥力舒，因為，你知道的——這個人是在想阿拏凱的。』

『你說什麼？』祖母思量了半響，又說，『我將這個事情去對祖父說，看他說句什麼話。』

『請你不要說到昨夜的事情，你知道的。』

『上帝禁止！』

拉獨凱去對祖父告訴了這個故事；他顯然憂愁的。靜寂一下以後他看着老婦人說，『你知道的，嫂嫂，這正如你所說。但我聽到我們老輩們說，破碎了青年的心，不理他們的願望是不好的。我相信我們的家庭差不多有八十個人。』

『還要更多。』

『謝謝上帝！那末爲什麼阿拏凱將不能改正她自己變做我們之一個呢？』

『上帝歡善你的話。』

幾天以後，阿拏對她的一個朋友說，『我知道什麼事情都順利了！我是這附近九村裏面最美麗的姑娘。』她從牠罩衫袋內的一隻小盒子裏拿出一枚鏡

做理牠的卷髮。

她變做詰那特舒的一員之後，她還是和老樣子一樣的是一個驕養的女孩。她常常自詡，刁張；要她什子麼她從來沒有做過，總是這樣的回答：

『我在我父親家裏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我爲什麼要捏生粉團給地們吃？一個麵包我和埃珊已儘夠了！』

女人們不敢再說什麼。有時，他們都去告訴她們的丈夫，但有誰敢向拉獨凱和祖父說？

她們忍着痛過了幾時，保守着她的不幸的密秘。她們個個都代她做事，服從她的意思。有時她的態度竟命令的專制的使別人做了奴隸。雖則妯娌們互相非議她，批評她，而她們却常常庇護她在老人與外人之前。祇有上帝知道事情像這樣是如何過去，倘若阿拏凱，到這家將近六個月了，沒有對她們將生命變做牢獄。她不幫她們種菜，也不留在家裏看守小孩。她很遠去買那比其餘婦人所穿的漂亮的衣服，可憐的埃珊試着去勸她，拉獨凱和祖父買來的同樣的布料

給家裏的各人，他不能爲她去要求一件綢的短衫。回答是，她不會和祖父結婚，她可以立刻回到娘家去，倘若她的丈夫是如此一個懦夫。她的父親一定可以許她要什麼買什麼。埃珊進退維谷。只要她用她大的有火的眼停着看他，他就一定知道如何去趨奉她……

阿拏凱的潑悍一天厲害一天，她想出種種的詭計去挪揄家裏的人們。她將一羣狗趕進廚房內，任牠們吃了盆子上面的肉。她開了酒間裏小桶的龍頭，於是酒就流出來。爐子上的麵包常常燒焦，假如是她管着。例如在工作的日子，她也穿上休息日的華服。性子變得更壞更壞。女人們不能再忍耐了。一回，是阿拏凱輪到管屋，她却離開家跑到市場去。於是妯娌們秘密非議。

『我不知道，姊妹們，我們犯了什麼錯誤，我們應得如此的受苦。』

『我也不知道。』

『這是一個大處罰，也是一個大不幸。』

『只有上帝能幫忙我們。』

「不，再不能像這樣下去了。」

「讓我們同祖母說，她會告訴祖父的。」

「你去對她說罷，沙雷那。」

「爲什麼要我去說呢？」

「她不是說你偷她的手鐲嗎？」

「她沒有叫你的丈夫是野蠻和尚麼？」

「唉，她非難媽里阿那是一個乞丐的女兒。」

「她叫凡鈴凱的女兒子是私生子。」

婦人們絕不敢說些什麼如沒有拉獨凱做幽默的證人關於這些痛苦的事情。一邊，埃珊看見了阿黎凱穿過樹叢，扯破了她的新小衫，他去向祖父訴苦。

埃珊是一個靜默的人。從小就肯聽話。他甚至不能措一段樹到市場去沒有得到命令叫他這段樹要討價多少，多少他可以賣去牠。

祖父獨自坐在房內，埃珊走進來。他如此老，已不能到外面工作，他給他坐在家裏剝剝豆殼。

埃珊脫去帽子，握了祖父的手。祖父樣子惱怒。他不動，拔了也的手冷淡地說：

『不錯！』

『祖父，我求你的寬恕……用不到將這件事情再騙過你……我樣樣都受責備。我帶了恥辱到我們的家裏來。』

老人嚴肅地看他。

『沒有用處，祖父，不要發怒。』

祖父舉起他的頭，推開豆的盤子，還是發怒。

『我什麼都知道。你是那一種的人，啊？你想一想，你要破壞我的自由和一家的快樂麼？』

埃珊，他是頭腦簡單的一個人，無言地站着，知道祖父已經知道一切事情了。

『親愛的祖父。我不知道怎樣做。請恕我。』

埃珊又將祖父的手拿去，祖父縮回。

『跑出去，不要弄髒這塊地方。你是一個人麼？』

埃珊面孔伏在背心裏，說，幾乎哭着：

『隨你無論怎樣處置我和處置她。殺了我，趕了她出去罷。上帝和你在一塊。但不要看我像一隻狗——可憐我吧。』

祖父的鬍子動起來。

他用他的全力壓制他的興奮。他向上看，伸出他的腿，驚奇的自信地說：

『我的孩子，你選舉了她。我叫你這樣做的麼？』

『對於不要提起這些話罷。我是惟一的犯罪的人。』

祖父捋一捋他的鬍鬚；他嚴肅的看他，莊重地問，

『那我將糾正這錯誤？』

『上帝第一，於是你。』

『是呀！但我不知道怎樣做。』

拉獨凱已注意這孩子氣的狡猾的表情繞着祖父的眼。

『上帝將幫你這樣做，』埃珊說

『你……爲什麼……不愛她？』

埃珊覺到困惱。他寧願爲恥辱死了。祖父直看入他的眼睛。

『她是不知道好壞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要問你，你還要她否？』

埃珊沒有說。他想逃開，但祖父的眼死釘住他。

『這都是，』埃珊說，『因為伴碼斯非常地嬌養她。你當然知道她是她的獨養女兒。』

祖父不耐煩地高聲說：

『你聽，孩子，我問你什麼？我要知道你還愛阿拏凱麼？告訴我！』

埃珊低下頭，藏了他的面孔，笨拙地動了他的肩，羞怯地說：

『我不知道。』

『呀，你應該知道。我將從你的回答中判斷，不要以後儘管來訴苦。』

『不，我不願。』

從祖父的臉上的表情，誰也容易看見他已有決定，而且他還滿意他的計策的。

當天晚上，所有的男人都圍繞桌子坐着，因為這是吃晚飯的時候。女人中只有一個拉獨凱，其餘的女人都在廚房裏吃。有二三個在桌邊伺候着。

這時阿拏凱也輪到伺候

其餘的兩位婦人捧着碟子或食物一進一出。阿拏凱却斜靠在門邊做臉。

祖父給她一個可怕的注視。個個人都一聲不響。拉獨凱覺到全部的血都衝到頭上來。而阿拏凱却一點不以爲意！

吃完了飯每個人都畫了十字，等着祖父畫了他們就可離開這房子。

但這位老人却將麵包皮，匙，刀，大盤等推在一邊。頭支在手掌上，四圍一看，於是眼釘住在阿拏凱的身上。

她覺得蟻癢地不安，垂下兩臂，伸直她強壯美麗的身體，想要離開這房子。

『等一等，女兒，』老人說，用一種少有的清楚的語調。

全家的人們都驚嚇了。

祖父用同樣的語氣繼續說：

『女兒，我聽說……你在我們的家裏似一個驀生

人一樣，』

祖父又很溫和的說：

『我活看一天就不願寬容一天。我的家將永不是一座牢獄對於我的無論那個孩子。我知道那些婦人們在那邊的』——他直向廚房指點——『是對你不好。她們忘記了我仍在這裏做家長。

阿拏凱懂得她祖父是有意嘲笑她的。她的心裡起了怨恨與恐怕。

『她們愚弄你。她們要你似奴隸一樣地幫她們做事。你不是從平常的人家出身的。唉，不是！』

他的樣子看去非常和善，甜蜜，婉轉。阿拏凱覺得窘迫了。

『我不允許以後無論什麼再像這樣下去。我是一個老弱的人，我不能再管理家務，我知道……』

他的臉孔有些嚴厲，他的唇顫動。他對全家喊起來：

『你們大家聽，你，拉獨凱也聽，你，勃拉哥耶，你們攏總的人：我命令你們個個男人和女子，要服從

這婦人，』——指着阿拏凱——『我不要她在這家裏再做別的事，那末她的貴手不會再弄髒。上帝責罰無論那個倘若他不服從她。或想出什麼方法來侮辱她。』

他站起來，可憐的老人。用一種威嚴的態度。表現出悲哀與憂愁。

於是他們都做了十字，站起來，靜靜地走過阿拏凱身邊，小心的不敢觸着她。

阿拏凱狂亂的，她跑到廚間，勝利地大叫起來：

『你們大家都聽見了麼？』

好像女人們聽的失敗了！

『把我舖一張床在菩提樹下。我要祖父的墊子，拉稱凱的小枕頭，勃拉哥耶的羊毛氈：而且我要你，彼得力耶，她的兄弟是在獄中，拿一根棒，從樹林趕一羣小雞來，而且全夜看守着。上帝要責罰無論那個不服從我命令的人，你們聽見祖父這樣說麼？』

一個人有時是怎好的滑稽！

沒有人反抗。他們個個有一種奇異的可怕。祖父

的話，『上帝要責罰』，仍在各人的耳邊響着。

埃珊躲在打穀場裏面，垂下頭要睡的樣子，但睡不着。睡不像一條毯子，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喜歡就能蓋在你的頭上。

阿拏凱有她的意志。

但她也不能如她所想那麼容易就睡着。她以前從沒有感覺到像如此的孤獨。頭上好像沒有屋頂，她像一個沒有轡的野騎者，或者像一隻大洋上的小帆船，她感覺到她的心正在燃燒，而且沒有人安慰她。但她還是倔強的。

『我命令你不要在那麼睡，你要被上帝責罰麼？』她對彼得力耶說。

月亮在頭頂。一切沉寂。阿拏凱的心戰跳，而且有些東西在她裏面慢慢地死去了。

她不能像這樣再下去了，但怎麼辦呢？她回到他父親家裏去呢？——她能告訴他什麼？——『祖父已命令無論那個要服從我的意思。』不，她再不能照這樣說了。於是這可怕的夜又完了，一息就可天亮太陽

出來，光照萬物。她，可恥的人，她將怎麼辦呢她能比她現在更凶暴麼？寧靜些——但怎麼樣？降服麼？不。

思想住她的腦裏大跳舞，穿來穿去，混合與雜亂她覺到非常疲乏。激怒。愛情。憤恨，飢餓與乾渴統不見了。她的眼簾像鉛一樣重，但牠們仍沒有閉！她覺到如此可憐，孤獨，她要快樂地消滅在這烏有之中。但睡眠不能由祖父命令，也不能威嚇他。

阿拏凱起來。她注視彼得力耶的黑影坐在她傍邊。

她感覺到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她的心內碎了。忽然，用大力量，一種基督式的情感繞着她，她叫喊出來：

「彼得力耶，去睡去！」

彼得力耶沒說什麼，拋了棒，預備走開。

「彼得力耶！」

彼得力耶顫抖，站住似一塊石。我的上帝，是什麼一種新的心氣呀！現在要怎麼樣？

彼得力耶，親愛的姊姊，請怒我！」

她的婦人的心軟弱了；她明瞭而且軟化。

「阿拏凱，我的親愛的魂，願上帝恕你！」

「彼得力耶，我的姊姊……」

她拉去彼得力耶拉的很近，擁抱她；兩人都哭起來。

她們的哭是何等的好聽——像孩子們一樣。

什麼東西都如此年靜——天底下沒有一點聲音？兩位婦人擁抱，哭，互相撫愛。阿拏凱對她吻了又吻。彼得力耶吻她的頸又吻她的額。月亮也奇怪的掀起牠的兩眉。

「彼得力耶，我的親愛的，我將死了！你給我洗浴，姊姊，當我死了。用羊皮蓋在我身上，咬一口蘋果放在我的棺中。你是惟一的愛我的人。」

「不要這樣說，我親愛的小愚人。個個人都愛你的。」

「不是，不是，我知道。沒有一個人愛我了。」

「你這麼會知道呢？我的親愛的，你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我寧可自己此刻死掉比讓他們說什麼來

反抗你。』

『那末祖父呢？』

『我們的祖父是一個和善的老人。你悔悟地接近他你自己會感覺到的。』

『好的，我到她前面去……再會，親愛的，永遠倘若我死了。』

彼得力耶用手掩住她的口。阿拏凱拿去彼得力耶的手放牠在她的頸上：

『倘若我死了不要講我壞話！現在你去吧。』

『我活着一日就不願離開你一日。』

『我求你如求上帝一樣。』

『那末你要到那裏去呢？』

『離開我，我此刻覺得非常奇異。離開我。上帝幫助你。為你孩子的愛，離開我。』

彼得力耶躲在屋後，她看阿拏凱到什麼地方去。但夜仍管轄着人間，所以彼得力耶不能看見阿拏凱，走到祖父的門限上。

祖父，也一夜沒有閉過他的眼睛。

雞第一次叫了，這是一個新的日子同新的生命的最早報告者。一直到現在阿拏凱從沒有聽到過這歌聲是如此美麗的。

祖父坐起，將被丟開，他畫了十字，仍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心裏反覆地想。雞又叫了。

祖父起來同平常一樣走到井邊。

在門限上，由曙色的弱光，他看到一個人的影子『你是誰，那邊？』

『是我祖父，阿拏凱！我要去死。恕我，倘若你能夠的話。』

祖父站住，振撼着。幾乎跌倒。

『我的孩子，這樣說是有罪的。看我的頭髮，已比羊毛更白了。

阿拏凱捻住他的外套衣緣，從他肩上掛下來的，吻牠。

『我嚴酷地有罪。我擾亂了你和平的家。恕我，爲上帝的緣故！』

沒有什麼事比較使老年人哭起來更容易的了。

眼淚滾下他的兩頰。他用兩手拉去她的頭，吻她。

『進來，』

她跟他走進房內。

『坐在那邊。』

她坐在凳上，祖父坐在床沿上。

『剝些豆殼罷。』

她依他話而做。祖父愉悅的看着她。兩人都靜默的，一句話也沒有，雖則他們的心仍在說着。白天又來管節。

『跟我來。』

她同他走到馬欄裏，喂馬，照祖父的話。她不怕牠們，也不怕勃拉哥耶的牝馬，常常要踢的。

『現在，到這裏來。』

他領她到豬欄。她切了九隻南瓜拋給豬吃。

人們在屋內醒來，走出來，胆怯地用眼跟着他們，提心吊胆的使不被看見。埃珊是非常恐怕，惶惑，他爬上胡桃樹上，身子躲在樹枝裏邊，奇怪的看着這非常有的景象。

祖父看起來似乎返老還童了。他走路簡直是跳。

「到井邊來。」

他們走到井邊。

「吊上些水。」

阿拏凱做了。

「澆一些。」

阿拏凱瀉出，祖父潑到他的臉同頭上。

「把我揩乾。」

阿拏凱小心地揩乾他的頭。這是很容易的將水拭去，但老人的眼是弱的，淚繼續滾下他的兩頰。

祖父注意到幾個站在天井裏的人。

「走近來，你個大家。你們爲什麼不洗？你們沒有看見阿拏凱是等着給你們洗麼？是的，你們大家。可憐的女孩，她將這樣做。假如她要求他人給她同樣做，那一定要怨聲載道了。」

男人們與婦人們都膽怯地走近井邊。都像良好子弟，文明人，他們個個對阿拏凱說：「謝謝你！」

埃珊的臉孔表示快樂。他也走到井邊，張開他的

兩脚，向前彎曲，伸出他的兩手。

「澆！」

她依樣做。

埃珊如在七重天上一樣。

「你澆的怎樣好！好好拿開牠，我已經濕了。停止，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她捲上她的袖子，用她的右手澆。

「那就對了，上帝保佑你。」

彼得力耶在四圈跑，眼淚流到她的兩頰，告訴些什麼，又問些什麼。

祖父，爲快樂所傾倒，回到他的房內，開了一隻老木箱，取出一條珠鏈來，小心地包在一條手巾裏，藏在懷內，仍回到井邊。

他們都洗好了。他們個個覺得好似站在聖地之上，耳聽着神聖的樂隊的歌唱：『主祝福地上之水……』倘若偶然隊裏有一個人給一個手勢，大家就要跪下去禱告了。祖父向四面看，態度煥發的，驕傲的。親愛的老人！

『你們都是好人。這裏沒有一個人澆水給阿拏凱。』

他們個個跳起來衝到桶邊。

『現在太遲了。我喜歡我自己來做。來，我的孩子，給你洗一洗！』

這很難說，是祖父的手顫動呢，還是阿拏凱的心震跳。他用他自己的面布給她揩乾，而且將珠鏈掛在她的頸上。

『她樣樣事由她自己做，可憐的孩子。但我要重說一遍我昨夜所說的，你們個個人都要牢記：「願上帝責罰無論那個，倘若他侮辱她。」』

青天看到地面快樂的微笑了，人類的事真是奇怪。人是一種怎樣滑稽的兩腿動物呀！他向天上凝視，失望的伸張兩臂，用神秘的聲音呼喊，祈求，等待，奇怪。有些事人是懂不懂的燃燒在他的心胸中；他的靈魂像聖香一樣開展，升騰，渴念與萬有同享……上帝呵，這是時常如此的！



島上

古時在列斯蓬地方有位路易先生，他後來周遊世界；至他知道世界的大部時他在可想像的極遠的島上死了。他住在列斯蓬時，他是個有健全的理性的和重要的人物。他如一般的人生活，他自己弄得頗好也不妨礙他人。他有許多房子滿足了他天賦的驕傲性。但漸漸地這種生活使他厭倦而成爲一種負累。所以他把他的所有都變賣了，駕了一葉片舟走了。

他們先到卞田，後到帕爾摩，君士但丁和邊路。到帕萊斯丁和埃及，又繞阿拉伯到錫蘭；他們甚至

駛到馬來半島和爪哇，待重至大海時他們向東南行。有時他們遇到本國人，到故鄉去的。他們聽到了故鄉的消息歡樂得流下淚來。在這些地方，路易先生眼見那許多希奇古怪幾乎不可相信的東西，他幻想他把此外的一切都忘了。當他們在汪洋大海航行時，一隻海鷗趕及他們，他們的船如塊軟木塞在波浪裏簸蕩，沒有方向沒有指導。三天之內海鷗增多，有加無減地憤怒，第三天晚上船在一個珊瑚礁上沉沒了。在最恐怖的聲音之中路易先生覺得他自己高高升上又低低沉落；但波浪沖他到一隻木筏上，無知無覺地。當地神志清醒時，他知道是在午刻，他是孤零零地臥在寂靜的海中一隻破碑的木筏上。在那一霎時他經驗到生平第一次的生活的歡樂。他的木筏只是浮蕩直到黃昏，在全個夜裏。第二天又是全個一天；但四面八方他不能看見陸地。而且他的木筏被水沖散了，一片一片地漂去了，路易先生想用他扯破的布條縛牢它們枉費氣力。到最後低賸得三根不堅固的帆杠了，他為他的困憊和孤單的思想要昏去了。於是路易先生

來和他的生命告別聽受上帝的意志了。

第三天黎明他知道波浪把他帶到一個可驚的島上；這呈現在他面前的是兀立海中的美麗的蒼鬱的樹木。後來他能夠舉步到鋪着鹽和泡沫的岸上。在這時候幾個野人由綠蔭中出來，但路易先生對他們狠狠地狂喊，因為他怕他們。於是他跪下祈禱，倒在相近岸邊的地面上而睡去了。

夕陽西下時飢餓叫醒了他。他四圍的沙上都是扁平的赤腳印子，路易先生很高興看野人們蹲伏在他旁邊，出神地注視他，談論他，並未加害於他。他去找些充飢的東西，但黑暗已下降了。繞着一塊巖而行，他走向一大羣野人的地方。他們坐成一圓圈，吃他們的晚餐；他看見男人，女人，和小孩在一團，但他遠遠站着，不敢走近，如從別一個教區來的乞丐。後來在這些人之中一個年青的野女人起來，給他一盤水菓盛在一隻用草編的盤子上。路易忙趨向食物，饕餮地吃香蕉，新鮮的和乾燥的無花果和別的水菓，日光晒乾的肉與和我們所吃的滋味不同的可口的麵包。

女郎又給他一瓶泉水。當他吃時，蹲伏着，服侍他。他吃罷，他的全身覺得舒服；他大聲地道謝女郎因為她的禮物，黃為她的麵包和他的慈善，也向其餘道謝他們的慈善。當他說話時，他發生感激如他負載過重的心的柔情的約束，突然以言語表示出來，他從來未曾有過的。女郎坐在他的對面大笑。

甚易先生呢以為他必須重說一遍，使得她可以懂得，他向她道謝如此熱烈好像他是在祈禱。當時其餘的人都到林中去了，路易怕他自己留在這樣一個冷落的地方，而他心中又這樣歡樂。挽留女郎，他開始告訴她他是何人，來自何處，怎樣船沉沒，和他在大海中所受的苦楚。忽而路易看到她睡着了，她的雙頰緊貼着地面，他起來坐在稍遠一些地方，仰視星空，諦聽海潮的澎湃，直至他自己也昏昏入睡為止。

早晨他醒來時，他找尋女人，但她已走了；祇有她身體的印跡完全留在沙上，挺直和纖長如一條綠枝，當路易一脚踏入這個陷下的地方時，陽光照得暖烘烘的。於是他循着海岸環行全島，看看它像什麼。

有時他的路引他穿過樹林或穿過灌木叢；而有時他繞行沼池，或爬過巖石。好幾次他碰到野人，但他不再怕他們了。海是非常地青碧比無論那兒青碧，開著花的草木有特別的嬌美。他終日遊走，觀賞他所看見的最美麗的鳥的美麗。他也要野人的美麗比無論何種人美麗。翌日他繼續他的探尋，直至他走完島之四周。島上有噴泉花草，平和得如我們所想像的伊甸樂園一般。晚上他回到他上陸的地方：那兒他看見女人獨自坐着，編她的髮兒。在那的腳下橫着載過他的木筏，受無路可通的海浪的輕賤，所以他不能再走了，路易先生傍她坐下。眼對着一個一個奪取他思想的海波。常層層疊疊的波浪來來去去的時候，他的心氾濫着無邊的哀傷，他吐出他的哀歌；他怎樣曾經流浪二晝夜知道島嶼所有的大小，但無處找到一個城市或港口，也沒有看見一個和他相同的人，他的同伴在海中死了，他獨自流落在島上不知從何處歸去，獨自在言語不通的野人中間。所以他悲傷他的運命，躺在沙上的女人聽他說直至她入睡，被他的哀

歌的調所催眠。於是路易先生停止說話也緩緩地呼吸一口氣。

早晨他們同坐在一塊巖石上，高出海面，遠矚地平線。路易先生把他的全個生命想了一遍；他記得列斯篷的壯麗和寶貴，他的戀愛事件，他的遊歷，和一切他在世上所見過的東西，他閉攏他的眼，內在地找尋那些美麗的圖畫。但當他張開眼時，他看見他對面坐着女人在她的腳跟上，斜視着又暗淡地在她的面前；他注意到她的悅目的小小的胸脯和纖長的手足，色褐如赭石又很挺直。

他要時常坐在這塊巖石上盼望來船。他看見太陽從海中上升下落，他對這個及其種種都習慣了。他開始一賞這個島的甘美，這由他看來好像是個愛之島。有時野人要找他；他們很敬重他。在他們環他而蹲伏時他們看去看像肥滿的鵝；他們是刺了花的，有幾個是很老了；他們給他東西吃又服侍他。當天雨時，蜜易先生到女人的小屋裏去住。這樣他住在野人之間也像他們一般地赤裸裸的了；但他輕視他們不要

學他們一句說話。他不知道他們叫住着的鳥是什麼也不知道他所容身的屋叫做什麼，也不知道上帝面前他的唯一的女伴叫做什麼。

無論何時他晚上回到小屋，他見得他的晚餐預備好了，他的床預備好了，又有褐色的女人的溫柔的擁抱。雖然他當她不像一個人，而較近於動物，但他却要用他自己的言語對她說話，而且心滿意足當她聽他說時。所以他告訴所有的不絕地經過他的心的思想；關於在列斯達的他的房屋和他的遊歷的瑣瑣細事。起初這使他懊惱就是女人不懂他的們在他告訴她的意思時，但漸漸地他對於這個也習慣了，告訴他同樣的事情一遍又一遍，時常同樣的話語和同樣語態；那樣之後他把她抱在他的臂中如她的妻子了。

但在時間的過程中他的敘述短起來了也不大聯絡了；許多事情由他的記憶中逃去好像它們從沒有發生過；終日他會躺在他的床上不說一句話，想一想他自己。他對於他的周圍都習慣了，他會坐在巖石上

過幾個鐘頭。而永不想到盼望來船。

幾年過去了路易忘了他的歸家和他的本國話：他的心如他的說話一般的愚鈍了。每當日暮他回到他的小屋去，但他不復知道這女人如他第一天所知道的了。

在夏日有一天，當他正在深林中遨遊時，他忽然爲一種大大的不安所佔有了，因之他跑到開朗的地方，在那兒他瞥看一隻美麗的船在停泊。他心兒顫跳地跑到海邊攀上巖頂，從那兒也能看見一羣水手和職員。他躲在漂石之後像一個野人聽他們說話。他們的話語有些打動了他的記憶，他自覺異客是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於是他站起，想對他們說話，但他只能哭喊。異客們都吃了一驚，他隨即又哭喊了。他們把他們的短鎗對着他，於是他的舌兒解放了他對他們喊道：「大慈大悲的 Senhores！」（水手們，因他把本國語忘了——譯者）他們歡樂地狂呼向他奔來，但，如一個野人，路易覺得他必須跑去。而他們已環繞着他，一個又一個地擁抱他，他們的問句壓倒他了。

。他在他們中間赤裸裸地滿是恐怖，只渴想逃走。

『不要怕』，一個老職員對他說，『記牢你是一個人。拿肉和酒來，他看去瘦弱的而且可憐的。來和我們坐在一起使你自己如在故鄉一般，那你又會習慣人們的說話了，而不要說這種猴子們說的言語。』他們給路易先生以美酒，淹肉和麵包。他坐在他們當中大吃如在夢中，他覺得他的記憶回復到他心內來了。

其餘的人們也吃也喝，也閒談，高興尋到了一個同國人。當路易吃罷，他充滿了一種感激的美意如那天那女人給他食物吃時一樣，他很高興聽到自己的美麗的語言，和可以與人們作伴侶，那般人對他說話好像對一個兄弟。所以話語迅速地回到他的舌上，他盡他所能地感謝他們。

『再多休息一些時，』老職員說；『那末你當告訴我們你是誰和你怎麼來到這兒。言語的珍貴的禮物將來報答你，因為人之最大的所有物是他能說話，和傳達給別人他遭遇過什麼及他的感覺是什麼。』

職員這樣說罷，一個年青的水手唱起一隻可愛

的歌來了。他唱一個人航行大海，當他的情人懇求海，風，和天送他回到她地方。她的想念和悲哀在溫柔的字句中可想像地表現了。水手唱罷，其他的人們也歌唱或背誦這一類的詩句，悲哀地互相競爭：他們唱到想念可愛的人兒，被迫到遠方的異國去的船兒，和長是變化的海。到後來他們都講起他們所離去的家來。路易先生哭泣了，快樂到了痛苦的邊上在他所忍受的思想上，而現在他又能夠懂得，已經忘了的他的說話，詩的可愛的音樂：他哭泣因為這全像一個夢，他恐懼覺醒。

最後老職員起來說：「孩子們，我們要看一看這個我們所發見的島，我們大家當在夕陽西下之前回來起行。我們今夜上我們的歸途我上帝底保佑之下。但你呢，」他轉向路易說「若你在這個地方要想帶一點東西回去當作紀念，拿它到這兒來在夕陽西下時等我們回來罷。」

水手們沿着海岸分散了，路易先生轉向女人的小屋。愈近他愈躊躇了；他自己思量怎樣他能最好地

告訴他他必須離她而去。他在路旁一塊石上坐下，覺得他不謝謝她不能就此離她而去，他和她同住已有十年了。他記起她怎樣的待他，她怎樣的給他吃，以她的身體和他的工作來服侍他。他走進她的小屋，傍着她坐下，急促地說了許多話，好像必須使她相信。他告訴她他們來捉他去，和要他必須走的那種迫切的事件；他想了許多託辭。於是你把她抱在他的臂中，謝謝她爲他而做的一切，又設下神聖的誓言不久就回來。他說了許久時候，他知道是在沒有理智和了解地聽着，他憤怒起來了又用力地把他理由重述一遍，不耐煩地踩他的腳。突然他想到水手們怕會沒有他就起旋了，他在他的說話之中跑出去急往海邊。

但還是一個人沒有到，他坐下等候。他開始被一種意思所縈繞了，那思想是女人未正確地了解他所告訴她的他的迫近的分離；這個是如此不能忍耐他立刻站起跑回去，再向她說明一遍。但當他走到小屋時，不進去，他由一個裂縫間窺視她在做什麼。他看見她採了新鮮的草兒做他這天晚上用的床，她正在

預備他的藥品，他又第一次注意到她自己吃些不好的幾塊，那些捏碎了的或腐爛了的，揀最好的，揀大的無肥的菓子給他；於是她坐下一動不動如一尊偶像，等待他。於是路易先生覺得他應當先吃了她所預備好的菓子而躺在床上，打斷她的期待在他別離之前。

那時太陽在西沉了，水手們聚集在岸上，在他們離別之前。祇有路易先生失落了，他們喊他：『Senhor! Senhor!』不見他來，他們跑到林邊在那兒找他喊他。他們中有二個人很近地經過，不絕地呼喊，但他躲在叢林中，他的心別別地跳動深恐他們找到他。後來他們的呼聲中止了，夜幕下降了。他聽到他們的拍拍槳聲當他回到船上了時，高聲地可憐這失落的人。於是一切寂靜，路易先生由叢林中爬出來又回到小屋。他見女人一動不動地耐心地坐着。路易先生吃了菓子，躺在芬芳的床上把等待他的她抱在懷中。

天亮了；路易先生未曾入睡；他由面着海的小屋

底門望出去。這海他可在樹林中的一個開口看見。他看見離去的船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他凝視熟睡在他身邊的野女人，她不復如先前那樣的美麗了，是可惡的和可怕的了。淚珠滾滾地落在她胸上當路易先生竊竊地重說使她聽不到的時候。一切那些絢爛的語句和出奇的詩歌，是描寫渴望和永遠不能充實的慾望的苦痛的呵。

於是船在地平線下不見了。路易先生還是留居島上。但自那天後，一年一年他雖然依舊活着，却永不再說一句話了。



吸血鬼

天天往來於君士但丁堡與太子島之間的輪船載我們到柏列開浦，我們登了岸。祇有幾個乘客，我們兩個與波蘭人一家，父親，母親，與女兒及她的未婚夫。但不……還有幾個。一個青年，希臘人，在跨過「金角」的斯塔婆木橋上船的。由他攜帶着的寫生冊，我們斷定他是個藝術家。他烏長的鬚髮垂到肩土；臉色蒼白，一雙黑眼深陷着。起初我對他很有興趣；他是很懇懇的，能給我們許許多多關於我們在遊歷的國家的消息。但他太多言了，十分鐘之後我獨自離開

了他。

反之，波蘭人一家倒很合人意的。老者很和藹沒一點矜誇的神氣，未婚夫是年青的文雅的一個人。他們是到柏列開浦消夏去的；女兒是孱弱的需要南國的空氣。美麗的蒼白的女郎看去似乎正是重病初愈又似乎正患了重病。他依在她的未婚夫底臂膀上走，時時為她的呼吸而靜立，又時時燥嗽中斷了她低聲的談話。無論何時她咳嗽，她的伴侶就停住同情地注視她，當她回看他時，她的眼睛似乎在說：「沒有什麼……我很快活。」

他們相信她的痊愈與他們的幸福。

希臘人，他在碼頭上離開了我們，推薦一個法國人開的旅館，一家就決定在那兒住下。地位並不高，風景絕佳，旅館設備完美有法國風。

我們一起午餐，當午熱有些退了時，我們大家徐徐地走上斜坡到了一個松蔭下觀賞風景。我們不久找到了一個適宜的地方憩息，希臘人又看見了。他祇對我們鞠躬，四周找尋一個相當的地方在離我們幾

步地方坐下，打開他的寫生冊開始作畫。

『我相信他想背着石巖坐下使我們不能看見他的作畫，』我說。

『我們並不想，』年青的波蘭人說，『我們有很多別的東西可看。』

過了一忽兒他又說：『我相信他是把我們當前景……不去管它吧。』

的確，我們看看別的東西已儘夠了。我不以為世上還有比柏列開浦更可愛更快樂的地方了。歐林烈士，加與爾滿皇帝同時人，曾在此處流放過一月。若我能在這個地方住一月，在我此後的生活的記憶裏當是快樂的了。就是僅僅那一天我也不能忘却的。空氣是如此清潔，溫和與晴朗我的靈魂有如添上絨毛的翅膀翔翔復翔翔了。右邊褐色的亞細亞石岩聳立海中，左邊，遠處，是歐洲底藍色的嶮峻的海岸；靠近我們的查爾幹，多島海底九島中之一，生着沈鬱的扁拍叢，絨獸地膽怯地站着：這看去好像一個鬼纏的夢。一所大廈屹立島頂……這是一個瘋

入院。

馬爾馬拉海面滿是漣波，溢出種種色彩如閃耀的貓兒眼，在遠處看去色白如乳，靠近我們有玫瑰色的微光，在兩島之間照耀如金橘；在脚下深深的是藍玉般的藍。它底可愛在不使人煩擾，沒有大船在它上面行駛；祇緊傍岸邊有兩隻小船，飄揚着英國旗，在來來往往地游弋，一隻小汽船，大小與一個守望者的木棚相彷彿，與一隻水手們划着的船；流動的白銀當他們節奏地划槳時點點從他們的槳上滴下。無畏無懼的海豚滾來滾去傍着隻船，或在水面跳了長長的半圓。時時巨大的蒼鷹自大陸駛向大陸寂然飛行。

在我們座位之下的斜坡覆着滿開的玫瑰，空中滲透了它們的香氣。音樂底聲音，渺茫的與夢幻的，從岸上咖啡店底拱廊裏傳到我們地方。

我們都深深地受了感動；我們的談話停止了，我們自己完全沉溺在被這個天堂底默想所喚起的情緒中了。年青的波蘭女郎躺在草地上，她的頭投在她未婚夫底懷中。嬌嫩的鵝蛋臉兒露出微紅。突然淚珠

由她的藍眼睛中湧出。她的未婚夫了解她的情緒，俯下給她一點一點的舐去。母親見了這個也像她的女兒般哭泣了，而我呢……凝視着女郎，我也感到我的心好像太充滿了。

「此處身體與靈魂定可復元了，」女郎低語道，「是怎麼一個快樂的場所呵！」

「上帝知道，我沒有一個冤仇，」她的父親說，「就使我有，在此地碰到他們，我願寬恕他們。」

他的軍音顫動着，

又是寂然；我們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溫柔的情緒。每個人覺得在他內心有他所渴想與世人同享的一個幸福底世界。因為我們大家深知別人所感到的，我們中沒一個人說話。

我們絕少注目那個希臘人，約一小時光景他打弄他的寫生冊向我們點一點頭走了。我們依舊坐着。

幾點鐘過去之後，天空漸漸變為紫色使南國更覺動人，母親提醒我們這是回進去的時候了。我們向

着旅館下來。步態緩緩地却是輕泛地，好似無思無慮的孩子。

我們在旅館底前面的一個洋台上坐下。坐定未久我們聽到下面有爭鬧聲與詬罵聲。那位希臘人似乎在與旅館主人爭論，我們諦聽以自遣。爭論並不久長。

『若我不必顧到他客……』旅館主人說，當他走上洋台的梯步時。

『請問，』年青的波蘭人說，當他走近我們的桌傍時，『那位先生是誰？他姓什麼？』

『呀。上帝知道他的姓名。』旅館主人悻悻然說，怒視欄杆，『我們叫他「吸血鬼」。』

『我想是個藝術家罷？』

『好個藝術家……除了畫屍首沒有東西。恰當有人在此地或君士但丁堡死去的時候，就在同日，他完成了他的死者底畫像。那是因為他先期畫的……呀，他永不錯誤，這個搶眼的惡徒！』

年老的波蘭婦人發出一聲驚呼：她的女兒側在

她的臂膀上昏去了，完全失去知覺，看去真如死的了。

她的未婚夫一躍跳下梯步，一手抓住希臘人一手想拿寫生冊。

我們跟他下去；兩人都在塵土中打滾。

寫生冊翻開了，一頁一頁飛散了，我們看見其中一張是個動人的少女底肖像。她的雙目閉着；一頂番石榴花冠圍住她的額角。



奇 劍

從許多古舊的封建城堡底烟囱的一支烟囱裏弛綏地盤繞出一條烟帶，升至雲霧瀾漫的秋朝裏適當太陽開始吐射光芒的時候。無論那個精明的農奴，一注目由山谷下面起來的烟兒，就知道厨司尚未為紅伯爵，或如谷中的人們所叫他的紅流氓，預備早餐。在紅伯爵底城堡中厨司是正人君子，永不在早晨七點之前起床。無論那個精明的農奴都知道纖小的藍色烟帶的義意。這是馬斯鐵羅·康藍，他起來這樣早。他是伯爵所僱用的鍊金家。他於一年半以前由吳爾

泊來就一直從事他的鍊金術沒有一點兒成功。

的確，馬斯鐵羅。康藍早已睡醒而且起來了。他披着一件長黑外套正站在他的火傍。在火上滾沸神祕的與有異味的調製品。他的鬍鬚長到他的膝上，無論何時他想拉鬚（是常常如此的）他幾乎要彎到地上，就在這個時候他也很少能夠拉着鬍鬚之端。

許多希奇古怪的器具圍着他。壁上懸着神秘的圖表指示星辰之運行，把天劃分為幾個天體，人們由這個可以知道運命底怪想。到處是磚灶與熔爐，堅固的瓶當着地獄之火是不中用的，厚厚的鉛板，閃爍的石英，龐大的風箱氣喘喘如一隻剛打死的龍底肺，在一角一隻華麗的雕几上，在一隻小小的天鵝絨枕上的玻璃蓋下，是一點細如半粒米大的金子。

馬斯鐵羅凝視這一點金子搔搔他的頭。紅伯爵前一夜大大地發過脾氣。他已討厭他在他背後有了這過去的一年半。馬斯鐵羅安適地飲食過去，且化了很多的實驗費，而他不能再做比這一點金子多一些。去年有一次，伯爵下了決心要驅逐馬斯鐵羅，好幸運

馬斯鐵羅造金有了結果。實在是這樣的，他能夠這樣做祇因為把金子——他買來的——嵌在鉛裏他伴以為是變出來的。但紅伯爵，雖然他是個奸滑的流氓，却不曾察覺這個。以最怪悖的與最動人的儀式，在恰敲十二點的時候，馬斯鐵羅在伯爵親見之下把鉛條放入火中，當他們從鉛下移過瓶子時，在底裏發現了金子。

馬斯鐵羅底苦惱就此開始了。伯爵要求多些的金子。

『到現在為止，』他說，『我相信康藍是世上一隻最笨的笨牛。但現在我纔察知他不是一個蠢貨，祇是一個惡漢，他知道怎樣造金但不願做。若明天早晨在爐裏沒有相當的金塊，我將惹起後代子孫的誹謗，自然要加我以無賴之名因為做了這個。我要拔盡你的鬍鬚，馬斯鐵羅，並且拖你到我城樓之最高頂一脚踢下去。看是誰的話(Quod dixi,dixi)』。

說罷他掉頭吃他的晚餐去了，注視他的名冊。看在他的那一個村莊裏那時有最可注意的女人(Jus P

rima noctis), 敷了些香油在他稀疏的紅色的八字式的鬍鬚上, 他騎了馬往城外去。

我重說一遍, 這個是在晚上所遭遇的。第二日清早馬斯鐵羅依然搔着他的頭。

『呀,』馬斯鐵羅歎息道, 厭惡地從他有異味的調製品轉向, 『我不能挽救我自己。關於造金是無問題的, 因為我連一枚爛銅圓也沒有。所有我能夠從紅伯爵那裏得來的錢, 我都寄給我的私生子了。想想我用詭計奮鬥了八十八年, 而現在我不能把自己從這個苦境中解脫! 那個「紅無賴」說什麼會做什麼的。祇五年以前, 爲了同樣的一個冒犯, 我可敬的朋友與同事, 拍夫納薩。勒鐵諾威尼兩耳被釘在城門上, 弄得看去如一隻迷途的蝙蝠。呀, 怎樣我能解救我自己呢?』

馬斯鐵羅這樣哭泣, 一再彎到地板上拉他的長鬚。

突然, 在他的苦痛裏, 他聽到走廊上的足音。一霎時門兒開了, 在住有魔魂似的廚房的中央站着可

怕的眉兒打皺的紅伯爵。伯爵是修長的，瘦弱的，生雀斑的，有剪短了的紅髮，與邪惡的露骨的面孔。他的兩手如生排一樣大。他的膝踝貼在他緊緊的適合的褲子上如兩個炎腫。他舉起他傲慢的多毛的紅手，而極小的一副豬眼澈查似地露齒而笑：

『好！馬斯鐵羅。』

馬斯鐵羅立地成爲柔軟無力要在空中坐下去。他空嚥了一大口。面如碧玉失神地低語道，『好，那個[好]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這意思，』伯爵冷淡地說。

這是個可怕的瞬息。情形底嚴肅是由伯爵失去他往常的習慣在這樣一個早的時候起來可以看出來的。這是明明白白的，他的恫嚇是實在的。死的寂靜籠罩住全室。祇有藥草底有異味的調製品不相關地在室之寂靜中滾沸。

『伯爵』後來馬斯鐵羅說，『那兒是沒有金子的。』

『那末給我你的鬍鬚，』伯爵大聲地說而且跳到馬斯鐵羅面前，他急忙把他的鬍鬚拉向他的左臂，所

以它們就垂在他的背後。

「請中止，閣下！」他失望地呼喊。

伯爵驚奇了。

「還有什麼呢？」

「金子是沒有，」馬斯鐵羅悲泣了，「但有較好的東西」

「什麼呢？」

在這霎時馬斯鐵羅，又嚥了可怕的一口，但這一口不復是空嚥了。他的口給在他剛剛所想到的巧妙的謊言底思想中潤濕了。他覺得他得了救了。

「什麼呢？」伯爵嚴厲地重說道。

「有比黃金還要好的東西。」

「點金石？」

「不。」

「那末是什麼呢？」

「永久的愛底幸福！」馬斯鐵羅說，又嚥了一口。

伯爵撫摩他的鼻子。這是個懷疑的表記。

「我定當相信這個麼？」他問。「我定當相信這個

謊話，如我已忍受了一年半你不過想藉此多住幾天的詭計麼，你無恥地污辱了科學底天國的人？」

猶豫是半信，馬斯鐵羅想着而且繼續展開他的謊言極甯靜他。

「在我實驗底進程上我已發現了制服女性的方法。」

伯爵大張他的眼睛。他是女性美底崇拜者聞名的，但與富貴的婦人們永沒有一點成功。他的面上歡樂地閃着光輝。

「我已把銀子磨成粉屑了」馬斯鐵羅繼續的說，「而且在車葉草底液汁中煮沸，復在枸杞子根底液汁中煮沸。這些都是成分。但化學的支配需要魔術却是我自己的祕密。看……」

他掀起其中一隻壺蓋。真的有微小的銀球在有異味的東西底液汁中滾沸。他於前一夜煮好了一客菜碰他最後的運氣。

「而——？」

「而這個銀粒我將製成一方薄薄的銀片；那銀

片你小心地貼在你的劍柄上，當你向婦人們乞愛時放你的左手在劍柄上。保你沒有一個貴婦人，男爵夫人，伯爵夫人，公爵夫人，或甚至王后，能夠抵抗這個魔術底妖力。以這把劍你將可以得到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婦人。』

『哼，』伯爵說，『我會完全信任麼？』

『不會有一點兒失敗的，閣下。』

就在那一夜銀柄預備好。

『我得苟延時日了，』馬斯鐵羅對自己說，為免除他自己俯下去的煩惱，他拉起他的鬚鬚到他的臂膀上沉思地拉着。

謠言立地傳遍這區裏。在鄰近的城堡裏與礮壘裏，穿着錦繡衣裳的貴婦們都私語起來且各以眉目傳情，到處地方談話集中在紅伯爵底銀柄劍上。不到三日馬斯鐵羅。康藍，已從各各不同的貴族接到十八起的聘請書，允許他終生的位置，加之以膳宿費用，不論多少黃金，祇要他肯傳授給他們銀柄底化學成分底秘密。但紅伯爵允許比無論那個還要多，且不許

馬斯鐵羅離開他的城堡。

第四天他帶了他的奇劍出去獵豔。他第一次的行徑是到鄰近的一個城堡，這城堡的主人是正在異鄉旅行。祇留城堡底美麗的女主人在家裏，有三十三個侍女陪伴她。這是紅伯爵底未成功的獵地，已很久很久了，但現在婦人們是在很起勁地與盼望地等候着。三十三個侍女個個想接待伯爵，而且她們都固執着她們是不怕奇劍的。但城堡底女主人叫她們告退而她自己，母儀足式的人兒，獨自接待了伯爵。

她躺在一大沙發椅上當「紅骨」(那是她們之間所稱呼紅伯爵的)入室的時候。她起來與他相見，請他坐。紅伯爵坐在一隻足几上。以騎士底習尚握他的劍在他的兩膝之間。太太，在此刻以前連蹩也不敢向劍兒蹩一眼，含羞地看着。她一見就縮回了。飾着鑽石與寶石的劍的柄端有薄薄的一層銀片。它古怪的暗淡的顏色如靈光似的在室之朦朧中閃閃發光。

他們看不見三十三個侍女從厚呢幕帷之後窺視。但這班女人都同意伯爵似乎是不可抗拒地有力量，



雖然她們以前都以爲他是令人發噤的。

「今日天氣很佳，」紅骨說。

「是，很佳，」太太說，當她看見伯爵不會把他的手放在劍柄上，她大大地心安了。

「也不冷也不熱，」伯爵說。

「確實很不錯，」太太說。

「在日間很温熱，在晚上却是涼爽的，」伯爵說下去，「但今晚的夕陽是最可嘆賞的了，若一個人與一個美麗的女人在一起度此良辰則更可嘆賞的了。」

這樣說着，他放他的大紅手在銀柄上。太太以驚異的目光凝視它，她有些顫抖了。重幕移動起來女人們底脈管裏頗有些波動了。

「他把他的手放上了，」站在前面的幾個人說。

「把他的手放上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大家竊竊低語。

城堡底太太不能把注視在柄上的她的雙目移轉。紅伯爵祇是愚蠢地講開去，但太太是不留意說什麼。

『唉，』她對她自己說。『全個事情是件可笑的迷信；我爲什麼祇是看着它呢？』

但她向別處一看，有件東西立地強制她去回看。伯爵把足几移近她一點，以他的全力緊握着劍柄。太太害怕了。

『你爲什麼畏懼我呢？』伯爵微笑地問『我不願傷你。反而……』

『怕要好一些，』在幕帷後怕女人們中一個說。『若我們讓他們兩人在一起。』蟋蟀蟋蟀的足音可以聽到，女人們，把她們的手指捫在嘴唇上，偷偷地從幕帷從離去。

『我愛上你已長久了，』紅流氓以柔和的腔調說。

似乎有些東西將她的咽喉塞住了，但她告訴她自己這祇是個幻想。

『我崇拜你。』

太太不能把她的眼由他手上移過。她懇求：

『若你愛我，請放下你的寶劍。』

「决不，」紅流氓滿足熱情地大聲的說，又把他的足几移近些。

太太如晚風中的葉兒在發抖。

「你是美麗的啊！」紅骨狂喊道。「你是如晨星一般的美麗，我坦白告訴你罷我是在想你做我的愛，」他把劍更握得緊緊。

「他是不會把它拋去的，」驚駭的太太想。「他是不會把它拋去的。我是完了。」

她想站起來，但就在那一忽兒她覺到在她的唇上有疏疏的如刺的鬍鬚。她想呼喊，但伯爵早已把她的兩肩受制於他的一雙長而有力的臂膀之下了。她美麗的頭如一朵花的垂下，她覺得紅骨是在以他巨大的手掌捧着憔悴的頭。接連的在她的唇上接吻如大雨點一般。

「你是我的。」伯爵在接吻中說 依然緊緊地以他的左手握他的劍。

「我是你的，」太太氣喘喘地。

「是什麼公式？」黑藍男爵十年以後問垂死的馬

斯鐵羅，因為他從紅伯爵處以萬金買了這位科學家。他是個大大地女性底愛慕者見過已往的十年紅伯爵確實以銀柄底魔力獲得過許多美女。『是什麼公式呢？』

『以地獄之火，沒有公式的！』馬斯鐵羅在牀上呻吟。『一把銀柄，一粒銅鈕，』一隻錫刺馬輪，一枚鐵馬鞋釘，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人之態度當深信他自己——那個就是公式。一人深信自己則無事不可為。但你當相信銀柄，因為若你不相信，則女人們也不相信它了。所以現在：不論你相信一把銀柄，一粒銅鈕，一隻錫刺馬輪，一枚鐵馬鞋釘，你的禮貌，你的美麗，你的自信或你的明達，這都是同樣的東西。但現在我告訴了你這個，啊黑藍男爵，你以你的銀柄到女人地方去時是不中用的了，因為你不會再相信一點兒了。而女人們也覺得你不復相信你自己的力量了。你到處要失敗的了，啊黑藍男……』

他不能完結語句，因為黑藍男爵在他頭上重打一下。他本保不定在十數分鐘之內會死去的，但男爵

以爲這個模樣促成你要好一點。

馬斯鐵羅。康藍。白髮蒼蒼的老騙子，就這樣死了，他嘴上帶着真理。

新
子
知

解
學

PDG

有生命的火焰

有曼諾勒者，他底青春的大部分在一個南方的海口虛度過。他似乎並不缺少能使他快樂的東西；他享用他底青春及本鄉奉獻給他的一切，他受人們尊敬，受婦女們愛悅。也受他底友人們敬愛；凡知道他的人都以為他是個有福氣的人。不過他自己常常以為缺少一些東西，常常以為他底幸福不是真的；有煩惱及死的負擔混於其間，這個就使他底心悲哀。若講到些要過着他不能明白地想像的生命，恐怕他自己這樣活養自己也不滿足了，……原因大概是這樣

，他是住在這樣一個地方，那里的居民呼吸遠處的金塵，觀賞鼓動他們底戀慕的蔚藍色的海洋，在那里只要一步他們就能分離自己而駛到自己喜歡去的地方。恐怕曼諾勒並不十分覺悟這些的，只覺到一種秘密的不滿足及普通的戀慕，講到這不滿足和戀慕，他不知道它從何處而來，或怎樣可以如願以賞。

某黃昏他在本鄉街上散步。黑暗以密集，曼諾勒獨自躑躅，沒有一個抱定的目的：他慢步走，走到一個海口，在碼頭上他靜立着。

海水緩緩地泛濺着，爽人的微風從海上吹來。許多帆捲的大船正乍上乍下搖動着，腰窩相擦唧唧作聲。在正中碇泊着一隻比餘船大些的船，閃爍發光的小船繞着它跳舞。

這個意思曼諾勒突然感到：「倘若我乘船赴印度則將怎樣呢？」

他站着注視昏暗的水與黑色的船。「假使我乘船赴印度……？」他又想起。立刻有兩個人來聯絡他；一個是身材非常高大，一個是黑色的。

「先生，」高大的一個說。「你會聽見過麼？一隻燕子或一架風箏能像有上帝相助的人駛得遠麼？先生，世界是包含或以遠近方向組織而成的。你底妻兒，你底鄰人與你底房屋於你都是煩惱，你厭惡你底幸運，在你底生命中是要失望的；但是在異邦你可以沒有妻沒有鄰沒有屋。你可以生存於羅盤底四點之間，各方都無阻礙的，像康莊大道，等你去選取。所以，離開你底樊籠，啊人喲，隨手閉了門；於是你會明曉，會稱贊這出衆的智慧，這智慧創造這樣多的方向，這樣多的遠近，證明上帝底真的力量與非常的威權。亞們。」

「在各方向之端，」黑奴說，「有比一切都優美的人民或島嶼。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你會尋到這樣奇怪的東西，就是你會欣然忘記一切你所已知的；但是有些別的地方還有更美麗的東西；你永不會到那端的。」

「還有別的事情，」高大的一個說，「是關於住在那些異地的人的，他們在那里變統治者或暴虐的君

主，無限地變成富人，享受國裏或島上的一切女人。有幾處也是人獸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上帝底自由。不過人底真自由不是在一處可以尋到，是要在整個世界裏的。]

他們正談着的時候，他們把眼睛不斷地釘住在張帆像鳥般張翼預備飛翔的船。鈴聲響得高而久。於是這兩個人恨恨地跨上小舟求曼諾勒：「尊貴的先生，請保舉我們於上帝底保護之下。」

「你們到那里去？」曼諾勒問。

「尊貴的先生，到地獄去，」這個白人說，以足推開船。

「到印度去？」黑的一個說。

「假使我與你們同去呢？」曼諾勒說，跳進小舟底中央。小舟很利害地顛搖：黑奴以有力量的推拉划槳他們撞着大船的腰窩。在它駛到大海之前，他們已在甲板上了。

曼諾勒底餘生就做一個水手。

他們沿着條滄司，埃及，亞拉伯及印度這些海岸

駛走；不過曼諾勒在各處並不逗留，船回歐洲之後，他又渡重洋駛往遠處。歲月如流，但他並不回家。他經過幾次覆舟，見過許多同伴底死亡，他則向偷生於人間；他從馬拉里亞及各種熱病之中逃出，從潮濕及昆蟲底毒害逃出：他受傷而獲醫愈，國人已以為重傷身死丟棄了。不過曼諾勒無處可以尋得休息或最後的滿足：他無處可以安身，但他願意遨遊四海受悲苦的生活。他底漂泊的生命永不會給他凡是他所戀慕的，他底熱情驅着他向前進，向前進直到他老了，被他底工作的艱苦所消損，不能抗拒死亡。因為他可憐，無人來過問一個漂泊的人，或收受他。曼諾勒臥在路上待死。不過他的命運注定他不該像荒野裏的獸類或平常的人這樣死去，把他送進「慈善醫院」。他橫臥在一間大的病房裏。在他底頭上寫着他底名字及致死的病症。他底手交錯在他底胸上他靜睡着。

當他醒時，一個年青的教友到他床前說：「先生，一個病生得很利害的人，他不知會遭遇些什麼“不過來自首，來清除他靈魂裏使他煩腦的一切，這即使於

身體健康的人也是有益的。你願悔過自首，以贖罪底樂事來重新你底靈魂麼？」

「我願意，」曼諾勒說，「因為我曾歡喜的嘗一嘗我底命運給我享受的快樂與甜蜜。」

於是這虔誠的教友急向他的神父處去，這神父是個著名的解罪的神父；他告知神父，說有一個人有病在醫院裏，他懷着異教徒的品性，現在恐怕可以感化他了，使他自首悔過。

神父來看曼諾勒，和善地對他說；「我底親愛的孩子，我聽說你的生命是有限了，你願意在上帝之前傾倒出你底靈魂，給他你底行爲底敘述。」他復滔滔地講到自首；還說這於我們是好的。在離開生命之前視生命是一個整的，再約略述說我們底行爲，所以曼諾勒開始真實地希望自首，求神靜聽。

「好好的估量一估量你底行爲，」神父說，「再回想起一切，你底病不會有不便罷，你底記憶已足足使你不曾忘記重要的事情麼？」

「我從來不曾如此刻更明白他，更完全地看見我

底生命，」曼諾勒說。

解罪的神父發現他這樣謙虛很高興，囑別人離病室，在他底牀旁坐下靜聽。曼諾勒問：『我依怎樣的次序說呢，依時間呢，地點呢。還是我的行為呢？』

『你以為最容易想到的，』神父說。『不過我願意你先說行為。我看你是個善感的人，我如上帝之意來容納你的認罪。沒有恐怖沒有譴責而脫離生命是快樂的，當他起程到更更的世界的遠行時候。』

『我底生命，』曼諾勒回答『已充滿了工作，所以我指望有久長的休息與安睡。我並不怕墳墓，因為它是沒有蚊蚋的一張牀；也不怕黑暗，因為它不藏竊賊與毒蛇。還有將永不再去住在我所見過的迷人的島嶼，也永不再去聽我所聽過的悅耳的歌聲；不過我將入睡，夢見我所愛的，我將不忘記一切，一件我所見過的東西。』

曼諾勒在他的牀上坐起繼續道：『有這許多經驗，我生命底故事這樣長我不知道從何處說起，或怎樣我能夠處置不遺漏一點重要的事情，我怎能描寫我

所看見過所感到過的一切底美呢？自然，人祇有當他將死的時候是正直的。在這霎時一切我的事情與經驗由我看來是一樣地重要一樣地有價值。這是重要的我離去我的故鄉，這是重要的我永不會回去過，祇在異鄉流浪；我祇是被引誘過去，漂泊底慾望永不會也沒有一處離開我過。我怎能把我所遇到過的事情都告訴你呢？我知道世界底各部，一切島嶼與大陸，與一切住在那兒的居民。我只需要閉弄我的雙眼，我的心充滿了你所永不會想像的幻像；所有這個世界底歌曲，所有的舞蹈與接吻；一切出奇的市鎮，古怪的樹叢與花朵，與一切造成世界的其他種種東西。我當喜歡慶祝各處地方所有的女人們，依她們的顏色，她們的身條與服裝，一切她們所有的異點與同點，來稱讚她們。我經驗過大半不同的氣候所產生的疾病，我常患病而痊愈；但就是當我不是一個被征服者時，雖然我可以憩息在世界上最可愛的地方底棕樹之下的時候，我唯一的期求與願望是想逃脫而再到較遠些地方，所以我飄蕩到新奇的地方來。』

『水手，』牧師說，『我並不問你會做過什麼與你會見過什麼，而祇是問你做過什麼，與在你流浪的生活裏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

『我的事情，』曼諾勒說，『是很多很多，依我所逗遛過的各處地方，我自然隨時做過各色各樣的事情。有時我這樣富裕我不知我財產底數額。而有時我亦貧如洗。連一根驅逐毒蛇與邪惡的猴底手杖也沒有。在別個時候，的確，我常以我的手杖待我刁頑的奴隸底背脊，我伏在他們上面。當在市場上或街道上所有的人們在我面前鞠躬時。但我生命之大半是我服務他人，背負貨物如一只駱駝。』

『那都是。』牧師耐不住地說，『無疑的很有趣，但現在上帝是在命你懺悔你的重大的罪惡，如謀害，暴動，搶劫，偷竊，還有不道德，放蕩，說謊與欺騙：還有賭博與發誓，傷害無防衛者：不信有上帝，缺少誠實等等。不僅懺悔你有罪的行為，還當懺悔你何處在言語上與思想上反對過法律與道德。』

『無疑地我也犯過那你所敘述的事情，』曼諾勒

說，『假若這是這樣的重要你當知道，我願告訴你我曾爲自衛也爲攻擊殺死過人，都依照爭鬥的規則，很敏捷地。若你問我的不道德，我能敘述給你我所碰到過的種種女人們。個個如一幅新的風景，或一個未曾發現過的島嶼你驚奇地好問地站着底的。那些是細詳的了：在他們本身是值得告訴的而且夠奇怪了，但在這霎時他們由我看來是並不重要的了。我是在更驚疑，思量，雖然我正在橫過的地方這樣思想因爲他們是太大了使我戰慄，但我却歡樂地毫不躊躇地把我自己投到他們地方如臨一個無底的深淵。』

牧師歎息，說：『你還是懺悔你的罪過吧。在你去受審判之前讓上帝來寬赦你吧。』

但曼諾勒答道：『我不懺悔我所做過的事情。我的生命只是一個意思，此外好好壞壞我一概不知道。我以爲這是很有價值的我向這個世界底各方面駛到各處地方，在沿路我看見所有的海洋與大陸。我知道了這許多祝福的這許多不祝福的地方而且發現了永遠新鮮的奇異與深遠，那可不是最重要的麼？』

「懼怕最後的審判呵，」牧師大聲地憤憤然喊道。

「這怕是公平的去受審判。」曼諾勒說，「合於我的生命的不是什麼好的與壞的審判，而是我曾經歷過多麼廣大的地方。但是現在，唉！我是病篤了如一隻沉沒的船，不能再漫遊一些兒了。」

「那末往地獄去，不可藥救的水手，」牧師喊道，「我從不曾見過一個人在他最後的時候如此頑強的；你能這樣說定有一個可怕的詛咒。」

這樣說他匆匆地走了。

「去，牧師，」曼諾勒在他後面喊道，「我不了解你要我什麼。」

牧師走了，曼諾勒面着壁入睡了。他夢到他不知道爲什麼或往何處去，在一個市鎮底街道中走，直至他知道他自己是站在一個港口底水邊他喫驚了。水是黑的，輕輕地在濺潑一隻似乎被棄的黑船底兩旁除了在中央的一隻，甲板上燈光都閃耀着，小船繞着它跳舞。兩個人緊緊地傍着他；他兩互相竊竊私語；但曼諾勒想記却記不起他們是誰了，也不能懂得他

們的談話底一句，雖然他們是在說與他相同的話語。當他們正在談話時，一杵有力的鐘聲由大船上傳來；這是喧噪的持久的。於是二人悵悵地上了小船，他們躊躇而去。曼諾勒問：「你們到那裏去呢？」

他們中一個清楚地說，所以曼諾勒知道：「往地獄去。」

「我想同你們一道去呵：」曼諾勒喊道，被一種迫切的慾望所困住了，一躍而到小船底中央。

小船搖近大船，水與黑暗打成一片，曼諾勒自己投到空虛與幻影之中了。

坐在他的牀側的教友深知不一忽兒曼諾勒是死了；他爲他禱告。

於是他出去拿了水來洗他，又拿了一套屍衣。

——一九三一，十二，十二，譯。